

涅槃周刊 年刊

2013-2014 年刊



寒假钜惠 仅此一次

雅思·托福·SAT·综合英语

小班课程最高减免8000元学费

VIP1对1课程享受低至8折优惠

(报读额外赠精美礼品+启德V俱乐部积分)

咨询热线：33992100



往期启德V俱乐部积分兑换礼品



扫一扫
了解更多优惠

福田校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厦B座205 南山校区：学府路荟芳园B座205

为了前方而燃烧

文 / Coral

2014年11月24日，涅槃五岁了。

对于涅槃编辑部来说，五年是50余本期刊，对于深中人来说，五年是时代交替的阵痛，也是面对未来的希冀或无力。涅槃从一片混沌中起步，走过非议与荣耀，但这一路上，它却始终以一个反叛者领袖的形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在很多人心目中，它是这个充满了讽刺和自嘲的时代里，从墙缝里透出一抹光；因为在其它引领非主流舆论的媒体纷纷式微或噤声之后，它仍挺立在南中国角落的深圳中学。它在深中这样一所学校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深中人的骨子里的叛逆相辅相成。《深中的底线》《我，深中，教书育人》《我的深中观》，涅槃承载了一代代深中人的公民理想，以及拒绝平庸、拒绝沉默的勇气。

然而五年过去了，涅槃不可能是一本倚老卖老的杂志，无法依靠屈指可数的话题性报道支撑漫漫五年的运营。五年过去了，涅槃始终在耀眼的光环下生存着，但也许只有涅槃人才明白自己的举步维艰。

在这个渐渐步入改革中年期的深圳中学，我们扪心自问：涅槃还能像从前那样，面对自己的光环问心无愧吗？今天的涅槃周刊，象征意义是否比实际意义更重要？

或许学生独立媒体的危险或许正在于此：一本好杂志的标准是什么？谁来执行？是读者口味和娱乐性更重要，还是始终以严肃稿件作为门面？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位自己？迅速流动的人员编制和有限的时间，让涅槃人很难在需要的时段内达到对杂志长足的了解；因此，不仅是许多刚进入编辑部的新人，甚至许多已经工作了一年的成员，都容易“言及涅槃，必谈‘民主、自由’”。然而“民主、自由”二词就足以定义涅槃了吗？

五年，对于一本学生杂志来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在五年过后的今天，我们诚惶诚恐地回头眺望，竟发现我们仍在用前人抛出的大哉问拷问自己。也许在外人眼里，涅槃的存在即是对现实的反抗；在涅槃人眼里，它必须更强大，更闪耀，更骄傲。

对于我，加入涅槃的原因只不过学姐的一句话：“涅槃是媒体人的天堂。”值得庆幸的是，不论有过多少跌跌撞撞，这句话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涅槃。它生长在深圳中学这片包容的土壤，一个离体制天花板相当遥远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新闻梦的开始，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步入窒息的大环境之前最后一个歇脚亭。但五年以来，涅槃作为一本杂志，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记录者。它始终与深中共呼吸，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能与她共存亡。

若如爱因斯坦所说，“教育是人在把学校所学的知识全部忘记后，剩下的东西”，那么涅槃或许它是它所刊登的新闻和评论都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失去意义后，所剩下的东西。

“涅槃”二字，寓意彼时教改中的深中正如凤凰浴火重生。当年的火烧得正旺，《涅槃周刊》在凤凰经受淬炼和磨难时挺身而出，一呼百应；而今火苗渐渐熄灭了，那么凤凰真的涅槃了吗？

我想这个问题必须留给所有的深中人。

至少，《涅槃周刊》会继续站在这里，至少它今天站在了这里。每一届涅槃人大概都不愿涅槃消失在自己手中，因为若有一天这片理想主义和公民教育的自留地终究作古，也许很多人心里的深中，也真正死去了。

那么在从容燃烧之后，请继续向前吧。

这本年刊，献给不会死去的明天，献给五年来的涅槃人，献给学生媒体，献给深中，献给你。

Coral

2014.12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卷首语

为了前方而燃烧 1 Coral

深中大事件

时间轴	4	
当一切尘埃落定	9	予错
民主与大革新：我们走过的只是前奏	10	阿芜
国际搬迁，学生有话说	11	J.Y.Yan、Light
评估小组：用事实推进事件的解决	13	羽鹰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15	Cavy
来自大洋彼岸的呼喊	17	南风
家长的声音	19	J.Y.Yan
——国际体系搬迁事件跟踪报道		
“作为一个教育者有些寒心”	20	子说、予错、阿棱
——访深中国际部主任王赫		
陈曦老师谈国际搬迁	22	V
“它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	24	腾可
新旧食堂三两问	25	汪伊菲
有品？无品？	26	安卿阳

图说深中

凝聚，深中 28

所有人问所有人

所有人问所有人 36 人物版块

学生媒体专题

2013-2014 年刊 目录

不想被扼住的喉咙	41	子元
正反媒体人	43	小白
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44	蔚央、目目
以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	46	相信纬来
《紫日》，紫色城堡里的校园精灵	48	予错
《鹏翎》，腾飞的希望	50	予错
网络之上，独立之时	51	yyp
——访《银杏时报》社长孙静文		
带着清醒的头脑而批判	53	穿穿
“时间会咬人，你不走会满身伤痕”	54	安浅
浅谈媒体架构	56	
——从《深圳日报》看起		
高中生纸质媒体资金运作及案例分析	57	
校园化？校园化！	58	予错
——王赫老师谈学生刊物校园化		

观点深中

成长与困境中的议事会	61	yyp
学生会，大 family	65	胡语欣
学生民主与学生媒体	66	J.Y.Yan
——关于学生民主运作模式的一些思考		
深中民主的前世今生	68	罗晶
不堪一击的深中精神	70	任其然
年复一年一校人	72	常半二
欢颜	74	应笑生
实验的平衡点	77	包包、dawn
待到凤凰花开时	78	予错
我在深中的第五年	81	149.5
我所了解的深圳中学	83	朱有明
偶赋凌云偶倦飞	84	王羲烈
——我怎么发现深中，深中怎么发现我		
在深中孵蛋	88	宋照宇

卷末语

写在《涅槃周刊》创刊五周年之际的一段话	91	罗亦龙
---------------------	----	-----

深圳中学 20

1月1日，深圳中学“**You 点赞**”游园会成功举办，深圳晚报对其进行了报道。

2月，深圳中学“**感谢有你**”年度人物颁奖活动成功举办。

3月，深圳中学官方微信正式上线。

6月，深圳中学高考情况公布，重本率为84.5%。

7月16日，学校在官网上发布了国际体系将移至泥岗校区过渡办学的校方办公室的决定。并于之后受到热议。

7月，深圳中学中考录取分数线公布，为688分，而择校生为702分。

14 年时间轴

4月，王占宝校长被免去兼任的深圳科学高中校长职务。

5月23日，由行政代表、教工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的第二饭堂招标小组投票决定推荐东莞鸿骏膳食管理有限公司为中标商。

6月13日，校园中的流浪猫频繁出没于教室、饭堂、图书馆，影响课堂秩序，造成安全隐患，是否驱逐成为了一个难题。为此学校召开深圳中学校园内流浪猫处置办法听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学生、在职教职工、家长、社会人士及部分媒体等。最终听证会以不驱逐流浪猫以及与其相关的决定为结果告终。

8月23日深中校友会成立。

9月，在新生军训期间，学校未经公示，改造了原公共自习室（现日进堂），引发了师生对此事广泛关注与讨论。

9月，校方未经公示与意见收集决定将周一下午第九节课（社团课）定为高一标准体系、实验体系的考试时间。此后，学生会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沟通，学校最终撤销此方案。

深圳中学 20

10月10日深圳中学“校长杯”开幕，原先盛传会参加开幕式的深圳红钻队主教练李毅没有出席开幕式。

10月，学校在官网登出公告，阐明《深圳中学总体改造第四期工程项目建议书》已获深圳发改委批复。

公告中提到拆除东校区教学楼B栋、学生本部食堂、中门门卫室、杂物房、配电房等设施，并拟将国际体系在四期工程改造施工期间移至泥岗校区过渡办学18—24个月。事件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11月6日国际体系搬迁评估小组说明会中午在凤凰木会议室举行，会上小组提交了初步报告。该报告对本部校区和泥岗校区的环境作出评估，并提出“取消高二、高三行政班教室”与“改造大教室”两种方案。

11月4日日进堂内有关高校宣传资料被移除，开放时间提早至早上5时30分。

“校长面对面”活动下午在雍睦堂举行。校方分别就学生选课、国际体系搬迁、日进堂、教改、食堂等问题作出回应。王占宝校长多次提到“希望大家能理性讨论，而非纯粹表达观点或抒发情感”。

14 年时间轴

学校在 10 月 20 日中午紧急通知召开有关四期工程的沟通会。沟通会于下午放学后在雍睦堂举行，校方由高青校助与邢向钊校长出面沟通，会上学生和家长各自表达意见，校方作出相应回应。

10 月 23 日由学生组成的国际体系搬迁评估小组成立。

11 月 2 日，深中新食堂“有品”食堂开始正式运营。

11 月 13 日，数位同学在食堂吃牛腩粉后出现腹痛等症状，疑似食物中毒。

11 月 21 日高一年级“心智活动”开始。

12 月 4 日，官网就牛腩粉一事发布公告，称送检后未有异常，将多加注意。

深中大事件

导语：

时光飞逝，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过去一年并不平静，而涅槃人亦紧紧跟随，竭力展现更全面的报道，更成熟的观点，更激烈的碰撞。时间的轴线留下了那年那一刻那些事，也记录了学生及媒体人的思索。守望现在，是对过去致敬，是向下一站扬帆。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8月23日深中校友会成立。

9月，在新生军训期间，学校未经公示，改造了原公共自习室（现日进堂），引发了师生对此事广泛关注与讨论。

9月，校方未经公示与意见收集决定将周一下午第九节课（社团课）定为高一标准体系、实验体系的考试时间。此后，学生会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沟通，学校最终撤销此方案。

当一切尘埃落定

文 / 予错

11月20日，

学生会在各栋教学楼内张贴了“公自改造事件”的结案公告。至此，从本学期开学开始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公自改造事件”，基本画上了句号。

在这份“公自改造事件”的结案公告上，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其“处理结果”中的校方承诺了。在这份公告上，校方不仅保证“除去日进堂室内异味”，“搬走大学招生资料与三脚架”，“在日进堂与金融创新体验中心之间的玻璃上贴上墙纸”；更承诺“日后更名、装修等事项将提前2个月以上通知全校师生”，“由校方召开说明会，在会中与学生充分讨论后再做决定”。这些承诺倘若实行，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类似此次“公自改造事件”的事情的再次发生。就此看来，“公自改造事件”的结局似乎还算圆满。

然而事情虽然结束了，它带来的思考却并未就此终结。此次“公自改造事件”的发生，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让学生在愤怒之余看到了许多平时看不到的学校现有制度及执行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它们。而前面提到的校方所作出的种种承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问题虽然显露了出来，校方的承诺也的确值得肯定，可倘若之后学校真的又一次出现了类似情况的改造、装修等事情，谁来保证校方会先听取学生的意见，甚至确保学生的知情权呢？而如果校方没能履行诺言，而是使类似事件又一次发生，又由谁来质问校方，校方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这些监督、惩罚的机制不能落实，那么校方的诺言，很有可能沦为一张空谈。

纵观深中的民主发展历程，有关校方应当如何与学生沟通交流，维护学生权益的规章制度、意在维护深中校园民主的条款都不在少数。然而“公自改造事件”这样忽视学生声音与权利的事情仍然发生了，而校方对此也并未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笔者认为，这显然说明了在深中的校园民主制度中，监督机制与惩罚措施方面并不完善。而这样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纠纷。

既然在监督机制与惩罚措施并不完善，那么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使其完善了。对于校方行为的监督，一般来说是学生会的职责。而仅就“公自改造事件”来看，学生会在这方面虽然做到了有始有终，给了这件事情一个结果，也给了学生们一个说法。但同时这样的处理未免显得有些反应迟钝而处理拖沓。这当然与学校选择在暑假开工改造而导致学生会没有及时意识到此事有关，但本学期开学之后，从发现公自被改造到学生会开始行动，直至公告呈现在学生面前，期间经历的时间还是稍显漫长。当然，学生会在此事上的积极态度和最终的处理结果仍旧值得肯定。

继而是惩罚措施。据笔者所知，深中现有的条例中，并没有哪一条明确提及了有关校方如果侵犯了学生的民主权益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的问题。但这样明确的惩罚措施却的确需要被列入书面条款中。倘若连一条可以令校方为自己行为的不负责而付出代价的规定都没有，那么所谓的校园民主大概也就变成了完全凭校方的自觉性来左右的名不副实的民主了吧。

面对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解决：由学生会与议事会出面，与校方商谈此事，制定出双方都可接受的相关条例，并且在条例生效前进行公示。条例生效之后，由学生会负责实行。一旦发现校方有违反条例的情况，就可以加以制止并要求校方接受相应的惩罚。通过这样条例与学生会“双重保证”的方式，来维护学生的权利，监督校方的行动。

“公自改造事件”已尘埃落定，日进堂已然坐落于C栋一楼。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在一次又一次事件的浪潮过去之后，冷静下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问题，并努力解决。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完善制度，或许比事件刚刚发生时的喧嚣热闹更为长远实际。而如果所有人都能从每一次事件中吸取教训，有所收获，或许深中也会因此而一点一点地美好起来。

希望这个“或许”能够成为“必然”。

10月，学校在官网登出公告，阐明《深圳中学总体改造第四期工程项目建议书》已获深圳发改委批复。

公告中提到拆除东校区教学楼B栋、学生本部食堂、中门门卫室、杂物房、配电房等设施，并拟将国际体系在四期工程改造施工期间移至泥岗校区过渡办学18—24个月。事件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11月6日国际体系搬迁评估小组说明会中午在凤凰木会议室举行。会上小组提交了初步报告。该报告对本部校区和泥岗校区的环境作出评估，并提出“取消高二、高三行政班教室”与“改造大教室”两种方案。

民主与大革新： 我们走过的只是前奏

文 / 阿芜

自今年九月份开学以来，深中第二期设施改革工程已经在校内乃至校外引起轩然大波，师生之间对于其中利弊的评价仍然说法不一。

印象中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学校建筑物改名一事。“雍睦堂”、“有品”、“成美”等熠熠大名尚未张挂示众，便已被部分知情的学生以名称绕口批判为“多此一举”；而为此辩驳的声音说明，有名字总比无名好些，就拿“雍睦堂”而言，“D-1”未免缺乏情趣与庄严。

双方尚在僵持，深中书院和日进堂又引得众说纷纭。此事一出，舆论的声音更是此消彼长，甚至于连远在美国的校友亦特地撰稿提出质疑与指责。一时间微信、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上满眼尽是不同见解的激烈舌战。此工程的支持者表示，深中书院和日进堂的建立，不仅美化了校园环境，优化学习氛围，还提供更多的资源，譬如日进堂内的金融体验中心。

而反对者当即指出，深中书院的装修和C栋周边风格不搭，显得突兀；日进堂内可容纳人数不超过六十，与新建前的公共自习室提供的空间无法相提并论，布置有形式化之嫌；校长面对面会上，校领导提出扩建金融体验中心并对社会人士开放，却不予更换学校一些较为落后的硬件设施，于是也有人怀疑校方仅仅在做面子工程，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学生利益。也有一些经历过这次新建的反对者，出于对原自习室的缅怀，希望维护他们的集体记忆。

这样的争论没有维持太久。十月中旬B栋改建和国际体系可能搬迁至泥岗校区的消息在校内传开，从而扬起又一波反对的浪潮。这一次，反对者的质疑主要针对国际体系搬迁，经过评估小组调查，泥岗校区硬件设施较差且周边风气欠佳，不适合国际体系未来的学习生活；国际体系的离开也必然对社团活动产生较差影响；进而有人怀疑校方在资源上的分配是否合理：为什么校园内C栋空闲的实验室和偌大的成美楼，还容不下国际体系十二个班和教师办公场所？然而，有品食堂的新建又多多少少转移了一些原本对于国际体系搬迁的关注。

经过这些事件的争辩，讨论中心逐渐趋向校园民主与学生权益问题。有人认为，校方施行上述工程的时候，没有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和民主投票权，对于一些公告学生知情较晚，校方没有以学生利益为出发点展开这一系列工程，所谓“阴谋论”也就此酝酿。然而校方一再保证，相关消息是绝对及时且透明的。

如此一来，双方的说法便存在矛盾。如果校方发布消息及时，是什么导致消息的发布与接受在时间上的出入？就拿原公共自习室改造一事来说，我也曾听过有人说过这样的言论：才一个暑假回来，公共自习室莫名其妙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深中书院和日进堂，很突兀，很陌生，以至于让人不知所措。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大的决策和工程施行之际，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部分学生竟对此一无所知？

校方对这类事情的解释是，学校许多重大规划均已在实施前公开于深中官网。学校在七月二十一日前后已经先后公布了《深中书院招标公示》和《招标项目工程量、技术要求》，具体的项目和规划都已经向大众展示，报告中的内容可以算是很详尽而且比较及时了。然而笔者并没有听说此前校方在校内向大众公开声明过此事——无论是以张贴公告还是集体大会的形式。学校似乎不曾向学生正式地征集过改建的意见，作此决策决策恐怕没有绝对重视学生的意见，在这一点上看似乎是有悖民主的。

关于网络公告和学生获取信息有限的问题还体现在不久前的国际体系搬迁问题上。记得当时很多人有这么一种观点：国际体系学生在选择体系之前并没有获知国际体系将搬至泥岗校区一事，学校很大程度损害了国际体系学生的权益。实际上，深圳中学于七月十六日已经发出了名为《关于学校四期工程改造的温馨提示》的相关公告，大致说明了四期工程改造的项目和范围，文末才提到国际体系有搬迁至泥岗的可能。虽说校方将此消息公开于众，但是并没有重点强调，没有引起学生家长的注意也是正常现象。

虽说校方公布消息的确有及时性，但是并不代表校方在信息流

通方面的工作做得足够完善。以上事实反映，校方仅仅将消息公布在网络上的做法有些欠妥当。多数学生忙于学业，没有定期在官网上获取消息的习惯，校方以这种方式公布信息，不利于学生知情的及时性，以至于影响学生利益。所以这种信息传递渠道具有一定局限性，其弊端在重大消息公布时足以体现。当下革新工程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校师生需要对现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学校应该扩大信息获取渠道，以多种方式（包括官网发布、校内张贴宣传单、短信通知）传播通知。

再回到革新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深中书院、日进堂和有品楼、成美楼的建成仅仅是四期工程中的第二期，可谓大革新的前奏。校方于十一月公布，学校四期工程建设已经进入设计招标阶段。关于第四期总体改造的设计任务书已经在官网上发布，其中有较为详尽的说明。第三期的内容是家属区的整改，第四期项目包括修缮、改

建学生生活用房、新建综合楼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总工程量近四万平方米，这对于校方和在校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更巨大的变更和挑战。至于改建时学生要如何安置，学习生活具体受到哪些影响，校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毋庸置疑的是，今后必然存在许多需要共同商榷和解决的问题；四期工程的实施，对深中人来说是一次挑战。其中，沟通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面对的是四期工程的大革新，而第二期才刚刚结束，主旋律还未演入高潮。在此过程中，当不同观点激烈碰撞的时候，我们保持自由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至关重要，除却认清事态以外，深中人亦当明白自己切身利益的底线，以及在这场革新中我们充当的角色和应该肩负的责任，而不是作一个冷眼看客，我隐隐感到，我们即将肩负起我们的使命，作为深中人，作为深中这段历史的见证。

国际搬迁，学生有话说

采访 / J.Y.Yan、Light

国际体系搬迁一事的僵局终于在 11 月 28 日被打破——校方正式公布了不搬迁国际体系的决定。就此决定，涅槃周刊采访了校内高一高二共 7 名学生，了解他们的看法。

NW：涅槃周刊

杨同学：国际体系高一学生

叶同学：国际体系高一学生

张同学：实验体系高一学生

黄同学：标准体系高一学生

刘同学：标准体系高一学生

阳同学：实验体系高二学生

陈同学：荣誉体系高一学生

NW：请问你是否对学校改变有关国际体系搬迁决定一事有所了解？

杨同学：是。

叶同学：有所了解。

张同学：还好，了解一点。

黄同学：了解不是很多，但听说了国际体系不用搬迁的消息。

刘同学：我一直在关注此事。

阳同学：有，但是没有特别深入地了解。

陈同学：大概了解。

NW：请问你如何评价此次事件中学生会相关评估小组的角色？

杨同学：调查细致，为学生家长了解泥岗校区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透明化泥岗情况，对校方也起到一定施压作用。

叶同学：对评估小组不是很了解。

张同学：我觉得评估小组从客观的角度去考察泥岗校区的环境，他更能反映出泥岗校区的合适度。评估小组就像记者，为我们报道泥岗校区的种种消息，更全面的了解泥岗校区。

黄同学：他们无疑起到了相当一部分作用，做了许多工作，起草了许多文案，对此次事件大有帮助。

刘同学：我认为在此事件中评估小组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所做的报告非常详尽，尤其是报告中详细分析的国际体系

搬迁的利与弊及提出的种种建设性方案，大大增加了国际体系留下的可能性，为国际体系不搬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对这件事的客观认识。

阳同学：将此次事件中中学生所处的位置化被动为主动的一个关键角色，个人感觉还起到了沟通校方和学生的作用。

陈同学：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角色。

NW：请问你认为使校方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杨同学：家长学生的坚持一致反对，同时这件事情本身也有松动的空间。

叶同学：同学们的决心，国际家长们给予的压力以及真实现状与舆论导向。

张同学：我觉得是因为有些太多反对的声音在阻止校方采取将国际体系搬离东校这一措施。国际一旦搬离，必将会引起学生，家长极大不满。深中学生以前就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发生过留宿事件，钥匙妹前倒数等事件，如果此次国际体系搬迁事件再度引发类似事件，这将会是校方最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经过评估小

组考察，泥岗校区并不适合国际体系的安置，那里不符合国际体系教学环境，故，国际体系撤离这一决策作罢。

黄同学：我认为主要还是家长那边的压力。

刘同学：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建设性意见的提出。最初学生及家长对于这件事的种种批判大多只是一味反对，却并没有提出建议，如不搬迁的话国际体系学生教室如何安排等。而后来评估小组经过一系列调查与研究提出了可行性方案，使国际体系的留下成为了可能，因此现在校方初步决定不搬迁国际体系。

阳同学：同学们的坚定态度、多方面的压力以及合理的解决方案。

陈同学：对事件细节不是很了解，但猜测和评估小组有关联。

NW：有评论认为此次事件中中学生表达观点时感性多过理性，请问你的看法如何？

杨同学：所有事情的出发点一定是带有感性的，理性分析当中也一定包含感性内容，就像在分析这件事的弊端有分析到，晒布校区包含了我们的回忆和深中精神，离开了不利于发展等等，都是由感性而产生的问题。人是是有感情的，抒发感情无可厚非，而且无论理性感性都是为了争取我们的利益，谁说感性就无道理？

叶同学：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就看到了很多人吵架。

张同学：我认为有些学生所发表的言论确实太过于主观，过激。在这种事情上，学生更应该站在校方的立场上想想，揣摩一下校方的目的。不应该被自己的主观情

绪所影响，毕竟，如果国际体系撤离对于深中百害而无一利，校方也不会下此决策。

黄同学：感性多过理性，我认为很正常，因为学校在处理这件事上就没有真正理性过，而我们已经相对理性多了。

刘同学：确实，而且不仅仅是学生，有的家长、老师也会偏于感性。一些学长学姐说他们的朋友圈中满是一些激进甚至是恶劣的话语，直击学校领导；在国际体系搬迁沟通会上，家长的感性也充分体现出来。而他们很显然只是表达对此事的种种不满种种反对，却没有考虑到如果不这么做带来的一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我认为在日后的校园事务讨论中，我们应当对某件事进行全面的利弊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应当仅仅说“不行！这样不可以！”。否则，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交流会越发不顺畅，问题也难以解决。只有如评估小组的报告中那样理性客观的调查分析，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阳同学：不同意。虽然此次事件中同学们的确有愤怒的情绪，但这种愤怒主要建立在校方的敷衍以及诸多问题的回避上，并且大部分同学都是保持着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毕竟大家都清楚真正想要解决光是靠情绪是不够的。所以实际上同学们的情绪还是由理性主导的。

陈同学：从争取或者推动民主的角度来看，感性的发声的确有利于更多人的参与。但若从校方的角度来看，可能他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声音以达致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NW：(针对非国际) 请问你如何看待国际体系未来留在本部校区对自身的影响(挤占教学资源等)?

张同学：我一直都支持不反对国际体系占用本部校区的资源。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成美楼，C栋2-4楼的空教室其实可以暂时借给国际体系上课之用。如有需要，各体系甚至可以共用教室，这样还可以培养体系之间的感情。

黄同学：我觉得国际已经很委屈了，更不用说抢占了。而且国际留下，不仅可以有效地维持社团稳定，更能促进深中稳定团结。

刘同学：评估小组的报告中罗列了一系列闲置教室，如果真正充分利用这些教室，进行合理分配的话，挤占资源之类的问题应该并不大。但如果国际体系搬迁，导致的深中文化传承问题，社团问题等，却更是深远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国际体系不搬迁，影响是相对小的，利也是远大于弊的。

阳同学：可以保证社团正常运行以及学校一些集体活动的正常组织，保证了深中的完整性；不过国际方面的教学空间可能会被大大缩减，教学的地点也可能会很分散，但应该或多或少使得一些废弃的或利用率低的教室真正地利用了起来；其他体系方面自习室、公教都会减少，但是总体影响应该不大。

陈同学：不清楚国际体系留在本部的具体操作方案，现在也无法评价。

NW：(针对国际) 对于评估小组提出的解决方案(如去除高二高三行政班教室等)，请问你的看法？

杨同学：有些合理可行，但如去除高二高三行政班教室的方案还需斟酌。

叶同学：不了解评估小组的解决方案。

评估小组：用事实推动事件的解决

采访、文\羽晨

2014年10月，学校官网挂出《深圳中学总体改造四期工程项目建议书批复的公告》，宣布国际体系次年迁移至泥岗校区办学的决定，在学生及家长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国际体系搬迁评估小组（下称“评估小组”）也由此而生。此后的一个多月中，评估小组对泥岗校区与本部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完成了一份严谨、客观、全面的《国际体系搬迁评估报告》（下称“评估报告”），对本事件及校方最终的决策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评估报告发布当天（11月28日）下午，涅槃周刊对评估小组代表进行了采访。

NW：涅槃周刊

L：李真源（评估小组负责人）

NW：请问评估小组从成立至今完成的工作都有哪些？

L：10月26日，评估小组前往泥岗校区对校园内部硬件设施及周边环境进行考察。此后一个月，评估小组通过社联发放问卷、向校方申请获得数据、实地考察等方式调查了国际体系搬迁对软性因素的影响、本部可用的硬件资源总量以及国际体系对硬件资源的总需求，并且基于以上数据为国际体系留在本部办学制定了两种可能的方案。所有工作及调查成果均在最终的评估报告中予以呈现。

**NW：请问评估小组现在进展如何？对国际体系搬迁一事的影
响如何？**

L：所有调查项目及评估报告均已完成，现学校对报告中列出的两种大的解决思路采取了高度的重视，也作出了国际体系留在本部的决定。具体将采用解决方案仍在确定中。

**NW：评估小组在调查报告中详细列出了一系列闲置教室，请
确认教室闲置的依据是什么？**

L：评判教室是否闲置的依据主要是附录中学校提供的两份数据，一份是所有教室的使用情况，另一份是社团教室使用情况。小组对校方提供的这些信息进行了详细研究以确认其是否适宜用作国际体系教学等细节。

**NW：28日发布的评估报告内容全面、精确且详细，请问评
估小组的成员是如何同时保证内容质量和工作效率的？**

L：实际上，在进度紧凑、分工合理、合作紧密的情况下，一个月完成这样一份报告是可行的，并且为了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工作计划中的所有项目，评估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在这一个月内工作量都较为繁重。在选拔成员及后续分配各项工作时，每位成员擅长的方面以及他们在校园内可调动的各种资源的都是重要的评判标准，例

如有成员是某学生组织的高层，调查收集学生组织信息这方面的事务就一般会由他进行；又如某成员书面语言较规范，就会承担部分撰写、修改及校对报告的任务。这样充分成员特质的任务分配与分工合作便可使效率达到最大化，使得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一份两万余字的报告成为可能。为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在调查正式开始前评估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确定调查报告大纲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在后续的调查中及时由小组成员或校方相关高层进行反馈，以对报告涵盖内容进行增删或修正；至于准确性，三十多页的报告的每一个章节和段落都经过所有小组成员多次的修改和校对，其中呈现的数据，无论是校方所提供还是小组亲自调查得到，都经过反复的核对，力求精确无误。

NW：能否概括评估小组的调查评估结果？

L：泥岗校区的环境显得年久失修，情况较本部不足；国际体系的搬迁对学生活动的举行及国际体系学生参与活动的机会都有较大影响，一些学术活动则因教师问题无法迁移举办；根据国际体系课程规划及本部教室使用情况，预计下学期本部的闲置教室其它的硬件资源足以容纳国际体系留在本部办学。

**NW：最近有传言说校方决定国际体系留在本部办学，请问此
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你认为具体影响因素有哪些？**

L：此结果在11月28日由王赫主任和高菁校助亲自传达，并在当晚由王赫主任确认已向家长转达。具体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条，（1）国际体系搬迁的结果在10月中旬公布后，家长和学生中对这种未与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就做出决策的行为较为不满，（2）校方做出这个决定时略为草率，并未全面考虑本部可用的硬件资源及设想可能的应对措施，而评估小组从学校提供的教室使用情况、国际体系课程规划及实地考察，得出本部的资源可在完全不影响课程丰富度的情况下容纳国际体系办学的结论，并提供改造大教室、取消高二高三行政班这两种大思路并提出其它小的修改建议。该建议受到校方的高度重视。

NW：在评估小组进行调查时，是否遇到过意外状况？

L：有过。如向学校申请获得学生活动的具体资料的时候，学生处称可提供数据的相关人员目前不在学校需等数日，待此人回来后便说这是学校的数据，故无法提供。又比如小组成员希望获得国际体系所有课程安排时遭到学校拒绝，最终只得通过选课表及逐班调查等方式解决。小组成员的一些请求常被学校各个职能部门人员在互相之间扔来扔去，这类情况最后一般都是经过反复沟通或联系校方高层才得以解决。

**NW：在评估小组计划中的工作全部结束后，评估小组是选择
继续合作关注校园事务还是就此解散？**

L: 评估小组针对此次国际搬迁事件而成立, 小组成员也按此事件的需求与标准选拔得出, 有着针对性较强的优点的同时, 也伴随着未必适宜处理其它事件的缺点。以后若有类似需要, 学生会与议事会可按照与此次相似的流程和机制产生对应的处理小组, 因此, 计划中国际搬迁评估小组在推动此事达成较理想结果后, 将就此解散。

截至采访结束, 《评估报告》已在 VinEt、学生会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平台发布, 校方虽并未在校园网上挂出正式的公告, 但也已在国际体系家长会等多个场合传达了国际体系将留在本部办学的决定。总体来说, 评估小组履行了其职责, 也为此次事件带来了一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结果, 而校方最终采取的方案及其它相关处理细节则还在确定中。



图为深中 B 栋, 图片来自于涅槃周刊摄影组肖逸伦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文 / Cavy

注：文中提及所有资料及信息的时间节点为2014年12月3日。

11月

28日，运动会的早上，一条短信将我从喧嚣中拉回现实。

按约定到B栋六楼高青校长助理办公室与王赫主任和高青校助会面，刚在沙发上坐下，她们便拿着前一天晚上传给她们评估报告，说：“国际不搬了”。

此时距事件开始已有一个多月。

10月22日中午，我与学生会主席团还有议事会几位成员在B102（学生组织办公室）。

彼时学校官网上刚挂出了关于B栋拆除及国际搬迁的公告（《深圳中学总体改造四期工程项目建议书批复的公告》），社交平台上群情激奋，各种讨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时间舆论气氛热烈。

对于问题的解决来说，当时最大的阻碍是重要信息的缺失。在20日下午临时召开的沟通会上，当被问及搬迁后具体规划等信息时，校方多采取含糊的态度应对，可见其在作出国际体系迁至泥岗办学的决定、甚至在当天的沟通会前，都并未对学校现有的硬件资源总量及其当前使用状况有全面而细致的了解，因此全程均未能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搬迁理由。另一方面，从当时各种平台上的讨论来看，学生家长均对泥岗的环境、东校的硬件资源是否能够容纳国际体系留在本部等情况没有明确的了解，使得大部分的讨论都只能停留在“泥岗校区条件‘不佳’”、“搬迁对社团运作有‘一定’影响”、“本部可供使用的教室‘较少’、无法在B栋拆除后容纳国际体系日常教学活动”这样的浅层，如要作出更深层的分析，则多因缺乏具体数据而无从入手。然而真正有效的讨论和真正理性的决策，却需要有在拥有足够可供参考信息的情况下才可实现。

相应地，评估小组的成立就是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期望：在铺天盖地、令人困惑的讨论中，与强调观点输出的行为区别开来，通过严谨的调查考证，努力去了解并简洁而精准地呈现数据与客观事实。会后，学生会迅速安排了走班宣传小组成立及招募、选拔组员的消息。23日晚，评估小组最终成员名单产生。

10月26日，评估小组进行泥岗校区实地考察。接下来的几周中，小组成员在课业之余常常穿梭在各种各样的办公室之间，联系校方申请获得或补充数据、讨论方案制定事宜，以及不定期开会、分配调查和报告写作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与各种各样的校友、教师接触的经历使评估小组得以对国际体系的前世今生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引发了这样的思考：除却硬件等短期内可能带来影响、但理论上能够被解决的问题之外，国际体系究竟为什么应该留下？

在参与创立国际体系的江学勤老师眼中，深圳，尤其是深中，作为“出国体系”的萌芽与发展的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其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移民”意识使他们习惯于变化，心态较为开放包容，并少有传统大城市居民身上或多或少的优越感与偏见。同样地，这种特质集中体现出了出

班身上，成为其创立的基础。在《涅槃周刊》近期的采访中，国际体系首席外教 Greg 便表示，为学术多元和文化多元的环境提供支持仍是现今国际体系办学中一贯的核心宗旨。由于教学方式与升学制度的差异，国际体系的学生总体上有着比其它体系更大的自由度，而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之下，国际体系就像一个微缩社会，存在着个体间差异极大的学生群体。个性化的课程选择与标化考试（如SAT、TOEFL、SAT II）时间安排使其中每个人拥有不一样的学习节奏和生活轨迹，在适应选择、规划自身的同时，他们又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走课制的实施使体系中的大部分学生拥有了相互接触的机会，个体的社交范围由传统的行政班扩大到了整个年级，且由于课程设置中允许极其优秀者选择更高级别的课程，这种接触与交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扩大到整个体系。在这样的融合之下，学生得以逐渐消除自身的偏见、养成对差异的容忍开放包容的心态、培养更加健全的人格。而当高考生与出国生生活的同一环境，并共同举办和参与学术活动及社团活动，便能够产生不同文化及生活可能性的碰撞与交流，使两种体制下的学生都能享受更加丰富多元的学术环境，从而明确对自身定位和未来规划的认识。

而这些，对深中的发展意义深远。

引用几周前的英语课上听到的这句话：“You don't value Shenzhen Middle School, which is but blocks of buildings. What you think highly of is the memory and values you attach to it.”那么当我们在谈论深中，或者“深中精神”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涅槃周刊的创始人罗亦龙在其刊登在2009年年刊上《深中的底线》一文中对其这样总结：（深中精神包括）对个体的尊重、对自由的坚持以及对多元的推崇。在这三个短语里面，“对个体的尊重”是“对多元的推崇”的基础，而“对自由的坚持”是“对个体的尊重”的保障，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比起十二星座般的王占宝版“十二种特质”，前者并未给深中精神做如此明确却狭窄的定性，而是为其持续存在提供了保障。

对个体特质的尊重是多元的校园环境的存在基础，而这种多元又转而使个体获得更大程度的尊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正是国际体系所持有的理念，以及它对深中学生的意义。国际体系作为有别于高考的另一种体制存在，它开拓了学生眼界，并丰富了学生对教学及升学方式的认知；而国际所倡导的自我认识、自主规划与自由选择，也与一贯被推崇的深中精神相契合。

长久以来，多元，便是深中人许多捍卫权利行动的核心。众所周知，在深中的其中一个大忌，就是试图去标签化“深中精神”这个难以捉摸又无所不含的词语。例如王占宝校长的几次备受批评的起名、更名、起标语行为，他们之所以为人所诟病，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采用带有导向性字词命名这一行为给多元的深中精神贴上了一个单调的、死板的标签。我们反对的并不只是名字的粗糙或随之体现出的王校长“审美情趣的低下”，更是这种行为本身将具有生命力、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深中精神具体化、框架化和刻板化，国际体系的搬迁也是如此。

与多样化的缺失相对应的，便是随之带来的选择缺失。

王铮时期在深中任职的薛安康老师曾说过：“深中会给你许多选择，却不告诉你什么选择是对的”。诚然，多元和自由在某种

程度上意味着混乱与无序，并在短时间内可能使人“走弯路”，并随之造成一定时间内“人生效率”的低下，但是比起常常被父母和老师规划得单调有序到不真实的人生道路和校园环境，混乱和无序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常态。生存在个体间相互碰撞融合的环境中，随之逐渐培养的，是在充满变数的未来中至关重要的能力——如处理信息、理性决策、自主规划等——它们无法依靠短期的可量化结果去评判，而要通过长期的观察得知。更重要的是，在把供参与与评估的时间范围无限拉长后，每一个选择都将不再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因此我们所能把握和确信的，便是在选择过程中尽可能独立思考、不负本心、并坦然承担其带来的结果。

与同时公布的拆除B栋的决定相比，国际体系搬迁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深中精神既然足以被称为“精神”，便不会因特定物质的消亡而消逝；相反，它被共同体中的所有个体所构筑和定义，并以一代代深中人为立足点，随着深中人对卓越成就与思想高度的一贯追求传承下去。但是，作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成员，国际体系长久以来为深中的多元、自由、理性和包容的持续存在提供的有力支持，将随着与其它体系的分割而弱化甚至逐渐消逝。而这些品质，不但是许多深中人所珍视的“校园民主”、“深中精神”的核心与根基，更是这一代人走上社会、成为扩大民主的中坚力量所必须的素养，因为只有思想激昂而行动稳健的公民，才有可能承担起这个道路日益模糊的巨大社会前途未卜的未来。

而我们在这30多天中所做的一切，大抵也可作为对这些可贵而不可分割物事所能做到的微不足道但竭尽所能的捍卫吧。

本以为整件事就此应是一个虽平淡却也圆满的结局了。处理结果公布的几天后，yyp写下了那篇《深中赐予我们的礼物》，3号晚上经涅槃公众号推送，一时间朋友圈一片欢腾，甚至有人在转发时引用校友王朝的说法，形容此事为“理想糊上现实”，而当作者本人看到这盛况后，也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句，这是“现实糊上现实”吧。的确，在重归以往生活轨迹后，那些手机被微信、短信、未接来电塞满的日子便自然而然地远去了，而今见到这般热烈的景象，细细思索，想起的也只是哪天为了偶发事件紧急召集组员开会、数次临时放下手中的功课去修改组员上交的文字报告、在宿舍熬夜赶进度一类的琐碎事情，与之相比，文章登出后那番轰轰烈烈竟显得愈发遥远而陌生，就好像并不是自己亲身参与似的。大抵是潜意识中本就固执地认为要搬迁的事实并非木已成舟，如今的结果看来更像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事件，但除此之外给这种固执以依托的，想必就是这些说出去会令有些人对所谓的“民主斗争”过程大失所望的琐碎小事了。回想起评估小组成立前夕的那个中午，学生会会在作前

一晚关于评估小组成立的走班宣传后的汇报总结，概述现场学生的反应。一个个高一干事轮流起身，闯入耳朵的却是一句句重复的“做这些有什么用”、“和我们讲这些干什么”、“和我们（非国际学生）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言论。后面的一个月中，每一个环节——不论是实地考察结果公布、初稿发布、社团调查——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并在大多数时候都作为主流观点存在，也有许多人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说，即使你们做成了这件事，学校收权是大势所趋，你们并不能改变什么。确实，那句特别庸俗的话正是这么说的——历史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即便有时，这句话的出现还伴随着一句更加庸俗的回应：如果改变足够数量的细流，就可以改变整条历史大河的走向，但大部分时候，我们仍可以既不悲观如前者也不天真如后者。诚然，几股细流在历史大潮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正是这些细流裹挟着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浮沉着向前，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与身边的人直接生活于其中的那几股细流，可以说，即使我们不能影响更大的范围，至少，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按照当今涅槃人愈发严重的懒惰习性，此处本应直接引用老校训收尾，但因其画风与本文实在不符而只好作罢，以Dylan Thomas的诗句代之：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相关文章：

《深中的底线》，罗亦龙，涅槃周刊2009-2010年年刊

《在绝对的教改之上，还有绝对的教育规律》，薛安康，涅槃周刊第六期

《江学勤老师专访》，涅槃周刊第二期

《深中赐予我们的礼物》，杨粤鹏，2014年12月2日，刊载于涅槃周刊公众号

来自大洋彼岸的呼喊

采访、文 / 南风

提起胡潇梦，你也许不熟悉。但提起那篇《深中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也许会豁然开朗。就是那位并不强壮的学姐，只身一人在海外求学，在大洋彼岸竭力呼喊，希望深中人站出来——反对专断，追求民主。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照片上，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衣裳，梳着整齐的短发，温婉一笑。你很难想象如此炽热的呼唤，竟是如此一位看上去温柔的女生发出的。

作为13届毕业生，高一时，她加入了涅槃公关部，高三时，担任涅槃周刊执行主编，兼管对外部和观点板块。多数情况下，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直言的人。她把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的名言，“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是因为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作为自己的微信简介。她喜爱王小波那幽默风趣不失怪诞的表达，也把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两年前，她在深中国际体系。那时，正是二王更替，学校颇不宁静的一段时光。例如轰轰烈烈的静坐事件。那时，学校规定住宿生不得留宿，很多人反对，而学校没有任何表态。因此，她与三四十位学长学姐在宿舍门外静坐，表示抗议。后来，学生会权益部出面，征集学生的意见和签名，在听证会上和学校协商。最终，学校出版了留宿管理方案，只要学生同意留宿方案，明确安全责任，就同意学生在周末留宿。民主的力量在此刻彰显。

两年转瞬而过，她已经在美国费城的一座女校读书，研究社会学。她在大洋彼岸痛心疾首地呼喊，试图唤醒那些旁观的麻木的人、那些所谓“平等民主理性”的人，这是一种表达的勇气，也是一位执着的深中人始终存有的正义感。

NW: B栋留给你的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

胡：大概是在B栋101的涅槃工作室的回忆。高二以后，涅槃从媒体中心搬到B101。我“挪用私权”，占用了一间小房间，摆放了自己的小东西，平常晚自习或下课后去那里，把那儿当做自己的小居所（好吧不能那么说），可以在那里停留，驻扎学习。其他涅槃人也会在大房间里学习，时不时聊天，开会。虽然工作室很小，但这是B栋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

NW: 你觉得校方在处理B栋拆除事件时，哪些做法并不妥当？

胡：拆老楼建新楼是好事情，因为这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设施。但最不妥的是他准备把整个国际体系迁出深中，而并没有与学生提前协商。国际体系在学校影响力很大。一旦国体迁出深中，社团会遭受致命性打击，深中文化会产生断层，深中和深中分校文化会难以融合。

校方把硬生生把国际体系搬出去两年，我觉得这是最不妥的地方。

NW: 假设校方和学生进行了协商，体现了一定的民主精神，你认为针对B栋国际体系迁出这件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胡：还是要尽可能利用好校园里其他的空间，例如图书馆，C栋，阶梯教室。文体楼也是可行的，因为大部分高二的班会课，如果在文体楼设立教室，走课会变得非常方便。

NW: 也就是说整个解决方案中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国际体系的正常运转，社团的正常运转。

胡：是的。

NW: 深中最近的B栋事件是深中人广泛讨论民主的导火索，高一的同学们熟知你，是因为你的哪一篇《深中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你写这篇文章之前，你想到了什么？

胡：我的初衷很简单——看到这件事情，我很生气，我看到朋友圈里，新闻里，群里，大家对此漠不关心，没有人主动站出来说，这件事是不对的。我不仅生气，还很伤心。说白了我就是不满于那些所谓“客观理性中立”的人。所以我想问他们你们到底怎么了，你们为什么不生气呢。

NW: 现在对这件事的看法，相较于当时写文章时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胡：没有转变。

NW: 学生会权益部在当年的静坐事件和当前的高一年级第九节课考试期间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年来，学生会权益部都在坚持着民主，你觉得当年的民主和现在的民主有什么不同？

胡：说白了，当年的民主和现在的民主并没有区别。大家都是学生，求着学校下放权力。但区别在于学校在这两年之间通过各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比如增加学业压力，增加学校出入管控，增加各项管理规定，限制学生社团发展，限制经费使用，各种方式让大家不去在意民主这件事，让大家不再反对，然后大胆地实行他的管理政策。

NW: 你觉得校方实施他们的管理政策目的是什么？

胡：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的管理目的是什么，可能是他们所说的横幅标语里的目标吧，比如学术素养，审美情趣，专业精神之类的。

NW: 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发出民主的声音，说出你想要什么，才能成为他们标语中那个具有审美情趣和学术素养的人。

胡：对。

当然，有支持追求民主的人，就有反对支持民主的，胡潇梦眼中所谓“理智中立客观”的人，在看了《深中人，你为什么生气》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所有人对B栋都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拆不拆没有关系。新高一对深中民主了解太少，什么都不知道，更没有必要要求他们去生气，而胡潇梦要求他们发出民主的声音本身也是一种不民主的行为。

说到这里，那个清脆轻灵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而强硬，直接有力。她认为这是旁观者的态度，也是她在文章中批评的态度。她认为我们要反对的并不是B栋的拆除或保留，而是B栋事件背后的不民主问题。高一的学生可能还不知道在深中的他们是有着和学校协商的权力的。而现在，她就想告诉高一的同学们，他们对于身边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事都有权利去生气。校方和学生是平等的，校方和学生应该协商，而不是校方独立做出决定。她并没有要求每个人一定要发声，她只是希望告诉我们，“我”有权利发声。就像有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你不发声，东西就被他抢走了。现在的状况有点像一个小偷偷了你邻居的东西，你并不在意，这样的想法她无法接受。

NW: 只有我们去争取，让校方尊重学生的意见，我们才能得到民主，只有得到民主，我们学校的明天才能更加美好。

胡：是的。

NW: 你所在的国外大学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的民主又是怎样的？

胡：国外的学生管理体系是非常明确的，学生可以参加到学校很多的讨论。学生议事会每学期开一次，要求1/3的学生到场，对提案作出决定。包括你觉得学校出现了问题，你可以有很多渠道反映问题，如学生处，老师等等。

NW: 也许我们要致力于在深中建立明确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让深中的民主更长久地存在下去。

胡：建立完整的民主体系，大家一直在努力。但事实比较悲观，因为校方有无限的权利，只要学生的行为不极端，学校就可以狡辩事实，拖延问题，推卸责任，逃避民主。所以建立民主体系是比较困难的。这也许还和高中生活短暂，高一不了解深中文化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深中的民主有很好的保护和完善，难度很大。

NW: 万一王占宝校长把他的理念贯彻的非常彻底，深中民主不复存在，深中文化出现断层，学校面目全非。当你回国的时候，你还愿意回来看他并接受他吗？

胡：我会回来看他，但我不会接受他。

NW: 最后，如果能够在B栋纪念活动中留下祝福，你会说些什么？

胡：望深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包容的风气永不灭亡。

B栋风波会随着时间渐渐平息，民主话题会暂时退隐。一个人敢于将自己的独白剖析，敢于在众人面前宣读自己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胡潇梦身在异国他乡，却试图用自己的笔墨唤醒沉睡的深中人，无论观点对错，这都是一片赤诚之心。也许，我们应该反思自己，在B栋事件上是否有鲜明的立场，有准确的判断，是否有敢于直言，善于直言的精神。

家长的声音

——国际体系搬迁事件跟踪报道

文 / Y. Yan

10月 16日学校在官网挂出有关四期改造工程的公告，引起了学生与家长等各方的关注。四天之后，学校在D-1召开有关此事的沟通会，会上学校、家长、学生三分各自表达了意见。同时也是在这次沟通会上，家长一方的相关意见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近年来在校园事务的参与上，家长一般很少发声，而此次事件家长却积极参与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就校方公告将国际体系暂迁泥岗校区办学一事，笔者采访了家长代表王同学的妈妈，高一国际体系某班家委会成员。

信息不对等

NW: 您是在什么时候获知校方进行四期改造工程及国际体系搬迁一事的?

答: 是在7月16日左右（笔者注：学校官网相关公告的署名时间为7月15日，官网发布时间为7月16日，高一新生体系志愿选择截止时间为7月16日23:59）。而且我所了解的大部分家长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得知此消息的。我觉得校方并没有给学生与家长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此事，并重新考虑体系志愿。

NW: 您认为在此事中，家长与校方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

答: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不必这么复杂，致使校方与家长的关系这么紧张。其实我们双方（家长与校方）的利益都是一样的，都希望学校能建设好，这样孩子们才能更好。但是这件事情在正式公布之前，家长不知情，同时校方擅自做出决定。如果学校在决定这件事情之前，先和家長有一定的沟通，和家長说清楚学校的困难，表明是万不得已才想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且与家长们商量是否将国际体系搬至泥岗校区去，那么即便家长最后仍旧可能不同意，但不至于与学校之间关系这么紧张。

而现在既然已经由于时间通知上的问

题和沟通交流上的问题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学校和家长之间就应当吸取教训，加强相互间的沟通。无论最后做出怎样的决定，我都希望通过大家反复的沟通、协商得出的。

同时家长们也觉得，现在还需要考虑如果国际体系不搬迁，学校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应对，家长应该给予什么样的配合。家长愿意与学校共同面对困难，解决问题。

NW: 您觉得现在校方与家长之间是否有顺畅的沟通机制?

答: 没有。但是我认为这应该由校方来安排。因为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应该是校方与学生沟通，一般不会牵涉到家长。而现在是由于国际体系搬迁涉及到了学生的家庭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可能已经在附近租房子签了三年的合同了等等，这些问题牵涉到了家长，也需要家长出面，所以家长才会关注。我觉得这是校方、学生、家长三方面一起商量才能解决的问题。

家长态度

NW: 您了解您在班级家委会中的家长对此事的态度吗?

答: 家长的基本态度都是不愿意搬迁。

NW: 您所在的家委会是否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上达成一定共识?

答: 首先家长们希望不要在以B栋拆迁为理由来搬迁国际。因为B栋拆迁是整个学校的建设，而不是国际体系自己的改造建设。国际体系仅仅只是恰巧在B栋上课。而面对B栋拆除之后国际体系的安置问题，我觉得家长无法提出解决方案，因为学校才最了解这方面情况，应当由学校提出方案，并且给出学校所面临的困难。这时家长和学生才应当参与进来，配合学校解决

困难。

同时我觉得学校应当本着一种契约精神来处理此事。学校在学生入校之际的承诺，不应当变更。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学校和学生、家长共同协调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

泥岗校区

NW: 您对泥岗校区的校园环境是否有所了解?

答: 据我所知，泥岗校区的环境并不好，比如说整个校区里面有好几所学校进行教学活动，人员比较混杂。所以我也不理解为何要让国际体系的学生来承受这样的环境。我觉得这并不公平，并且可以算是一种权益上的伤害。

同时，大家来深中的目的并非为了更好的硬件设施和好的校园环境，因为大家都了解现在的深中校园本身环境就不优越。而学生和家之所以仍旧选择了深中是因为被深中的社团等校园文化所吸引，而如果去了泥岗校区，这些校园文化国际体系的学生就享受不到了。虽然邢校长（在10月20日的沟通会上）说，“六百入也可以组织社团活动”。但是我们报考的深中不是只有六百人的深中，而是有七十年历史的深中。所以我觉得学生和家不是因为泥岗校区环境不好才不想去，也不会因为泥岗校区环境好就急着说要去。

沟通会

NW: 您对10月20日举行的沟通会上学校、家长、学生三方的表现有何看法?

答: 我觉得学生表现很好。而家长稍有些情绪激动，但我觉得可以理解，同时很多家长发言时有理有据，我觉得很好。学校的准备则较为仓促。

但我觉得在此次沟通会上，至少大家做到了坐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各抒己见，相互沟通，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NW: 您是否注意到学生会后学生对此事的有关报道,例如学生会成立评估小组等?

答:我感到很欣慰,觉得深中的学生有时比我们要成熟,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放手让学生来做。

关注其他意见

NW: 您是否有注意到深中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对拆迁这件事情发表的意见?

答:有。

NW: 您对这些意见有何看法?

答:我觉得他们写的很中肯,学校也应该关注到他们的意见。

NW: 您是否有注意到一些支持国际体系搬迁的声音?

答:没有了解。

“作为一个教育者有些寒心”

——访深圳中学国际部主任王赫

采访/子说、子错 文/子说,阿棱

自

七月中旬以来,国际体系搬迁一事在校园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近日,又有消息称国际部将不会搬迁至泥岗校区。12月5日,《涅槃周刊》就国际部搬迁一事采访了现深圳中学国际部主任王赫老师。

采访者:涅槃周刊(以下简称NW)

被采访者:深圳中学国际部主任王赫(以下简称W)

NW: 请问校方现在对国际部搬迁事件的态度是什么?能否谈谈校方具体的决定?请问校方在做出保留国际部的决定后,如何解决教学区域及社团活动区域的增减等一系列后续问题?

W: 我们觉得,既然大家都不希望搬走,不仅是国际不希望搬,其他体系也不希望搬,大家也在很多环节都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学校也在很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校方在计算了学校软件和硬件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关工作后认为,如果按照教室数量来讲,不搬迁是可以实现的。可能社团课的教室可能会比较拥挤,时间的调配比较麻烦,但是如果能够使用成美楼和一些功能教室,同时稍微减少社团活动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可以解决教室问题。另外,因为四期工程也会涉及到食堂吃饭的问题。现在高一高二下课差距为10分钟,所以因此可能会延长下课的时间差。就四期工程的住宿问题而言,床位减少,住宿资源也会减少。总之,国际体系不搬迁(带来的问题),需要全校各个体系师生共同努力(去解决)。

NW: 请问校方于七月中旬在官网上发布搬迁公告的原因和出发点是?

W: 校方是高一新生做体系决定之前发布的公告,考虑到新生应该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告诉新生选择国际部可能会面临的风

险;同时考虑到避免有些高一新生选择在校外租房而签订三年合约,而最终因为学校搬迁而导致住房合约出现问题。在那个时候,公示是一个提醒,(为了)减少家长的损失并且提醒学生将学校搬迁纳入考虑范围。但是因为当时市里面的文件还没有批下来,所以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拆除B栋。

NW: 那么学校最初为什么会做出搬迁的决定?

W: 首先,B栋在拆除后理应把位于B栋的国际部搬迁。另一方面,学校认为国际部相对独立。因为国际部课程和管理和其他体系有差异,比如在课程上,国际部和其他体系并不是一起考试。比如在管理上,国际部教师和管理更加独立,而课表及考试的安排都是在内部进行。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考虑国际体系的搬迁是合情合理的。

我个人的想法是,虽然有人认为四个体系可以一起搬,但是因为泥岗校区的设施都需要维修,如果体系全部都搬迁,那么将耗资巨大,所以这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按年级搬迁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体系之间的联系比年级之间更加紧密,(学生之间)是一种纵向的联系。因此,如果不搬迁国际体系而搬迁其他体系和年级也是没有道理的。

NW: 请问校方是否留意学生群体对于此次事件中的反应?请问校方如何看待学生在这次事件中的言论和行为?以及校方是否考虑到家长群体就此次事件的态度并作如何评价?

W: 学校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学生和家长的看法。一开始,校领导决策层并没有想到搬迁国际会产生什么问题,认为学生并不会反对。因为泥岗校区资源比本部更加充足,而且活动空间比较大,而学校也会为搬迁(在设施修复上)做更多准备。比如在本部,教室内桌椅太小,教室外储物柜不够用,所以在泥岗校区资源会更加



充足。但是不久后，校领导层听到了学生反对的声音，觉得有点惊讶，完全没有预料到。其实，一开始学校是做了提示；但是把一个体系的学生搬到另外一个校区的决定到底需不需要学生和家长的同意，其实是值得讨论的。我觉得，这是学校在教学安排和管理安排上的一种权利。所以按照逻辑来讲，我认为，学校并没有义务要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教学安排管理），而且这种争论很难争论出结果。但是学校有义务要提前通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我也听很多学生谈，在家长群里听他们（家长）说，总结下来有几点：第一是对深中文化延续性的破坏，二是社团活动的萎缩，三是在很多社团的社长都由国际学生担任的情况下，搬迁可能会对社团造成影响。我觉得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其实把每个学生放到合适的位置上，都是很有潜力的。关于深中文化断层这个问题，深中的文化一直都是是一样的，如果深中因为一个体系的搬迁，她的文化就要断掉，那我们就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深中文化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充满了危机感，但是大家的危机感是不冷静，不客观的。

关于B栋，你们（学生）来的时间短，我们（老师）来的时间长，我们的心中回忆更多。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回忆，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不仅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还能从学校（的角度来理解）。学校一定要发展。深中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制约着学校的发展。比如，深中的校园和其他四大名校相比一直都是最破的。而深中的B栋都已经是危楼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变得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深中需要做的有很多，学校的改建是一定要的，而改建的结果还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也很重视家长的意见。在说明会上，我因为不在深圳，后来听说可能家长和学生的的情绪可能都会非常大，可能言语上有些不尊重的地方。我不在场，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的话，首先，我想站在前面讲话的人可能会非常伤心，比如说高青，她把国际部从一个班变成了每个年级四个班。比如说邢副校长，他为国际部搬迁做了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而当他们拿出这样的诚意和看法与大家交流的时候，获得的却是鼓倒掌，喝倒彩。我猜他们应该是挺伤心的，因为其实这件事跟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是没关系的。

其次，我们的学生和应该懂得基本的尊重，不要去做不负责任的表达和恶意的猜测。我在一个班里的家长群中看到有一个家长说：“学校就是要‘搞定’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小孩很容易被收买，因为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学校把姿态放低了，小孩就会觉得争取到了权益，就退一步了。”在这种说法里，我们这些教育者都变成什么样的角色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充满了恶意揣测。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后却发现大家这样理解我们。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很失败。我们的家长很失败。他们这样想，他们的孩子会怎么想？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反而觉得大家不要恶意揣测。所以我觉得从一个角度单方向去理解这件事情，好多事情是永远不会

得到解释的，是不能达成共识的，是因为大家不能全局地客观地作出评价，我觉得这是比较糟糕的。还有我觉得当天的交流会上有很多同学站出来，我很佩服这样的同学，在这样的压力下能够站出来，说明他们的头脑是冷静的，他们是想解决问题的。我也在微信上看到了很多长文，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争论是好的，但一定要基于事实。我非常理解潇梦那篇《深中人，你为什么不出气》，但是我觉得她有时候把现实想得太过丑恶，并且有时候斗争不是一种哲学，在现在的社会，合作是一种哲学。

深中的发展，其实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觉得应该冷静下来，找到解决的办法。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很有道理的。从做法上，当大家表达了不愿意搬走的声音之后，我们就开始调查取证，即使没有那些长文，“斗争”，也一样会调查取证。其实关于发不发长文，做不做“斗争”，和最后的决策是没有关系的。学校，说实话，我们不会因为这种“压力”而做出不恰当的决策，因为一个决策不恰当，会带来不可逆的后果。B栋可以不拆迁，并不是说不能做这样的决定，而是从哪个角度做这样的决定。其实，不走的这件事情，其实未见得就是一个最好的决定，施工工地增加，活动范围大量减少，饭堂排队过长，这些都是问题。通过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学生和家长的行为了，但是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愤怒。这种愤怒和某些不合适的表达会让我作为一个教育者有些寒心。

NW：在得知学生不愿意搬迁的声音后，校方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民意调查，具体了解一下大部分学生的意见？

W：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做民意调查。假如说，大家都觉得不搬走了，我们是不是就留下了？假如说，大家都觉得搬走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留下了？所以其实民意调查没做之前大家都赞成，但是我们要考虑做出来后的结果会对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改变。

NW：或者学校是否有单独对国际体系做调查？

W：我们不会做这种调查，因为调查出的结果没办法用，结果不能成为依据。到最后是否搬迁不能用它作为依据，而要依靠对全部资源的判断。而且民意调查中，有一个前提是每个人都对资源和即将面临的挑战非常清楚，而不是单纯的是一种情绪，我才觉得这个票是有意义的。

后记：国际部搬迁事件如今以校方宣布不搬迁而暂告一段落。自九月入学以来不休的争论不乏对程序正义的问责，对文化断层的隐忧，对拆迁式发展的质疑，虽然现实的结果难以作为问题的定论，然而对于问题的发现与触碰又何尝不是一种答案？

陈曦老师谈“国际搬迁”

采访、文/N

陈曦，现深圳中学国际体系的语文老师，在深中教书将近二十年。这二十载的光阴里，B栋的每一层楼她都侍过，换句话说，B栋的每一个角落都曾留下她孜孜的身影。当身边其它的教学楼一幢幢倒下，又重建，唯有B栋屹立不摇。而现在，这最后的巨人也将迎来最终的命运，也许就在下一秒……

——题记

比起国际体系的学生，陈曦老师对B栋的感情无疑更加深重。“周围都变了，就它没变。”这就是当笔者问起她对B栋的印象时她的回答，一句如此简单的话，但明晰在每个人心里。

即便她对B栋有着太多的眷恋和不舍，在对待学生安全的问题上她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理性，“现在的B栋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无论国际搬不搬迁，出于安全考虑，B栋都一定会拆除。我们可以像上次举办的活动一样，聚集在一起纪念B栋，表达不愿意搬迁的态度和决心，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阻止B栋被拆除。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也是我们首先应该摆正的态度。”

当笔者问到“校方曾表示国际体系占用的资源最多，所用的学校经费也最多，所以应当负更多责任，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推动校园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安然地接受这种利益的牺牲”时，陈曦老师不禁露出了些许诧异的神情，在她看来，所谓“占用的资源”、“所用的经费”是学校在最初成立国际体系时就该考虑到的问题，学校不能以此为由来要求国际体系的学生做出牺牲。更重要的是另外两方面的原因：一，国际体系相对于其它走高考系统的体系，是相对独立的，包括国际体系的教师资源，也是相对独立的。二，最重要的，需要拆除的是B栋，在B栋上课的是国际体系，学校会有“搬国际”的想法也是合乎逻辑的。但虽然合理，未必合情。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中，笔者针对同学们最想得到回复的问题，向陈曦老师询问她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她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下涉及社团活动受影响、闲置空间未充分利用、国家可能出台新政策、校方家长信息不对等、精神文化可能出现断层等学生和家長集中反映的多项问题。

NW: 深中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很有可能是同学们选择深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实际情况看来，国际体系的学生在各个社团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您觉得校方是否有充分考虑搬迁后学生社团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如果国际真的搬迁了，您提议该如何更好地解决社团问题？

答: 我没有办法代表学校回答上一个问题，因为学校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考虑的东西其实很多，它必须从整体的层面去权衡。我自己的话，还没有想过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如果国际真的搬迁了，我相信学校会尽力解决同学们社团活动的问题。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怎样，社团活动肯定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比原来便捷、高效。

NW: 校方认为把所有可能的空间都改成教室是不现实的，认为把原本有其它用途但使用率不高或由于某些原因还未启用的空间改为学生固定上课的教室，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麻烦，但是在学生和校方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面前，您认为校方对此是否应该做出一定的退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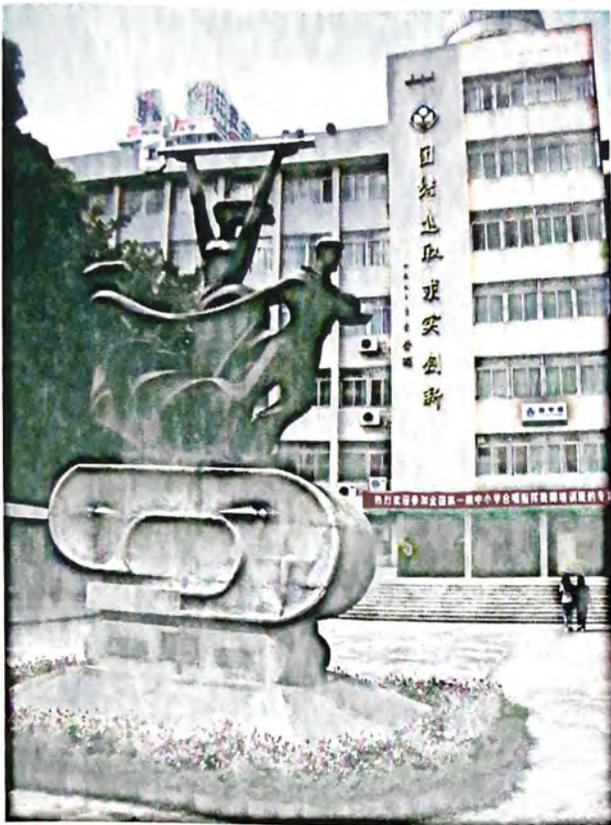
答: 我觉得学校应该全面地评估学生的需求，并且细致地调查学校现有的资源。就像上次有个孩子说过，他去数过有多少空闲的教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能大家确实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让步。至于那些还没启用的空间的利用，我不清楚现在学校对成美楼的安排是什么，但我个人觉得学校可以考虑将目前不急用或使用率不高的地方拿出来，做一个暂时性的周转。

NW: 校方在交流会上提出教育部可能将出台相关政策严禁公办学校开设国际课程，并要求三年之内全部清零，而之前的国际因不额外收费而处于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国际体系可能自下届开始就不再存在。但也有其它言论表示，将国际迁至泥岗是为了将“国际体系”发展成更大也更独立的“国际部”，您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哪一种更可信？您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答: 不得不说，对于国家的政策和学校的规划，作为一个普通老师，我是不太清楚的。但我觉得你所说这两种说法，其实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可能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政策，公立学校可能不能办类似我们现在国际体系的这种体系了，直接就把它取缔了，但“国际部”是另外一方面，相当于学校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它可能是面向社会的，可能是需要收费的，这个与我们所说的“国际体系”完全不同了。如果国际体系被取缔，取而代之的也有可能是你所说的“国际部”，但学校如何发展，我就不能下判断了。

NW: 许多学生和家長反映信息不对等，提出在开学时或至开学一个月后才得知此事，而且大多数是通过非官方渠道知悉，但事实上7月16日校方已在官网上登出相关公告。您认为校方发布公告后学生和家長没有及时看到并作出反应，是否可以免去校方在“未及时公布消息”方面的一部分责任？站在家長的立场上，假如您及时获得了国际体系可能搬迁的消息，您是否依然会让您的孩子报考国际体系？这一消息是否会对您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

答: 我记得学校是在官网上公布过的，但它具体什么时候说明了这种搬迁的可能性的，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如果站在一个家長的角度来看，我当然会考虑这个因素的。因为据我的了解，很多家長之所以把孩子送到深中来，就是因为喜欢深中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知道，我一定会慎重考虑的。现在的孩子不是只会在教室里学习，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社团，因此他们在这个学校中不是只和班上的同学交往，或者只和体系里的同学交往，更何况还有很多孩子初中就是同学，一起努力考上了深中，尽管可能分布在各个体系，但他们之间还是有着很多的交流。所以把国际搬出去之后，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他们交往的范围、信息的沟通、活动的开展，实际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是肯定的。

NW: 还有一种观点是，“间隔两年，不论两年间深中两个校区间将如何各自发展，等国际体系迁回后，深中的社团活动、固有的精神和文化必然出现断层，乃至消亡”。您觉得如果国际真的搬迁了，应该怎样加强学校内部的联系呢？

答: 我认为“精神和文化的断层”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并不像有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像“断层”那么严重。虽说各个体系之间有着很多互动和交流，但所谓“文化”还是在于个人。如果你有心去维护它的话，它还是可以被传承下来的。所以如果国际体系真的迫不得已要搬出去，我们的学生还是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深中人”的。

NW: 深中一直以民主和自由著称，这可能是同学们选择深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从同学们对此事件的反应看来，这很有可能成为一场“信任危机”。作为一名在深中工作过这么长时间的老师，就民主和自由一点，您觉得以前的深中和现在的深中有什么差别？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有什么差别？当下，也有一些学生呼吁大家“全心全力投入此次深中学生维权运动之中”，您对学生的维权运动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维权的形式有什么建议？

答: 我感觉现在的学生比较喜欢把“民主和自由”挂在嘴边，他们会把口号喊得很响亮，也经常用一些比较偏激、我个人认为不太恰当的词。追求民主和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其它因素。我看到的文章其实并不多，但就我看到的而言，似乎过于极端了。站在自己的角度，以民主和自由为题，未免有些夸大其词，或者说对不一样的声音完全不能容忍和接受。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不符合民主和自由的思想的。我个人倒是希望，大家能够平等和自由地去交换这种想法，进行沟通，寻求一种合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一些极端的语言去抨击，去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样对解决问题实际上没有实际的帮助。而且有时候过激的言论，也会对学弟学妹产生不好的影响。维权首先要明确“维”的是什么“权”，维权的过程更多的应该是平等的对话，有效的沟通，这才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能够理解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但民主和自由并不是以唱反调，或者是和学校意见相左，来表达。我并不认为学校所有的做法都是正确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态度。但是学生在表达诉求的时候也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和方式方法。

NW: 最近深中可谓风波不断，从“改名事件”、“食堂与外事事件”、“第九节课被占用事件”，直到现在的“国际体系搬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学生普遍对校方的处理表示不满意，认为校方的实际做法和他们口中的民主和自由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看，校方对待学生权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答: 我认为同学们口中的“校方”一定是希望深中好的，同学们也是希望深中好的。校方本身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只可能是它的做法并不那么让学生满意，或者说学生不认为那是对他们好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在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上还需要做很多事情。学生是有一定的理性的，学校领导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全面的考虑的，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很重要的，让学生真正参与进来，就可以让学生更加了解学校的决定，减小摩擦。

NW: 您对学生媒体的记录和传承作用有怎样的看法？对我们“涅槃人”又有怎样的期望？

答: 我觉得挺好的，我挺支持大家关心学校、关心学生的权利。作为一个新闻周刊，或者以一种调查的形式，同学们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秉持着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存在一种狭隘性，可能会对我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局限，或者说形成一定的障碍。所以如果真的想做新闻，或是关心深中发展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地做到理性和客观去看待所有的事件，不要恶意地揣测校方的意图，也不要误解学生的意义，应当更加全面地看待所有的事件，才会有助于问题根本的解决。今天和你聊，我认为你就是在用比较理性的态度来提问，这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态度。因为要知道，校刊杂志在学生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不能做到公正客观的话，就会对其他同学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我个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理性、客观。

NW: 谢谢！

“它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

采访、文 / 腾可

十月十六日，深中官网更新了关于B栋将在第四期工程中被拆迁、国际体系将移至泥岗校区过渡办学的公告，一时间在深中校园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笔者就近日围绕B栋发生的各类讨论和活动，采访了作为校友，并且如今在深圳中学教学的英语老师胡曼丹(Mandy)。

说到B栋，或许没有谁比Mandy对它的感情更深了。当她在深中读书的时候，B栋就已是她记忆中不变的背景了。那时，D栋还没盖起来，教室很紧张，所以整个高一学生们都会在B栋学习。而Mandy高一的教室就在三楼，刚好能够直接看到地王大厦，也正因如此，她在疲惫时便能望望窗外风景——不光只有高楼，还有学校的一大片草坪，风景很好让人很放松。“可现在那块舒服的草坪却变成了成美楼，同学们少了一个休闲的地方呢。”她如是说道。

她的高一是在B栋度过，也正因如此，在B栋留下了的是属于她与她同学们的欢笑与泪水，留下了的是属于他们的那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高二时，他们实行了走课制度，也因此他们在C栋到处串班，没有了一个固定的让大家留下记忆的地方。至今Mandy和她的同学们仍旧觉得B栋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拿来怀念的地方，同样，也是他们心中最美的地方。

当问及她在深中三年记忆深刻的活动时，她谈到了这样一件事。那是她上高二那一年，发生了汶川地震，那时，深中在科学馆天井举行了一个烛光晚会，大家把蜡烛摆成心形，为在地震中受难的人民哀悼，有学生在晚会上唱歌，演讲，做一些活动。Mandy觉得校方能够举办活动，让大家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学生也在保证安全并且情绪不过于激动情况下，积极参与，这样是很好的。“学校还是很民主的，愿意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去举办活动。”

当Mandy和其他校友刚听说B栋将要拆迁时都是很惊讶的，毕竟在B栋成为国际体系根据地之前，其实每届学生都在B栋至少有过一年的经历，它的的确确算是历史悠久了。但也正是因为它的悠久，大家才对此感到惊讶。

每一个深中人对深中旧物的感情都是深厚的，也因此每年的游园会，Mandy老师都会和同学们相聚，聊聊天叙叙旧，看看B栋看看钥匙妹，所以当知道这些标志性建筑或者有深刻记忆的地方被拆掉，大家难免都会觉得很不舍，并且感慨万分。

前几天有校友回来看了看，发现大树还在，但是树下的桌椅被搬走了，留下一个个小坑，新建的成美楼看起来很高大上，而以坑，新建的成美楼看起来很有品味了；“学前的露天篮球场就这样变成有品楼了；“学校又变了这么多了啊——不过还好，体育馆还在，科学馆还在，大家的回忆还在。”

“都知道B栋前是钥匙妹，而大家无数的合影留念几乎都是以B栋为背景，如果连钥匙妹都要被暂时转移的话，无论是谁都会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吧，而从我们校友的角度来看，难免会想深中还剩下些什么了。”Mandy十分惆怅地说。

但是学校毕竟空间有限，B栋不可能为了让校友们回忆所以像标本一样保留着，而是需要建设新的教学楼供学生学习，所以Mandy觉得校友们的观点还是只能代表自己，而学生安全还是第一。

NW: 您以前有参加过深中的社团吗？您的社团活动又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Mandy: 那时候我进了生物社团，当时学长经常请懂中医的老师来讲课，而我也就是每周三下午去听听关于调理身体的讲座。

NW: 那您认为作为社团主力的国际体系的搬迁会对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带来什么影响吗？若有，又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Mandy: 我觉得如果少了国际体系，让剩下这些需要应试的学生去花大量时间参与社团，确实是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设计去参与的，而如果到一个新地方专门搞社团，同学们参与度会不一样。可是把这些任务交给老师的话，也有点不太民主，毕竟社团是根据学生的爱好来设计的，如果是老师来管理组织的话可能会不太契合学生的学习生活，可能会有代沟。所以我觉得，应当由学生他们根据自己在学校的经历，根据现在的趋势或者流行因素，去策划社团的每一次活动，这对于他们的高中生活来说也将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而且很多时候，你在高中学到的东西可能就会影响你将来发展的方向，因为加入社团能够获取经验，是我们高中除了读书之外对我们人生很有利的一个发展。如果国际体系真的要搬走，社团可能真的会逊色不少，

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而国际体系作为单元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八单元，如果真的要搬走，单元体制可能就没以前那么完整了。对于国际体系学生来说，也少了让他们发挥的空间，他们都很有想法有才华，缺少展示的平台，会对他们有很大影响。

NW: 请问您是否知道20日晚在B栋前举行的纪念活动？您对这种纪念活动有什么看法呢？

Mandy: 我并没有参与二十日晚的纪念活动。仅仅是听到国际体系老师谈论过，因为班主任老师要陪着一起做这个活动，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轰动。对于这次活动，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抒发自己的感想，用这种形式表达对学校一个有历史意义建筑的感情，确实很好。学生们心里的感情压抑得太厉害也是不行的，所幸这次学生们都采取很平和和民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比其他哀嚎抱怨等无力的方式更为理智更可取。

NW: 就B栋拆迁、国际体系搬迁这件事，您还有其他给学生、校方的建议或是意见吗？

Mandy: 我想，如果大家有想法，可以尝试跟学校反映，可能学校真的没注意到一些事。我希望有学生代表能够平和的与校方交流，很多事情还是可以商量的。如果让国际体系学生暂时先在C、D栋学习，我觉得或许可以采用以前小班教学时，大的教室分割成两个小教室使用的方法。在当时对于两个班的同学来说是完全足够学习的，所以国际体系如今也可以尝试继续采用这种方式，也许能有所帮助。而从英语角度出发，虽然国际老师不教标准和实验体系，但是我觉得如果学校多一些外教老师学生会更乐意跟他们交流以提高口语，就不仅仅只帮助国际体系学生提高口语。平时学生在路上碰到老师，想要聊一聊，国际体系老师也是非常好的给大家练习口语的人选。如果他们也要随着国际体系搬去泥岗校区的话，只有两个外教留在本校，从口语角度来说还是不太足够。我觉得国际体系老师可以多给全校同学提供一些机会。虽然不知道国际老师愿不愿意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但还是需要多一些native speaker给我们做一些指导，如果他们留下对学生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

学校在10月20日中午紧急通知召开有关四期工程的沟通会。沟通会于下午放学后在雍睦堂举行，校方由高青校助与邢向钊校长出面沟通，会上学生和家各自表达意见，校方作出相应回应。

10月23日由学生组成的国际体系搬迁评估小组成立。

11月2日，深中新食堂“有品”食堂开始正式运营。

新旧食堂三两问

采访 / 汪伊菲

A、B、C分别为三名被采访的深中子。

NW: 平常喜欢去哪吃?

A: 旧食堂。

NW: 为什么?

A: 我在新食堂一共就吃了三次。第一次去还好，第二次饭没有熟，第三次食堂的人态度很不好，而且云吞面里的肉馅还是酸的，吃完以后我拉肚子拉了一周……

NW: 那你觉得旧食堂好在哪里?

A: 至少我吃了没事……而且开了新食堂之后，旧食堂好吃了很多，菜量大了很多，人也少了很多。

NW: 那你觉得喜欢去新食堂的同学是出于什么想法?

A: 毕竟它是新开的，卫生环境“看起来”（被采访人特意强调）好一点，地方大一点，座位也多一点。旧食堂的话，可能大家已经吃腻了。

NW: 如果你有机会向旧食堂的管理层提供自己的意见，你会说些什么?

A: 我希望它早上的鸡蛋可以多一点，价格可以降低一点。

NW: 平时喜欢去哪吃?

B: 出去吃。

NW: 出去吃的频率?

B: 百分之三四十。

NW: 对于新食堂，你有什么看法

吗?

B: 那我就讲讲我在新食堂的故事吧。第一次去觉得还可以，但那段时间太多人排队，我就懒得去了。于是我去了旧食堂，没有人排队，很爽。后来听别人说，在新食堂吃出了生米饭，我就更不敢去了。直到有一天我特别想吃汤粉，去了新食堂，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子了……正好那天放学一家人在外面吃饭，不能直接回家我都要哭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干，就在厕所里呆着，好难受啊……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吃了新食堂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就此我还投诉了。（NW: 通过什么途径呢？）有一个可以投诉的微信平台。

NW: 那你现在还吃新食堂吗?

B: 没吃过了。我对它失去了信心，它伤害了我的感情。另外，我的两个舍友，吃了新食堂后，一个凌晨三点爬起来拉肚子，另一个早上被痛醒……（在实际采访过程中，有多位同学反映在新饭堂就餐后出现了类似的不良反应，其中主要源于汤粉，并表示这样的经历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他们对新饭堂的印象）

NW: 平时喜欢去哪吃?

C: 新食堂！（被采访人回答果断，语气肯定）

NW: 那最近还去过旧食堂吗?

C: 去过一次……在期中考试期间。

NW: 那你觉得新食堂好在哪里?

C: 很多菜是现做出来的，看上去比较放心。口味比旧食堂好很多，尤其在自选

方面。以前排队的人很多，现在没那么多了。但价格还是偏贵，自选比较便宜，咖喱饭之类的比较贵。（NW: 那卫生条件呢？）筷子非常干净！（被采访人显得有些激动）但我第一次去，也就是它第一天开业的时候，在饭菜里面吃出一块塑料碎片。而且今天吃到的肉是酸的……我特别醉。（NW: 有出现身体不适吗？）那倒没有。

NW: 那你觉得新食堂的位置怎么样?

C: 离我们B栋近，所以方便一点。但如果想回宿舍的话，旧食堂就方便一点。

NW: 有什么想与大家分享的就餐心得?

C: 我今天中午吃了一次外卖，发现还是外卖好吃。

NW: 平时也会订外卖吗?

C: 一周两三次吧，加上早餐就五六次了。

NW: 什么时候会吃外卖呢?

C: 有的时候要去天并开会，没时间去新食堂排队。或者是，饭卡没钱了，这点很重要。

NW: 有考虑过外卖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吗?

C: 有考虑过，所以我一般不订没什么食品保障的外卖。

NW: 学校食堂推出什么样的菜色，会更加吸引你?

C: 火锅……

有品？无品？

文 / 安卿阳

注：文中提及所有事件及信息的时间节点为2014年12月14日。文中提及人物观点均通过对本人的采访获得。

11月初，新建成的“有品食堂”投入运营。消息一经传出，一时间朋友圈上爆炸式涌现大批当日饭菜及各窗口菜单上传到朋友圈，进而引发了一波波讨论与试吃的热潮，而另一边的旧食堂（“祥申”食堂），则相应地出现了明显的客流下降。表面上看，一切都在朝着理想中的方向进行。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开业几天后，随着新食堂开张带来的新鲜感逐渐消散，原本清一色对食堂的盛赞中也出现了杂音。针对食堂排队等候时间过长、部分类型窗口未投入运营等问题，鸿俊称已有一套随时可以投入使用的外卖订餐系统，若投入使用将能大幅缩短排队等候的时间，但由于学校一直未给食堂的工作区域提供网络，系统迟迟无法上线。细微的欠缺显示了学校工作协调上的部分不完善，但关于“有品”食堂意外情况则远不止于此。

有品食堂开业的第二个星期，膳管会接到这样一起维权案：高二几名同学在同天食用了有品食堂的牛腩粉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严重者甚至被确诊急性肠胃炎。而当膳食管理委员会（下称“膳管会”）公关部成员接到维权消息赶到食堂后，却被食堂方面告知其并没有相应的化验机制。截至《涅槃周刊》采访主要当事人——高二一班的罗同学——时，后者发起的统计中显示已有30多人在相近时段食用牛腩粉后出现了类似的不适状况。膳管会联系总务处工作人员携带当日样本去化验，化验结果却显示一切正常，此事件于是不了了之，但在《涅槃周刊》的后续的调查中，仍有不少同学表示牛腩粉事件让他们对此“心有余悸”。罗同学作为此次事件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表示，虽然他本人仍会前往有品食堂就餐，但对该食堂的食品安全已难以放心。这充分显示“牛腩粉事件”已经构成了一定范围内的信任危机。

回顾大半年前，第二食堂招标正在进行。招标小组由行政代表、教工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组成，其中学生代表由学生自愿报名候选人、现场展示、议事会投票产生最终成员方式产生。招标前，校方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商讨招标标准，并将最终决定公布于校园官网。招标期间，多个承包商投标，招标人员召开会议，筛选出适宜的数个承包商，并对其进行实地考察与试吃，最后确定鸿俊为中标承包商。新颖的窗口、相对正规的设施吸引了招标小组；在采访中，学生代表之一胡同学总结道，新食堂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将旧食堂作为前车之鉴，改进深中食堂运营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但是，有学生代表反映其在参与完承包商现场调查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参加过其他会议的通知，包括最终新食堂承包商的确定过程。学生们也对最终中标者的产生方式和过程完全不知情。这样的意外情况不但使校方组织工作的可靠程度有所下降，更为招标过程的公正性与公开性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第二食堂转向在本部已经经营七年的旧食堂，呈现在我们眼前

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祥申食堂的食品安全及餐具卫生问题，一向是其无法为学生家长所放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今年11月6日举行的“校长面对面”上，面对参与者对祥申食堂食品安全的质疑，校方表示其经营状况较往年有改进，理由为“今年没有任何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然而很显然，仅仅是没有发生“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并不足以佐证其“卫生”和“安全”。膳管会历年接收的维权案显示，旧食堂的饭菜中曾出现过菜虫、蟑螂和其它异物，值班组多次收到关于食堂所用蔬菜明显不新鲜的投诉，更有学生曾因食用小食堂意粉而导致腹泻。今年上半年，罗湖区政协通过名为《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区中小学食堂安全和饭价问题的建议》的提案，其中专门提及了深中食堂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足见此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影响力。但是在《涅槃周刊》对祥申食堂刘经理的采访中，刘经理认为祥申食堂在食品安全方面控制得“非常好”，每次被抽检时食品和餐具均能通过。而对于食品中出现“小虫子、头发、甚至一些蟑螂”，则是食堂运行中全人工操作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也不是神仙”。至于多次有同学进餐后感到不适，刘经理表示这些“因人而异”，“有的人本身肠胃有些问题”，“抵抗能力差”，有的时候也因为“食品与食品相克”所致。

更令人难以信服的，是学校对食堂公投及合同签署事项的处理方式。

2014年6月4日中午，膳管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关于食堂是否重新招标的公投。按照规定，该投票将作为祥申是否继续留在本部作为食堂承包商的唯一依据。公投在膳管会、议事会、校方代表及食堂工作人员的全程监督下进行。在有效票中，认为“食堂需重新招标”的票数高达87.7%，并在该结果得出后，由总务处陈正福主任当场确认投票程序及结果合法。然而，公投过后几周，都未见校方对公投结果进行任何形式的跟进。八月初，校方与膳管会成员及其它公投参与学生会面。会后，膳管会方面向校方呈递了一份关于公投结果的处理建议及声明，其中强调“坚持按照约定执行公投结果”。九月开学时，校方仍未有执行公投结果的计划。一再追问后，校方以第四期工程将拆除旧食堂、几个月时间内无法招到高质量的承包商为由拒绝执行，并在膳管会成员的持续追问后，转而承诺于十月份前与祥申食堂签署合同，在11月6日举行的“校长面对面”上，校方又承诺于十二月前与祥申签署合同，但截至本文定稿（12月14日），祥申仍处于无合同运营状态。

在《涅槃周刊》对祥申食堂刘经理的采访中，针对关注度较高的“祥申没有合同”这一问题，刘经理则澄清，此情况仅仅从2013-2014学年度开始，而非传闻中的“六年中从未签署合同”。根据刘经理的解释，从2013-2014学年开始，食堂合同由膳管会起草，而这份学生拟定的合同“根本不是合同而是处罚条例”。据校方统计，过去的一年多里，祥申、膳委会、总务处为合同签署事宜共召开了12次会议，但均没有结果。谈判过程中，食堂方面就合同的中赔偿金额或饭票数量等细则上迟迟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合同签署被不断延后。无论如何，祥申目前的确处于无合同经营状态，其经营过程的各个方面均难以得到有效的约束和保障，这种情况下的祥申，更是令人无法放心。

在采访中，刘经理同时提到的还有食堂与校方管理协调方面的问题：由于近年校方更换了食堂的管理人员（笔者注：应为总务处人员），原本常常组织的祥申、校方及膳管会的三方会议就没有再召开，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各方、尤其是学生与食堂之间的交流。

回到当下，校方在改善学生日常生活上作出的努力令人认可，新食堂的加入以及随之形成的竞争机制的确使人欣喜，校方提出的未来食堂运营中“优胜劣汰、良性竞争、把评价交给市场”的大方向也值得期待。在改善祥申时期存在的弊端，鸿俊有着填上的优势。正如招标小组成员所说，鸿俊进入校园时，便有着充分的机会去改善祥申的缺陷、推陈出新、发现学生的需求、建立或完善相应的运营机制，进而在学生中获得优势。而在与祥申的竞争环境中，鸿俊认为有着采购流程规范、产品品种多样、团队实力强大的优势。其劣势则在于相对祥申来说，前者在经营上的灵活性较差。从数月来有关食堂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食堂运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仅靠更换食堂就可以解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被新鲜感掩盖住的不完善之处都会尽数暴露。对于祥申食堂，罗同学认为其近期推出新菜品等行动展现了一定诚意，但若要对其运营构成有效规范和约束，则仍需尽快签署合同。

固然，学校提出的竞争机制可有效促使承包商提高食品与服务的质量，但仅依靠这样的机制，祥申无合同经营的现状也仍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在第二食堂开业后，祥申逐渐在学生中获得了与第二食堂所在的有品楼相对应的“没品楼”的绰号；它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在接下来两家食堂共同经营的日子里，将更为深刻地突显出来。对于目前仍被大多数同学认可的“有品食堂”鸿俊而言，如何保证食堂有条不紊的运转下去，则会是其接下来将面临的巨大考验。

附：

相关文件及公告：

《深圳中学 2013-2014 学年度关于食堂承包商是否重新招标的投票》，深中官网，2014 年 5 月 30 日

《关于深中本部第二饭堂招标结果的公示》，深中官网，2014 年 6 月 20 日

《分局邀请区政协委员参观学校食堂》，罗湖区电子政务网，2014 年 9 月 18 日

《深圳中学总体改造四期工程项目建议书批复的公告》，深中官网，2014 年 10 月 16 日

《深圳中学有品食堂开业告知》，深中官网，2014 年 11 月 3 日

《关于有品食堂“牛腩粉”事件的工作报告》，深中官网，2014 年 12 月 4 日

黄维芬（罗湖区政协委员），《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区中小学食堂安全和饭价问题的建议》

《关于深中本部第二饭堂招标结果的公示》节选

1、招标小组工作过程

2014 年 2 月，学校决定成立招标小组，由行政代表、教工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3 月 6 日，招标小组讨论、决定招标公告，并挂网；

4 月 2 日，招标小组审议投标商资格，因为符合招标资格的不足三家，宣布第一次招标流标；

4 月 2 日，招标小组决定重新招标，并讨论第二次招标公告，然后挂网；

4 月 14 日，招标小组听取经审查符合招标资格的 8 家投标商的情况介绍，投票产生 3 家投标商，进入现场考察阶段；

5 月 9 日，招标小组确定现场考察时间，决定采用请假委托制。

5 月 16 日全天，5 月 21 日下午，招标小组对入围的 3 家投标商进行现场考察；

5 月 23 日，招标小组投票决定推荐东莞鸿骏膳食管理有限公司为中标商。

2、招标小组工作机制

票决制 到会人数超过一半，会议有效。每位成员轮流发表意见，然后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意见为集体决定。招标条件、工作程序、考察办法、招标结果均通过票决。

责任制 投票采用实名制，每一位成员对自己的投票负责。所有成员都是参与者，不是旁观者，共同担负责任。本次招标流程为发布招标公告、资质审核、开标、述标、评标、现场考察、定标。

监督制 深圳中学膳食管理委员会对招标工作全程进行监督，并出具监察报告。

凝聚，深中

前言：

曾经有人，望着楼下三三两两漫游的身影，兴叹道：“深中缺乏凝聚力。”或许，深中独特的氛围，赋予了我们更多追求个人选择的权利，令我们更有勇气独自前行在自己的路上。然而，君不见，每个深中人一面昂首阔步，一面顾盼过往的恋恋瞬间；君不见，我们一手支撑自己，一手牵住他人的温暖关怀……毛爷爷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所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曾是一颗孤立的沙，而是一点闪耀的星火，汇聚成火原、凝聚在深中。





能听见妹子兴奋的呐喊，能看见绿茵场上挥洒青春的少年，能闻到空气里阳光的味道，这就是校长杯式的罗曼蒂克。梦想着自己也能当一回热血漫画的主角，在万众瞩目下争夺胜利的荣光。至于那一脚踢出去是命中球门还是自己摔倒，都不重要啦！

校长杯





体育嘉年华



体育嘉年华，是每年运动会开幕前的盛事。每个深中人汇聚在文体三，观赏深中内单元、社团等精心准备的表演。一次次聚集、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思考、一次次创新，让我们为了集体的荣誉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止有如图所示的学术生活，更能创造出多彩的课余活动；能认真严肃高大上，也能飞奔遍地洒节操。

社团是每个深中人生活里的一部分，因为相同的喜好、特长、目标而聚集起来的年轻人们，逐渐形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组织，建立自己的运行机制，规划自己的社团活动。社团里的你，或许想结交更多友人，或许想学习新的技术，或许想锻炼自身的能力，或许只是因为想看养眼的学长学姐……总之，一股在岁月中无声形成的力量，已经将每个人牵连在一起，使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社团、为我们的梦想奉献自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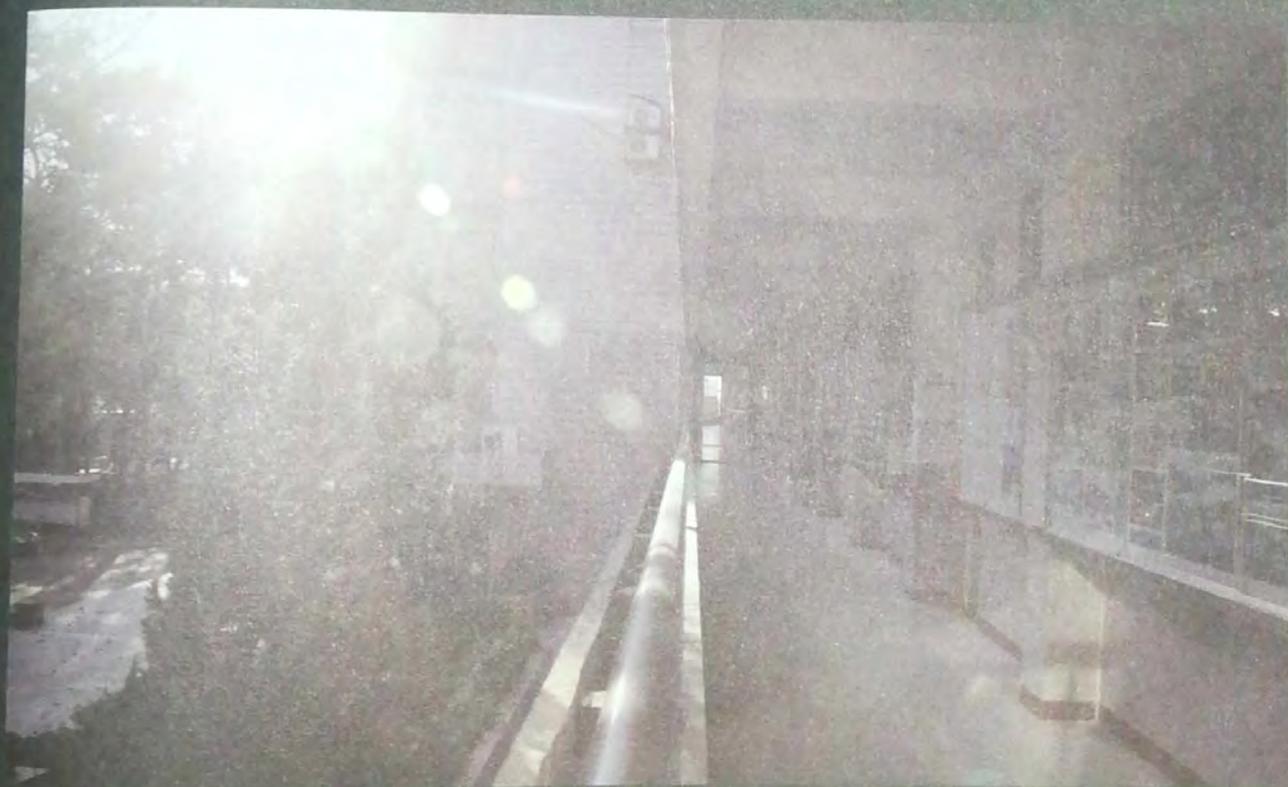
运动会

运动会上除了有铺天盖地的表白，更多的还是健儿们魔鬼般酷炫的步伐。相信多年后，你还会找到当年自己鼻歪眼斜的黑照，想起那时候天很蓝，阳光很好，有人在前方带跑，有人在周围鼓舞尖叫，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有老师拿着话筒吐槽。





今年的深中格外热闹，有的楼要起了，有的楼要塌了。深中人从不沉默，因为有自己的回忆、观点与信念，才敢于站出来，才勇于让周围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们思考与质疑，是因为热爱这所包容的学校，让未来更多的深中人，走进更好的深中。





夜幕里，深圳中学卧在闹市中悄悄入睡。万千灯火中，它宛如一只巨大的巢，在无垠夜空下孕育着无数个年轻斑斓的梦。





结语：

深中老了，它已在风雨中飘摇了百年；深中还很年轻，还有无数年轻的生命汇入它的血脉里。我们眼里的深中，本就由无数个平淡的点滴、难忘的瞬间与细小的挣扎凝聚而成的。需要多好的运气，才修得凤凰木下的一次相遇？我们将青春绽放在这里，将笑与泪播撒在每一个角落，最终带着满满的回忆整装进入下一段人生。真高兴，此生能与你，凝聚在深中。

所有人问所有人

前言：

2009年，在杂志《独唱团》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板块：“无论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普通人，你都可以向任何人提问，提任何的问题。”

“所有人问所有人”就此诞生。它从《独唱团》触发，历经四年后，这些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大胆到“奇葩”的问题和回答，最终汇集成了一本叫做《所有人问所有人》的书。其中不乏社会文化名人“大腕”们对学术问题的深入反省和剖析，也同样有普通人对自己生活的种种反思和戏谑。

“所有人问所有人”背后的媒体团队，无疑是一群具有无限行动力的理想者：他们作为桥梁，连接起了社会中的思想者们。他们或是具名望和成就的学者，也许是你我有着困惑的普通人。通过这座桥梁，他们把不可能化作了可能。

今天，在2014涅槃年刊，我们把“所有人问所有人”这样一个策划带到了深中，带到了涅槃。如若涉及了大家困惑的或正在思考的内容，我们深感荣幸；如能博得诸君一笑，也算不虚此行了。

某高一新生问深中人：

为什么会有体系隔阂？

Damon 答：

原因其实很简单，排除异己。

胡宇轩答：

可能是因为学校对后两个体系，特别是荣誉体系过于重视和抬高造成的。其实不同体系的人拥有不同的特长以及人生目标，应该互相尊重。

于玉玲答：

因为各个体系的追求不一样。

蔡轲婧答：

因为总有人以为自己很优越。

Sca 答：

因为分了体系。

灰兔子答：

本身四个体系教学方法等方式都不同，当分成不同的团体后，学生自己容易有比较，认为自己的最好，一些无意中说出的话制造或扩大了矛盾，最终成为体系隔阂。

Angelina 答：

也许是各个单元的集体荣誉感太强了，或者说大家没有想过我们都是深中人。学校常常有比赛例如校长杯深中杯，这些比赛的输赢都会让一些人们对其他体系不顺眼（大概用这个词形容吧），然后诋毁什么的其实都有。然后各个体系就渐行渐远了。

大保健答：

不同体系之间的利益不同，所学内容不同，思想不同。并且活动都以体系为单位，会间接体现了体系之间的竞争，给人一种暗示。

XX 问 所有人:

玩纸飞机前哈气对纸飞机的飞行有帮助吗?

一米九答:

我认为没有用,飞机头沾了水汽变软了就飞不远了。

陈博答:

有,因为别人都哈气,那就肯定有用。

思哥答:

我会哈气但是觉得没什么用。

YX 答:

有,飞机头重量增加,更有方向性。

WF 答:

有用吧。可能是用潮湿的方法使接触面变粗糙然后减小空气

阻力?

某荣誉学霸答:

貌似没有,还是说湿润了前端可以加重前端稳定机体?(那这

口气也真是够湿)

某只鸡爪答:

估计没什么用,心里暗示吧。

尤里 问 90 后:

如何看待现在的 00 后?

陈博答:

我觉得他们只是喜欢玩而已,我们那时也这样吧。我们已经老了而他们还年轻。

思哥答:

我觉得不应该用年代划分人,不过一定要说的话 00 后很不错啊。

YX 答:

学习技能很丰富,智商高,情商低。

WF 答:

现在 00 后物质生活太过于丰富了……很缺乏危机感和前进的动力。

某荣誉学霸答:

很不可思议地更加成熟的同时也更加幼稚。成熟应该只是指对于事务的接触提前,也就是早熟吧但也许也就是过早的节奏让他们的心智跟不上节奏。感觉心理年龄心态成熟程度普遍低,也许是被喜羊羊什么的国产动画摧残了。我对 00 后也没啥了解,其实也不好谈,可能大多数是因为我产生的偏见。

来自荣誉的 Irster 问 凯盛物业:

为什么不同教学楼中教室所用的桌椅规格不同,同一教学楼中,甚至同一体系不同班级也会有差别?

凯盛物业答:

教室大小不一样,每个班人数也不一样,三十多个人可以用大桌子,五十多个人就只能用小桌子了。

HY 问 所有人: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一米九答:

我认为性本恶,如果两个新生的婴儿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只有一瓶牛奶,你觉得他们会互相谦让还是抢牛奶。

Hy 答:

我觉得人性本恶,人类去帮人类是为了自我满足,从而觉得自己伟大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某荣誉学霸答:

老实说在我看来,我是不想讨论什么本善本恶,本身善恶就是主观定义出来的东西,对于不同人不同时代不同的主观定义,善恶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在善恶定义都还模糊的情况下讨论这感觉没啥意义。

尤里答:

我觉得人性本恶。小孩子是靠后天教育,小孩子分辨不了善恶,行为也不能说是善是恶吧,但本性还是自私的,你要教他。他对家人的爱来自于陪伴依赖,就像习惯是养成的一样,性情是会被周围影响的。

某只鸡爪答:

人性本善,人一开始是空白一片的,什么都不做也是善呐,恶就是后天的环境或认为影响吧。

TK 问 曾经恐高后来不恐高星人:

是如何克服恐高的?

思哥答:

闭上眼睛不看就不会觉得高了。

YX 答:

多去高的地方,特别是被别人强迫去,慢慢就不怕了。

YVF 答:

我就是有点恐高的一般的话我坐过山车之类的一般就闭上眼睛抓紧扶手,或者说尽量告诉自己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

某荣誉学霸答:

恐高这个我记得查过,只要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身体会通过恐惧来警告人所以恐高说明你的大脑对于危险特别敏感特别警惕,好像不是坏处。克服我不晓得怎么办,但减少对于危险情况的幻想应该可以一定程度上压抑。

尤里答:

我必须说我教室搬到五楼,走路都是飘的,腿软懂么,过走廊不敢往楼上看。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趴在窗台看风景,真的是习惯就好。

地铁里某不知名人士 问 没有手机就会死星人:

为什么对手机的依赖如此的大?

①答:

现代人生活比较空虚,需要通过手机增添生活情趣。

②答:

因为人类自己可以控制手机。

③答:

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

④答:

手机比较轻便,通讯也便利,手机的功能多元化,可以做很多事情。

佚名问 社交狂魔：

在路上遇到以前不熟的同学怎么打招呼？万一别人不搭理怎么办？

名博答：

说你好，不理我，那就走咯！”

XX秋答：

我会先看看他会不会给我打招呼，因为如果我给他打招呼，他不理我，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但是，如果我那天心情很好，先跟他打了招呼，而他却不搭理我的话，那我就装作是看风景，这样就不会让我看起来很像。

CK答：

我会很轻松地说声HI。如果她不理我，我就只能忧伤的说声：“唉，她不理我。”

匿名黑：

我会说Hi啊，如果他不理我，我就会顺势的摸摸头发，理理发型。唉，这场景太多了，早习惯了。

匿名：

挥手啊！如果她不理我，就走呗。

F社交小王子答：

说hey啊，他不理我？你逗了，怎么有人会TMD不搭理我！那我还叫社交小王子干嘛？

CC问 独生子女：

假如给你一次机会选择你会选择再次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还是会选择出生在多子女家庭？为什么呢？

宇答：

无所谓啦，各有各的好啊。独生子女可以独自享用父母的资源啊。有兄弟姐妹的话就更容易会照顾别人，也会更容易与人相处。

小清新：

肯定是独生子女啦。（为什么？）因为小时候没人跟我抢，玩玩具没人跟我抢，干什么都没人跟我抢。（那难道你不觉得有兄弟姐妹，有个伴挺好的吗？）会啊（指指周围的人）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我需要什么呢？

CK：

我可能会选择独生子女吧。我跟我爸妈的感情要是多一个兄弟姐妹就会分摊一些的。

佚名问 拖延症就在身边星人：

你是怎么面对朋友的拖延症的？

球队老大：

我觉得跟有拖延症的人交往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吧。我可能会更包容他，因为拖延症毕竟不是能很快改过来的。还有就是，我会在比如到某个地方时可能会多次反复地通知他，这样他可能就不会迟到。还有跟他合作时要强调它所做的任务的重要性。长远的来看，肯定是要帮他改正这个缺点啦！

企鹅总统答：

其实我就是有拖延症啊！但虽然我个人很拖延，但我在团体是我从不拖延，所以每当我在团体中看到有拖延症的人就会很不爽。如果说那个人一定会晚二十分钟到，那我就通知他的时间就比其他早二十分钟。

匿名答：

拖延症啊……有啊。我觉得有拖延症的人不过是自己要做的事跟自己想做的事分开。所以它就会先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完，再干自己必须干的事，但他们想干的事实是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所以他们相处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用对正常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就行啦。

CHF问 社交狂魔：

在性格不合时，是如何和他人交流、合作的？

①答：

首先要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其次在对话中注意交流方式，最后要学会包容他人。

②答：

忍耐。

③答：

性格不合换句话说就是性格互补，大家还是互相迁就吧。

④答：

以集体利益为重。

⑤答：

适应就好。

CY 问 高一新生:

如何看待之前的雍陆堂、日进堂改名掐架事件?

Damon 答:

值得赞扬的目的,不可理喻的做法。

胡宇轩答:

我不认为名字会影响两个教室的原本用途。改名所引起的掐架可能只是学生通过微信等平台联系一系列其他事件对于深中民主表示质疑而引起的。

于玉玲答:

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毫无意义的。

Sca 答:

点个赞。

灰兔子答:

我不知道诶,不谙世事我错了。

Angelina 答:

其实我觉得掐架没有什么必要。学校在这些事情上有些地方的做的确不妥,但对学校的举措有不满有意见,我们可以利用冷静理性的方式向学校提出,我相信学校是会回应我们理性的意见。

大保健答:

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还有更好的方法。

ZRN 问 喜欢日漫的人: 为什么喜欢日本漫画?

A1 答:

画的好看,故事情节有哲理,有创意

A2 答:

日本漫画能增添生活兴趣

A3 答:

哈日潮,随波逐流的结果

A4 答:

漫画传递的精神很有意思,看完后我觉得开心

ZZY 问 所有人:

中国教育真的公平吗?

①答:

总体而言是不公平的,但相较于过去还是有进步的

②答:

不公平。举例来说,有的人不擅长理论思维,但考试考察的就是理论思维,这样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智能。

③答: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公平。

④答:

有公平也有不公平。应试教育是公平的,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同一份试卷。但户口制度给投机取巧的人制造了可乘之机,这又是不公平的。

⑤答:

不公平。很多人走后门。

Star 问 深中学子:

如果有一整天可以不顾任何规定,你会做什么?

Damon 答:

这是个悖论,规定我不受任何规定的规定本身就是个规定。

胡宇轩答:

学校的规定很松啊,跟没有一样。

于玉玲答:

不上学了。

蔡博婧答:

去脱团。

Sca 答:

写作业。

灰兔子答:

不会按时间到班,不会打卡,不会按时晚自习。

Angelina 答:

睡觉睡到自然醒,悠闲的看书看美剧。

大保健答:

睡觉,颓机……

学生媒体专题

导语：

在天边，在眼前，它是学生媒体，他们是“学媒人”。熬夜赶稿的黑眼圈，排版印刷的铅字都是他们另类的勋章。他们有着非凡的执着，总是看不见前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虽然课业紧张。不同的校园拥有不同的故事，各色学媒人怀揣同样热忱的心。此刻我们斗志满满，守望未来，在无法预见的混沌中凤凰涅槃。



不想被扼住的咽喉

文 / 子元

本杂志最怕的就是投资者丧失信心。正是因为这样，在诸多中小牌的杂志社中间，高贵而冷艳的投资者们攥着手中有限的钞票，掀起拉“赞”战。

在一家起步的小型出版社的资金来源中，企业投资者、社会捐赠者、基金会的赞助几乎扼着这家杂志社的咽喉。拿未来作为赞助的筹码的杂志社，为了博得投资者的信心和聚焦点，在此阶段中在巨大的自然选择压力下做着最好的努力，杂志内容也最经得起考验，内容质量达到了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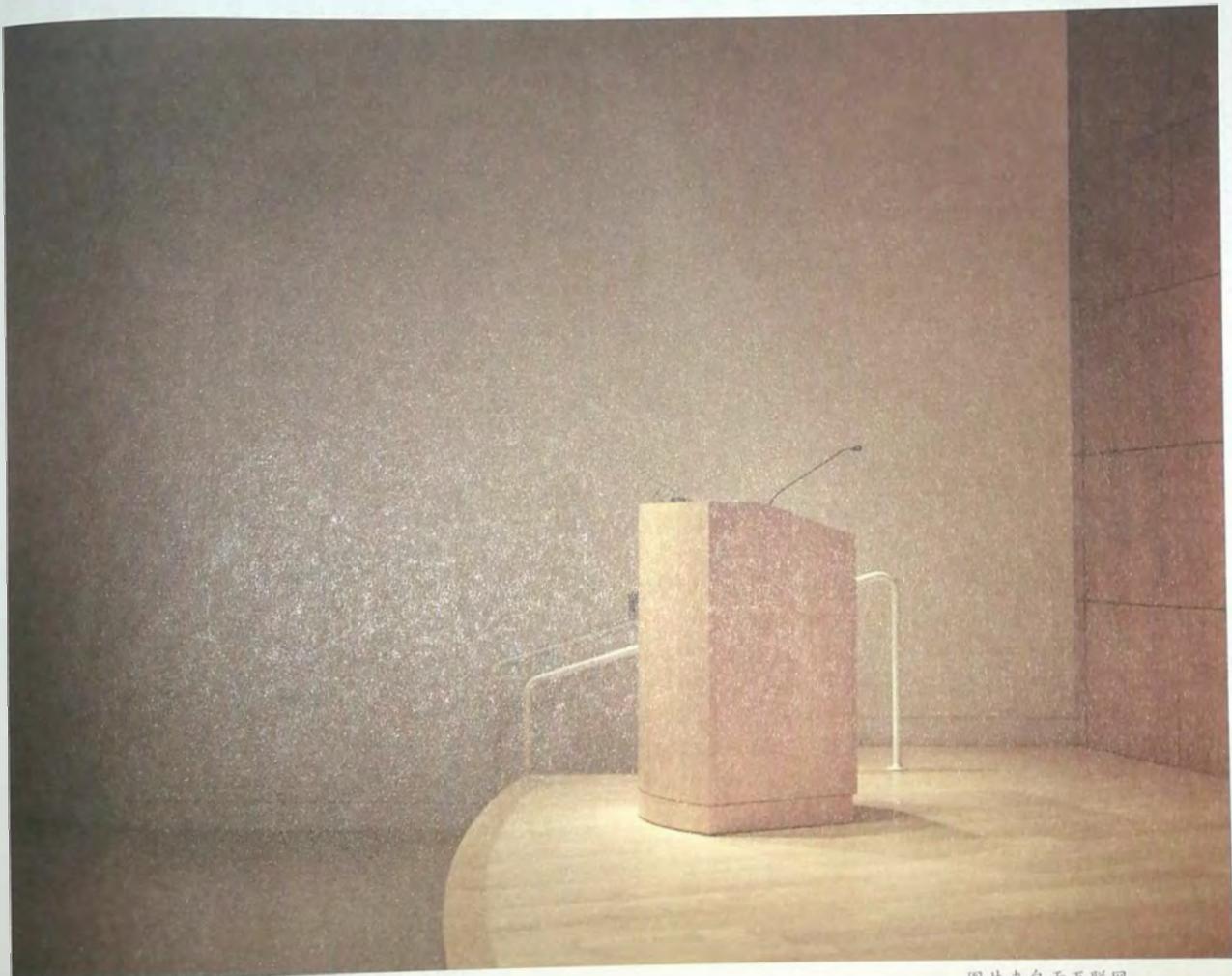
当这家杂志社以出色的成绩证明了自己，迈向“黄金时代”时，它的咽喉也不再被揪住。这个时候，真正支撑起杂志沉甸甸的躯体的，已经是一只只托举着的来自群众的手。这些手在另一半天空下取代了财大气粗的赞助商，筑起了坚实的地基。此时，杂志基本的出版、印刷、稿费已经不成问题，赞助商的投资顺理成章地成就了杂志社扩大发行量、员工涨工资，甚至是将杂志送出国学习的资本。

大杂志的名声越来越响，不断挤占小杂志的发展空间，导致社会杂志的竞争力不从心，大杂志质量下滑的影子也浮出水面。这样令人惋惜而无奈的现实，正在以浮躁的杂志气质和前十页铜版纸中一半的全彩广告页，轻轻割着忠实读者的心。

资金，杂志最脆弱的咽喉。对于学生媒体来说，这样的咽喉被越擦越细。

《Rice》是2005年中大学生创办的杂志，学生杂志媒体的始祖之一。出道早，坚持原创，自由革新，拒绝同质化，虽然《Rice》仍然表达的是大学生的声音，但学生们从未把《Rice》设定为学生媒体，而是早早的走进市场做生意。

和深中《涅槃周刊》等学生杂志的今天同样，没有发行刊号，独立于校方，从校内到校外，《Rice》做着欢脱的“半地下工作”：在校园附近的特色小店、咖啡店、服装店一隅默默地躺着，或是在后台静静地等待淘宝网店里旺旺上前来咨询的通知，将它令人骄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傲的精神食粮原装呈现。凭着原创和窄范围传播，还在请来的明星代言下，《Rice》竟销售得无比火爆，到经常断货的地步，把定价逼上了山顶，甚至成为了明治雪糕、宝矿力水特赞助商争相捧着的掌上明珠。

但和现在的创意商店中长期无人问津的格子铺中停止出版的杂志一样，有的学生杂志后来却怎么也居不上，尽管内容精彩纷呈，新生儿的名字终究难入引起坐等老名号《Rice》新刊的受众之眼。2007年，梦想着尝到学生媒体的幸福，广外和华农联合创办的杂志《More!》新鲜出炉。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毫不逊色，在拉赞助上做出的努力也无丝毫遗漏，但开办后还一直往杂志里倒贴自己的钱的悲剧，愁坏了学生。

《More!》的创刊费用共2万多元，全由学生分摊，印了1000本。后来的一个月里，有的学生竟自己贴了多达1000元钱。另一家学生报纸《星期一》受访时表示，“我们办报之初没有一分钱启动资金，就想着到用时用广告收入来平衡或者支撑大部分印报成本。但实际情况却困难得许多，除了第一期和第二期有几百元的广告收入外，其他印报成本都是我们自己消化了。”他们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找过多家印刷厂商量，游说附近的酸菜鱼菜馆得到赞助，还计划和周边旅行社、卖考试书的书店联系。为了资金的稳定，这可割了不少学生们的精力。虽然杂志的呼吸声急促而微弱，徘徊于不堪一击的生死存亡之境，但不可否认的是，采用这样创新的拉赞助方法，的确是一个扩大资金来源的不二法门。

近十年后的今天，学生媒体可以用有些夸张的词“泛滥”来描述。仅在深中，就有《涅槃周刊》《NOVA》《新深中》《深中年鉴》《思想界》《推理季》《深中日报》《Visionary》和偶尔出刊的《南溟》等近十家学生媒体。深实验榜上有名的《壹零》《尔言》，深外的《缪斯》，深高级的《深视野》，红岭的《消化》……谁的内容都不错，谁都想站上学生媒体的巅峰。无形当中，这样的“文化灿烂”，往整个学生媒体的平台扔上了沉重的竞争包袱。现在的杂志们都在为预期的费用打着算盘，不时地陷入恐慌和失落。

“现在涅槃的状况并不好，面临着不断下滑的趋势。”当学姐告诉我们真相，汇报对外部门的“业绩”时，所有编辑们的心都被拴上了巨石。经历了创办初期的打拼、高速路上的飞奔，到如今纠结的叹气，这样的资金压力前所未有的。一期印发约500本，每本售价5元。平均一期赞助能够拉到赞助833元，刚好可以维持印刷费用。而最令人担心的是，每一期能够从读者订购费中平均收回的利润令人担忧。《涅槃周刊》作为深圳高中学生媒体的先行者，由于资历早，所以前期打下的经济基础还算不错。现在，我们仍然凭借喊出去的名声招来了近200个订户，平均每期引来了100名付款买书的校内外学生。

趋势的不容乐观，尤其是订阅者数量的减少和投资者的不看好使赞助越来越难拉。赞助商基本上都是著名的教育机构，对外组也经常感慨被拒的情况增多，对方要求又多又怪。由于新一届学习压力的增大，拉赞助的积极性也被屡屡浇灭。看着这些仍然难以振奋

人心的数据，夹杂着努力欲和常忧愁的复杂心情，深知腹中火药即将耗尽，抱着“枪”杆子的我深深地咽了一口唾沫。

深圳实验高中的《壹零》一直是本校杂志行业的老大，主要讲述实验校园内各种新奇有趣的生活经历和官方活动宣传，虽然起步没几届，社长和社员们都加把劲蹬着车赶上坡路。经了解，《壹零》大概一期发行1000本，销量为500多本，主要于校内、实验初中分校销售，校外订户很少。由于校方原因，他们基本上只能拉些出国或是艺术类的赞助，范围也比较窄，一学期签到4至5笔。同样，受访人也同样提到拉赞助时对方愈加不耐烦，以及对方考虑到自己的效益回拒的情况屡见不鲜。

“杂志没那么好卖了。”发行量的下滑，尤其是被赞助费扼住脖颈，是个越来越大的问题——现在的中学学生杂志基本上都只从单一的赞助商那儿签下合同。教育机构自身宣传力度的加大和学生媒体的暴增，这是赞助遇到障碍的最主要问题。在杂志上看到的宣传基本上是大机构，如邦德、蓝天、学而思等。这些大机构本身对外的宣传已经随处可见，恰恰相反，小型机构缺少宣传经费，且竞争实力远不如站稳脚跟的前者——这样光彩的大机构登上学生杂志推销自己，增加的效应已远不如前几年。此外，身为读者，我曾听见许多同学吐槽过杂志的广告，“怎么又是邦德？！”，我看着他们几乎是以充满厌恶的眼光把这一页翻了过去，耸了耸肩。购买学生杂志的主体是学生，家长即使偶尔翻看，这也只在少数。对于教育机构而言，他们迫切需要找到路径让家长看到自己的名牌，而主要决不是学生。当他们发展到今日的辉煌，发现了更多诀窍直面付钱人，学生媒体的光环也黯淡了下去。小培训机构没闲钱，大培训机构气焰旺，家家学生媒体争先恐后地签约，最终连他们也爱答不理了——这便是危险所在。

说到底，学生媒体长存的秘方还在于固定而大量的读者群。受众不稳定，发行订阅量少，这样的杂志只能“吃老（赞助）本”。曾经过五关斩六将的《涅槃周刊》，貌似永远攻不破的资金门槛，就是内容和宣传的关卡。内容是根本，宣传则是对于所有杂志的对外人士而言，是实际上隐隐约约比内容还要重要的东西。拉赞助，谁说只靠一张好嘴呢？

值得注意的是，像广州的大学生一样走向更广阔的赞助舞台，是中学学生媒体的首要任务。令人佩服的是他们五花八门的通关手段：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学校附近的饭店、奶茶店、面包店，或是学生经常光顾的书店、文具店，甚至在淘宝、微信上开通专业路径。宣传渠道，不管是“阳关大道”，还是伟大的“地道”，都条条通罗马；售卖点，不论是“明媒正娶”的深中创意商店专属格子铺，还是“几番磋商”后在校外饮品店收银台旁偶遇的浪漫一隅，都别有风情。这些有形、无形的赞助宣传，转眼间即将成为亮晶晶的财富。

资金圈子大了，受众基础稳扎稳打，何愁再被为数不多的几家教育结构扼住杂志的咽喉？学生媒体之所以为学生媒体，其内容的朝气，气质的时尚，销售的多元，名气的独特，就是学生之魅力所在。

正反媒体人

文/小白

那些看起来在笑的人，那些过着浮华生活的人，那些无所顾忌地自嘲的人，那些遇到意外情况临阵不乱的人，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如此潇洒欢脱。他们有着一颗对社会时事好奇的心，也有着作为一个批判者的审慎和机警，他们的大脑在不断思考后变得强大——看上去，快乐指数甚至远远高于常人。但是揭开常人眼中他们的一层面具，他们——学生媒体人——的真实面目又多了些许的狼狈与急促。

笔者采访了某学生媒体三位文编朋友，其中一位是此文编的室友，一位是班上的同学，以及一位关系较为密切的好友。暂称他们为小A、小B，以及小C。

笔者首先问他们的是：你们觉得他在写稿上投入的时间是否很多而且他的时间分配平衡吗？小A给出这样的答案：“很多时候他都在宿舍熄灯后赶稿，通常中午也会在宿舍打字，经常还会被宿管抓到。据说他还会因为赶稿而耽误学习没有按时完成作业。”而小B回答：“他成绩这么好怎么会安排不好自己的时间呢？平时晚自习也是偶尔会看到他写稿，但那肯定是他作业写完了喽。”小C则说：“平时学习太忙，写稿自然就被放到比较后面了。假期还好可以经常熬夜赶，但是平时的话，他赶得还蛮痛苦的。”

之后，笔者问了一下他们是否了解此文编对写稿的态度。小A说：“看起来还可以吧，但是有时也会抱怨，结果一熄灯还是在宿舍里狂写稿。”小B说：“平时他提起的倒也不多，但是应该挺喜欢的吧，不然他为什么要报这个社团。”小C却说：“每次写稿都会和我抱怨时间不够，又要熬夜了，写到高兴的时候又废寝忘食的，写超字数太多又不舍得删。所以说他的态度很纠结，一方面又会害怕写稿占用大量时间影响学习，但是另一方面遇到开心的题目或是内容又根本停不下来。”

那么他写稿的时间管理对他的学习造成影响了吗？小A认为：“这种熬夜的状态会影响吧，晚上我睡得比较晚结果我睡觉时他还在写。”小B却淡定的回答：“他是个学霸。”小C纠结了一下，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说道：“他的确很喜欢写作，但是他这么管理时间，应该迟早会被影响到的。不过他自己也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在自己一点一点的调整，不过好像只是略有成效。”

谁的工作与生活

曾经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说的是：大学让我明白了，当你把课余时间安排的几近完美的時候，一条名叫“收到请回复”的短信，轻易就击碎了你计划的那种心碎。而在与大学相似的深中生活中，这种玻璃心碎了一地的感觉也是比比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条短信代表的是一个会议，一次活动但对于媒体人来说，是多个时段连续的工作。文编需要采访，搜集资料，写一稿二稿甚至三稿也是时常有的，美编则需要排版，搜集封面，图片。在我收到这条短信时，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望着刚刚定好的计划默默神伤，另一方面又对即将到来的任务而感到些许的期待。键盘上打出的一个个字母，屏幕上出现的每个字符都感觉像是一种生命的律动，两千字的文章第一次印在粗糙的纸上时的喜悦难以忘记。在这种喜悦中那些熬过的夜，赶稿的疲惫就这样被冲淡了。

谁的理想在风中

在《一个记者眼中的十年》中提到：对一个记者提到“新闻理想”时，对方会作何反应？十年前，他或许会不假思索地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那一刻，你会看到阳光照在他的脸上。而现在，这四个字换来的很可能是一句“你才有新闻理想！你全家都有新闻理想”的嘲讽。十年前，平媒记者尚被视作“无冕之王”；十年后，这一群体已沦为“新闻民工”。精神蜕化的背后，是收入的失落。那么学生媒体人呢？被时刻提醒着我们与前辈们之间的差距的这一届，这种一届不如一届的感受在心里放大。而我们这群“十年后”的学生在迷茫中前行，寻找前辈遗留在风中的理想。精神蜕化的背后，时间改变了一切。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然不同，我们无法体会当初他们的情感，也并不是只要抱有一颗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心，就能跨越这个行业的门槛。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边探索，一边向后张望。总还有些残存的理想，不休，不止。

媒体人与所有千千万万的工作者一样，有着自己的使命有着自己的理想。他们的生活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一般轻松与光鲜，但也有喜悦与感动流淌在生活之中，键盘之上。当时间改变了最初的梦想，当理想照进现实，在这条路上也依然有他们的身影。

做一个真实、坚定、追逐真相的人，用文字记录这个时代。

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采访 / 蔚央 文 / 蔚央、目目

“你眼中的学生刊物？”

采访一：

采访对象：（经常看学生杂志的）某“英俊潇洒风流好少年”（以下简称 L）

记：你在生活中经常看学生杂志吗？

L：是的，基本看到就会买回来看，也有定期买一些周刊、月刊之类。

记：那你一个学期会看几本？能够列举一下吗？

L：嗯大概一学期有 6、7 本吧。主要是看《涅槃周刊》、《思想界》之类。

记：你比较倾向于什么类型的学生刊物？

L：我比较喜欢笔者对时事发表自己观点的，也喜欢文艺类的。而英文类的杂志主要是用于提高英语水平。

记：对你看过的学生刊物做出简单的评价？

L：《涅槃周刊》是我比较喜欢的。它的版块比较多，一一说的话…观点版块都很有意思，但是常有重叠，人物版块我个人比较喜欢。如果能够增添一点新意，多加一些版块就更好了。《思想界》对学习很有帮助，其中也有一些英文电影、读物的介绍，能帮我开拓视野。但对内容的印象都不深刻。

记：你觉得读学生刊物对你而言有什么益处吗？

L：读了那么多，我觉得学生刊物有利于我了解他人的观点，能够从其他角度看待问题。在课余时间也可以靠读杂志来放松身心，以及开拓视野。

记：你对学生刊物有什么看法？

L：对于学生而言，我觉得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让办杂志的学生锻炼能力，也利于读者了解时事和他人看法。

采访二：

采访对象：（几乎不读学生杂志的）某同学（以下简称 W）

记：你平常读学生杂志吗？

W：如果手边有的话就翻一翻，不怎么仔细阅读，也不会买。

记：你所了解的学生杂志有哪些？

W：《思想界》《推理季》《涅槃周刊》……加起来大概 5、6 本吧。

记：你如果读学生杂志的话，更倾向于什么类型的？

W：我个人比较喜欢时事类的，一些科普和文艺类的我也感兴趣。

记：方便询问你为什么一般不看学生杂志吗？

W：平时学术、社团什么的都比较忙，正事都做不完，时间也挤不出来看。有时候杂志宣传不到位，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

记：你觉得学生杂志有什么益处或不足吗？

W：益处有很多啊。可以帮助学生增长见识，加入杂志编辑的学生也能锻炼自己的能力。平常我们看看也能丰富业余生活。弊端的话，有些杂志的言论比较偏激，有时候换届了，水平也会跟着大起大落，还有部分杂志的内容比较水。

采访三：

采访对象：路人 A、B、C、D

记：你们眼中的学生刊物是什么？

路人 A：“是为了让我们中学生得到锻炼机会的一个平台和渠道吧。在学习编辑杂志的过程中，参与者都得到了锻炼，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对他们未来从事相关工作都是有好处的。”

路人 B：“我觉得是一个让我们开拓视野的很好的媒体，我们在校园里生活，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知道的并不多，而各个学生刊物能从很多方面给我们一些五花八门的信息。”

路人 C：“很有趣啊。看到很多杂志社的人站在路两边呐喊叫卖，总感觉他们很努力的样子，拿到印有自己的文章或者设计的杂志，也会很幸福吧。”

路人 D：“一种呐喊。”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以上三段采访虽然不具有代表性，观点有差异也有重叠，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深中人对于学生刊物的看法。除此之外，我们经过随机调查，认为学生刊物利大于弊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90%，大部分人认为学生刊物在锻炼学生编辑杂志能力的同时，也使得他们提高了自身的创造力和责任感。“尤其能够在学校不赞助的情况下坚持出杂志的社团都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吧。”的确，自从学校不再向各个杂志社团提供经费以后，学校杂志社不得不在校外拉取赞助来支持杂志的印刷和出售，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也使得许多学生刊物只有“短暂的春天”。

而在调查“你是否会购买学生杂志”这个问题时，有60%左右的学生会“选择性购买”。毕竟学生杂志的制作者都只是在校学生，并不能达到专业杂志的标准。但很多受访者都认为，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杂志，都愿意买来看一看，更有10%左右的学生会定期购买或预订杂志。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杂志都是有价值与内涵的，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增长见识、丰富内心，而且对自己的学习也有所帮助。“看一看别人都在说什么。”很多学生杂志都有发表个人看法与意见的版块，对于校内或校外的事件情况作出判断和点评，这让读者能够看到与自己一致或不同的看法，从而引出更多的思考。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特别找到一些学生刊物的相关社团成员，向他们询问制作杂志的情况和感受。很大一部分的受访者表示制作过程“很累”——“做着做着赞助费又快没了。”“经常赶稿到深夜。”“没有灵感也要硬逼着自己榨出来。”“做出来也经常无人问津。”……可见制作杂志的工程量是不小的，学生在学术之余抽出时间来参与杂志的制作，还要关心和参与贩卖、宣传等工作，在身心方面都承受着压力。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每一个受访者都认为“累并快乐着”——“看到每一期杂志印出来都会很满足”“交稿的一瞬间感觉世界都亮了”“看到别人拿着我做的杂志都会自豪感满满”……他们在说着这些的同时，脸上的满足溢于言表，尽管有困难、有失败、有挫折，但每一个人都满怀着“爱意”要把杂志做下去，要让别人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

是的，学生刊物是一种声音，是我们处在最冲动最敏感最迷茫最兴奋的年纪所发出的呐喊与低吟，是我们用青春的颜色所书写出来的诗歌，是我们对这个即将走进的世界的向往与质疑。我们奔突，我们忙碌，我们匆匆地书写与作业，将自己的心血化为油墨印在一张张雪白的纸页上。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盈利，更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是为了喜爱、为了成长，为了让他人听见我们的声音。

以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

文、采访 / 相信纬来

作为一个怀揣着梦想和激情的团队，深圳实验中学（高中部）的杂志社《壹零》无疑是耀眼的。一直以“源自校园，展现校园”为理念进行一系列杂志创作的《壹零》，虽然仅仅历经了三届，但是多元化的采访活动、充满青春气息的文字、漫画以及紧扣校园生活的专题内容仍使它成为学生媒体当中一颗闪亮的新星。

“深实校内文化的传播者、深圳高中有影响力的校园杂志。”这是《壹零》社长谢炜琦对于这本融合了无数实验人心血的杂志的概括。在百度贴吧的招新帖中，《壹零》前任社长曹家铭也这样说道：

“虽然我们不是校内出版杂志最多的杂志社，也不是充满文艺范儿的一群人，但是我们真实、直率，我们保证我们做的每期杂志都是精品，我们让自己成为最新颖，最包容，最敢想，最敢做，最负责，最团结的社团。”

虽然杂志内容主要以校内生活为主，但是也融入了许多对于当下热点话题和热词的介绍或者评论性文章以及连载小说、漫画，用“包罗万象”这个词语形容《壹零》并不为过。以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他们专注于校园却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在这本青春却不青涩的杂志身上，是《壹零》制作团队最真挚而诚恳的热情。

内容——传播校园文化

和许多学生媒体相同，《壹零》上刊登了许多关于校内活动的文章。“我们集中报道每一个同学们感兴趣的校内活动，让同学们有机会在图文中回忆总结多彩的校园生活。”他们的专题围绕着井冈山活动、军训、运动会、器乐大赛、毕业换届、合唱节等内容展开，并以约稿的形式征集文章进行刊登。大多数文章的语言轻松诙谐，充满青春的气息。配图也非常的到位，校内活动的照片以及符合文章内容的插图，让杂志更加具有吸引力。

《壹零》里的文章的主要来源方式是约稿。谢炜琦觉得固定的文编写出的文章，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感受，而找非固定的人约稿子可以从同学们不同的角度讲述校园生活。他说的这一点也从文章形式的多样性上充分的体现出来，从书信、杂文到采访稿，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这也成就了《壹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

除此之外，《壹零》坚持刊登连载原创手绘漫画，漫画主要以黑白形式呈现。“通过漫画的角度去观察周边的生活，通过幽默的方式看待身边的点点滴滴。”这是制作团队对于漫画的评价。漫画作者通常选用诙谐而有趣的方式，将偶尔泛起一点波澜的校内生活，用画笔细致的描绘出来，再加上与时俱进的元素，令漫画成为《壹零》的一大亮点。

在《壹零》中，同样可以听见来自另一些关注深实成长和发展的人们的声音。《壹零》制作团队会不定期的组织面对面采访的活动，并将其发展为杂志的一大特色。他们采访来自于深圳实验中学优秀的校友，对话深实最有名气的老师，深入了解生活老师自己的生活，并派出代表探访了先前住院的学校外教……

在选择文章的过程中，《壹零》善于挖掘校内活动背后的故事。他们从学生以及老师的视角横向解剖活动的筹办过程以及所遇到的困难，让读者能更加全面的了解深实校内活动的全貌。杂志内页色彩丰富，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有独特的配色以及配图风格，虽然有时稍显杂乱，但是能准确的根据文字内容进行每一页的排版设计，《壹零》内部排版组的成员显然付出了很多心血。

除了校内生活之外，《壹零》的关注点也放在学生们喜欢的话题和词语之上，杂志刊登最新鲜的娱乐资讯，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最独特的时尚展示……连载的小说是这本杂志的又一个亮点。除此之外，他们还首创了社团专栏。“致力于促进社团间的合作，并希望以此让在校同学更多地了解学校各社团的运作。”在《壹零》与社团、摄影社、支教社、经济社、实验机器人小组等多个社团成功合作的同时，他们还就如同《壹零》社团高层成员王一同所说：“《壹零》一直在做的其实不是一本杂志。假设为了做杂志而去做杂志，《壹零》就是一本复制粘贴的集合，然后一段时间拿去印刷厂印一次。”

学生媒体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事物，行走在这条刚刚起步却已经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经历偶尔的迷茫和困惑，以及一个个焦头烂额、手忙脚乱的夜晚之后，或许我们的确需要停下来沉淀一下了：我们在做的是一本杂志，还是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和观念？我们迫切想要发出的声音有什么意义？

阻碍——来自学校的压力

《壹零》是一本很典型的校园杂志，在创意、内容、美工和制作等方面，《壹零》一直在不断前进。但是这本杂志在受到认可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壹零》外联部的一位同学表示，她曾经想拉一家补习机构的赞助，但是由于该补习机构的补习时间与实验中学开设的补习课程冲突，于是校方不允许校内杂志上刊登该补习机构关于补习课程的广告。而与《壹零》同为实验中学的杂志《live》也遇见类似的情况。由于内容需要经过学校的审核，所以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也在校方的压力下最终从杂志初稿中销声匿迹。我从杂志内部一位同学的叙述中得知，《壹零》曾出过一期“同性恋”的专题。在印刷完成之后，迫于学校方面的压力，这期《壹零》并没有在校内发行，成员们只能在中心书城当免费刊物派发。

校方这样的行为难免会打击到学生们办杂志的热情。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一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几乎讲烂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学校对于杂志进行一定的管理并没有错，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也并不需要将它们灌进烧好的模子里来锻造和打磨。过于刻板 and 生硬的规矩，无论对于杂志，还是对于学校的一些日常管理事务，我觉得并没有必要。

学生为什么要办杂志？为什么不是办一场音乐会、演一个情景短剧，或者是一次读书会？如果纯粹是为了表达，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种声嘶力竭的方式来呐喊。但是我们却唯独选择了“办杂志”这种最为安静的呐喊方式，但它可以将我们渴望发出的声音传向更远、更大的世界，让更多学生以外的人听见。

校园杂志如果仅仅专注于校园，必定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篇章，但是学媒人不错过的前提，有时却很无奈的被紧紧掌握在学校的手里。

特质——虚心不浮夸、诚恳不自大

“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主线，吸取其他学生媒体优质的内容。对于其他学生媒体，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各式各样的信息，并且进行一定的合作。”谢炜琦是这样描述《壹零》的特质的。他认为《壹零》最吸引他的是一零人的热情，在工作中，他能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快乐。并且无论在制作过程还是抛开工作的学习生活，《壹零》团队都能很融洽的相处，他也觉得这是维持一个制作团队继续走下去的重要因素。

“做你不在乎的事，在乎你做的事”这是已经成为深实校友的《壹零》团队成员陆奕舟在写给《壹零》杂志中说的一句话。他表示，“高中参加一本杂志的创办其实和做一份工作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关心照顾，这样才能把社团的工作做好。“在乎”这个词读起来轻飘飘的，但是其中的分量却难以衡量。或许为了这份‘在乎’，我们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而这种放弃却并不一定能马上换来那些在乎的事情所带来的成果。不过我想真正理解‘在乎’这个词的人们都不会因此觉得后悔。一方面，收获成果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并且真正体味到‘收获的快乐’的时刻，总是不期而至。

另一方面，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做和不做，做对和做错，都是一种珍贵的经历，又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呢？”

一零人——“找到自己的方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影响力”

由于采用邮件采访的形式，我并没有当面见到两位受访者。但从短暂的电话以及短信的交流过程中，仍旧可以感受到一零人对社团工作的认真态度。《壹零》带给了他们很多不一样的“第一次”，第一次拉赞助、做外联的手忙脚乱；第一次在赞助商收到钱的成就感；第一次看见第一期《壹零》出售时的热泪盈眶……

“每一届一零人都会找到属于他们的方式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影响力。”王一同这么说道。他认为，《壹零》本身只是一个工具，或者说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它的内在灵魂在于背后的制作团队——一群团结起来的相似的人们，他们都在不断尝试影响身边的人。《壹零》曾近尝试“赤裸的占据学校里几乎所有的主流社团然后让他们彼此相连”，但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他也认识到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切实际的部分。王一同认为曾经、现在以及未来的《壹零》都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重要，甚至当杂志——这种纸质传媒不存在的时候，一零人都会一直走下去，因为一零人接受改变，他们敢于创造属于自己的影响力。



图为深实验学校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紫日》，紫色城堡里的校园精灵

采访、文 / 予错

“紫日”

这个词对于许多深圳高中生来说含义实在太过丰富了——一本来自高级中学的学生刊物，一家完全独立于学校的学生杂志社，一种积极认真的态度，一段蓬勃向上的青春……当然，对《紫日》最恰当地描述还是来自她的自述：“一个专注于校园并不断深入挖掘中学生文学梦想的杂志”。的确，《紫日》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她做到的又不仅仅是这一点。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拥有五年历史的《紫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成熟的杂志体系。笔者有幸采访了《紫日》杂志社社长刘宸昊，他向笔者描绘了一个充满热情与活力的《紫日》。

她是什么

深圳市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深高”）因为紫色的围墙而得名“紫色城(jian)堡(yu)”，简称“紫堡”。紫色是红色与蓝色的混合，红色代表快乐，蓝色则代表忧郁。我们的青春亦是这样苦乐掺半，喜忧兼有的紫色。同时，“紫日”这个名字也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偌大的紫色城堡有着她自己的灵魂，有着她自己的轻语呢喃。《紫日》因此而得名。”采访一开始，刘宸昊就用十分文艺的语气使读者对《紫日》有了感性的认识。而在深高的校园生活中，《紫日》也确实像“紫堡”的“发声筒”一样，及时传递着各种讯息，表达着“紫堡”里的学生想要说的话。同时，她也在向外界描绘“紫堡”内的生活，让人们对“紫堡”多几分了解。譬如在最新一期的《紫日》中就有深高各班级的班服介绍，充分展示了深高的校园文化。而五彩缤纷的班服照片配上“又蠢又萌”的各班级服介绍，更加突显了《紫日》贴近校园的特色，同时无疑为《紫日》的读者评价和公众印象加分。

她想什么

在采访中，当笔者问及《紫日》的杂志理念时，刘宸昊回答道：“海子写过一首只有两句的诗：‘那是我们劳动的时光，朋友们都来自采石场。’这首诗歌颂的是文艺复兴。那些流光溢彩的雕塑，那些挣扎的人体和纤细的灵魂，脱胎自坚硬的大理石。在遥远的弗洛伦萨，大卫用那双单纯的眼睛，一边仰望着远处辉煌的教堂，一边骄傲着自己的美与力量。那是米开朗琪罗的奇迹，也是《紫日》永远的梦想。我们想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蕴含奇迹的采石场，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大卫，我们想要知道，那些像普通石材一样、随处可见的、被使用了几千年的方块字，到底经由谁的手，雕琢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魂魄，在这个荒芜的后工业和信息时代，绽放美，绽放信仰，以及美和信仰的力量。”这段话在笔者看来，不仅阐述了《紫日》的理念，还展现了《紫日》成员的所思所想与其所追求的目标。他们试图了解文学，辨析文化中的精华，并将其加以自己的解读，最终呈现给读者。这样的思想与决心，也使《紫日》有了自己的特色与精神。

她做什么



图片来自深圳高级中学贴吧

“想是问题，做是答案。”《紫日》不仅提出了她的“问题”，同时也给出了她的“答案”。《紫日》的内容包括深高校园中的大事件，一些原创小说、诗歌等。同时也会有学生们感兴趣的音乐、影视和名人介绍等内容。对于这样的内容界定，刘宸昊是这样解释的：“《紫日》是一本专注于深高校园生活的杂志。但她不仅仅局限于校园这一方面，她也涉及了很多中学生文学等内容。我们希望能从这些内容中，挖掘出中学生更深入的思考，而不仅是为了写些东西而写。但我们团队里的人也不会刻意地借文学这个标签标榜自己的品位和格调。《紫日》的宗旨也不仅仅是为了博他人一笑，而更想要传递些许思考；不仅是为了供人消遣，而更要和大家交流一点深切的困惑和探索；不仅是为了给这个喧嚣的世界增添多一点喧嚣，而更想要当大家在翻开它的第一页的时候，就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品味这本杂志。”同时，《紫日》的文章大多为其成员的原创作品。这也令社长颇为自豪：“《紫日》的每一个文字和图片都在追求原创。我们的文章80%来自深高的学生之笔。”但同时，《紫日》也会刊登一些校外文章与经过翻译的美文，以此开阔眼界，丰富杂志内容。

《紫日》如此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内容，自然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其主要读者为学生、老师、学长、学姐以及外校的同学。而在深高开放日的社团展览中，许多家长更是慕名而来，争相来到《紫

日》杂志社的摊位。“有的家长甚至没有付钱就拿走了。”社长无奈地笑着说道。

这样热情的读者群体，为《紫日》的影响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刘宸昊也说道：“就像追逐郭敬明、韩寒一样，我在深高校园里会看到有的同学去追《紫日》。每当杂志放到各班讲台上被大家抢走时，每当一本《紫日》从一个同学传向另一个同学时，我看到的是《紫日》正在推动着大家去走进一个阅读的空间，让大家能在繁忙的学习中进入一个慢阅读状态。也许会有人因为《紫日》，而能在各种学习压力中抽身，为了《紫日》文章中的一句话久久缠绵，这也便是《紫日》的作用了。当然，作为一本校园杂志，《紫日》同样有别的文学杂志不可替代的地方。前阵子也有厦大的学长辗转多次加到我的微信，只为了让我给他寄一本最新的紫日。《紫日》不仅是深高入高中三年所记挂的东西，也是大家对深高这段青春岁月一辈子的留恋。”同时他也提到，《紫日》出刊之后一般会现销售，售卖之后剩余的刊物会免费发放给各班，以至于每个班级都会有大约十本的《紫日》。“免费发放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在撒钱”，他开玩笑地说，“但这样也能使《紫日》走得更远。”

她的背后

《紫日》的问题是由她的成员们提出的；同样，《紫日》的“答案”也是由她的成员们给出的。一本《紫日》的出版，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紫日》是一个分工有序的团队。《紫日》最重要的部门是编辑部。它承载了文章的采写，人文的采访，图片的拍摄等任务。杂志出版流程中位于编辑部之后的下一个部门是板块部，我们每一届的板块部都有请社会上报社和杂志社的专业排版人员亲自教同学们软件使用，因此排版上《紫日》绝对在走高水平路线。另外，《紫日》还有一大部门，外联部，这个部门负责赞助商的联系工作和与其他学校的交流工作。这三个部分有序的工作使《紫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说《紫日》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在向笔者介绍《紫日》的制作过程时，社长如是说，“相对来说外联部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对于《紫日》这样自负盈亏的独立社团来说赞助是最重要的，也是社团得以维持下去的根本。有一次和赞助商在截稿以后因为赞助的页数和价格问题起了矛盾，赞助商竟然到学校来做出了一些过激行为。最终还是在前任社长的调解下解决了问题。”面对这样需要自己谋生的处境，社长似乎也感到很无奈。“但是基本所有深高的社团都是独立的体系，学校基本不进行干涉。这虽然给各社团带来不小的压力，但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独立处理问题的机会。”社长又说出了社团独立的好处。

而当谈及《紫日》未来的发展时，刘宸昊说：“我希望《紫日》能在现在的校园和文学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坚持我们一贯的风格，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紫日，让《紫日》随时代不断向前。”

最后，《紫日》社长刘宸昊又特地向笔者多说了一段自己的肺



图片来自深圳高级中学贴吧

腑之言：“这么久以来，很感谢社员们的辛苦付出。因为作为社长我做出的命令会多一些，社员们也因此要做到很多我提出的任性的要求。另外，从我接手《紫日》以来，《紫日》从一个一片死寂的社团变成现在鲜活的《紫日》，我真得很感谢大家跟我一起经历了这么多，比如赞助闹翻、排版太丑、印刷厂出问题等等。一本薄弱的《紫日》之所以能做成，是因为它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凌晨一两点还在敲着键盘，或者进行技术处理和编辑排版，亦或与赞助商苦苦商谈。薄薄一本《紫日》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太厚太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向《紫日》的全体社员道一句‘谢谢’。”

是的，不论是《紫日》，还是其他任何一家独立的学生杂志社，任何一个独立的社团，其背后都必定有一群为其默默奉献，毫无怨言的人。这也正是学生杂志社最终的活力与源泉，是所有社团最重要的根基。

感谢《紫日》为学生媒体带来的精彩，更愿她能继续如校园精灵一般，翩翩飞舞于“紫堡”内外，为其所到之地带去一点不一样的思考。

《鹏翎》，腾飞的希望

采访 / 予错文 / 予错

“鹏翎”

这个名字对于红岭中学的学生来说一定不陌生。然而，《鹏翎》的含义却不仅仅是“一本红岭中学的学生杂志”这么简单。笔者有幸采访到了《鹏翎》杂志的负责人，在她的语言中，笔者看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鹏翎》。

文学与校园

作为学生刊物，《鹏翎》自然离不开她生根发芽的地方——校园。正如负责人所说：“《鹏翎》是一本多元化的力求贴近学生成长与生活的杂志。”《鹏翎》始终关注校园，记录着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同时，《鹏翎》也是一本文学性较强的杂志。如负责人介绍时所提及的那样：“《鹏翎》的内容具有人文性、可读性以及高品质，且完全由学生执笔创作，以此达到‘引领经典，创意阅读’的目的。”但是，《鹏翎》立足于文学，却又不止于文学。负责人特别向笔者强调：“文学本就是一个范围十分广的领域，因此除了普通意义上的较为有文学色彩的文章之外，我们也会涉及到较为广义的文学，例如评论或观点性较强的文字。也因我们杂志的定位是多元的，所以我们杂志也不乏有其他性质的成分掺杂其中，偏向文学只是所占比例多少所呈现的结果。”而对于杂志内容，她还提到：“杂志分为自由稿和专栏两个部分。自由稿部分的体裁是不限的，主要是散文，也有部分诗歌和短篇小说。专栏内容则更为丰富，从表达个人观点的影评书评，到名人的人物传记；从时事到体育甚至动漫以及与校内学生的互动都是我们涉猎的对象。”因此，相比于文学杂志，《鹏翎》更应当被称为一本多样化、多元素的学生杂志。

值得一提的是，《鹏翎》关注校园，立足于文学，并且更将二者加以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负责人在谈及《鹏翎》文章来源时也说到：“之前，《鹏翎》时常通过校内的大型征文活动来选取优秀学生作品。而现在，《鹏翎》会把目光放在社内成员上，争取以写稿为主，以校内征文为辅。这对于社员而言也是一个很好锻炼的机会。”但无论怎样变换，《鹏翎》取材于校园，关注学生视角，并将文学与校园糅合成一体的风格始终如一。

青春与希望

作为一本非盈利性质的，由校方赞助印刷的学生杂志，《鹏翎》由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组织、运作，充满了青春气息，更具有学生杂志所特有的希望。一如笔者问及“鹏翎”一词含义时负责人所回答的：“‘鹏翎’可拆分成‘鹏’和‘翎’二字，‘鹏’根据《说文》《字林》等典籍即为‘凤’的古字。‘翎’为鸟翅膀和尾巴上长而硬的羽毛，有的颜色十分绚丽。且深圳有‘鹏城’一别名，取名‘鹏翎’有大鹏展翅，腾飞而起之意，是对杂志未来的憧憬。”其所承载的力量不言而喻。而《鹏翎》的杂志理念也极具特点：“关注文化前沿，彰显本土特色，引领青春成长。”从这样极具号召力与个性的理念中，

不难看出《鹏翎》所蕴含的青春活力。而其杂志中所表达出的对生活的期望与自信，也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现代学生身上所特有的热情及这样的热情背后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生活浪漫的想象。青春与希望，这两个美好的词语在《鹏翎》上得到了极好的结合与展现。

成就与未来

作为一本已创刊数年的学生杂志，《鹏翎》已经在校园内有一定的成就。据负责人介绍，《鹏翎》目前主要的阅读对象为本校的师生。但《鹏翎》的制作者们也期待着以后可以影响着深圳市的广大中学生。与此同时，负责人还提到：“校内老师皆普遍高度关注《鹏翎》，校长田洪明更是对杂志给予厚望，亲自担任杂志的总顾问，为杂志把关，让杂志更好的发展。”可见《鹏翎》之于校园的作用非同一般。

而在红岭中学的学生中，《鹏翎》也有极大的影响。“《鹏翎》为学生丰富了校园以及课余的生活，且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学生的阅读，为学生的文学素养起着良好的奠定基础的作用。”负责人十分自豪地向笔者介绍道。

在增强学校影响力方面，《鹏翎》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负责人在叙述《鹏翎》所获成就时提及：“作为一本文学社出版的杂志，它在我们文学社获评深圳市十佳文学社第一名中有很大功劳。同时，受《鹏翎》影响不断成长的文学社的历届社员们也曾多次参加全国读书主题活动或文学创作大赛并取得显著的成绩，这都为学校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杂志更起到了鼓励更多热爱文学的学生参与到文学创作的作用，为红岭校园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而当谈及未来时，负责人也简单阐述了她对于《鹏翎》未来发展的期望：“希望《鹏翎》以后能够向我们的理念以及定位更加靠近。真正做到贴合生活，力求‘写手擅长的’与‘读者喜欢的’这两个目标能够统一。今后我们将会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不断革新，让杂志可以更好的为读者服务，对广大中学生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她也对所有《鹏翎》的创造者们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创办一本大家理想中的学生杂志。



图为鹏翎少年文学社获深圳市十佳文学社称号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网络之上，独立之时

——访《银杏时报》社长孙静文

文/yp

每个学校都有着各自的记录者，他们用双眼和文字记录了学校的点点滴滴。而对于北大附中而言，《银杏时报》就是这样一个记录者。

2010年，《银杏时报》的前身——《北附日报》成立。当时的《北附日报》作为纸质校报，采取当天采访，写稿，印刷，第二天发放形式，对附中的校园新闻进行报道。

2012年，《北附日报》考虑到“纸媒”耗时长、新闻质量差、达不到媒体互动的效果，于是改为如今网络媒体这种独特的形式，并更名为《银杏时报》。同时，在减少限制之后，他们开始允许所有老师同学投稿。《银杏时报》作为官方媒体，出现在学校官方网站上，扩大着自己在校园内的影响力，但他们从不缺乏自己的态度。不久前，他们更是脱离了官方媒体这个身份，变更为独立的注册社团，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我们也请到《银杏时报》的社长孙静文，听她说说她眼中的《银杏时报》。

他们在做什么？

孙静文介绍说，《银杏时报》一般会发布一些对于校园新闻的深度调查，比如不久前的北大附中雾霾停课事件。现在独立了也会有承接一些学校的媒体任务，比如最近的校内篮球赛。他们会统计赛果、数据，还做些球员或教练的专访。这些内容他们都会发布到时报的网站和人人、微博、朋友圈等社交网络。以后他们也打算涉及更多有趣的报道，像是一些校内趣闻，这部分都是由时报记者去完成。另外一部分就是同学的投稿，这些多是关于校内一些事情的评论。他们的网站和北大附中的龙创系统相接，还具有评论和投票功能，增强了读者之间的互动性，也发挥了调查学生们的意见的作用。

在北大附中

对于《银杏时报》在北大附中的意义，孙静文认为，他们是校园事件的记录者，“学校很多事情如果只是流于表面的话是不好作评判的，我们要真正走近当事人，把真相揭开给大家看得仔细吧。翻翻《银杏时报》，就知道北大附中发生了什么大事。”

而在谈到北大附中读者们对于《银杏时报》的评价时，孙静文提到了这样一条人人状态：“十一学校现在在做一本涵盖北京市各个学校学生作品的评论集，以体现中学生批判性思维深度与广度为核心，以‘思想’关键词筛选稿件。内容可以覆盖校园新闻报道、人物采访、时事评论、学习生活感悟、社会新闻热点评论等方面，中英文皆可。”一位北大附中同学转发时是这样评论的：“我觉得附中得单出一本了……《银杏时报》上的就够十一筒子们喝一壶的了。”她表示，《银杏时报》在北大附中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今年，一来他们比较活跃，二来文章质量得到了提高。

关于阻碍

《银杏时报》也有着自己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为网络媒体，网站是《银杏时报》的主要发布平台，而孙静文也坦言，网络是他们的一个主要问题。目前他们依靠一些来自校外的友情帮助来维护网站。高三的技术宅们就要毕业了，而高一的后辈们缺乏经验，还需要成长，技术人才的匮乏让他们无力对网站进行大改。另外，她觉得目前文章发的频率还是比较低，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各自有自己的事情，网媒也没有一定的发稿周期，还是需要社员投入更多精力。文章也需要更有批判性，有锋芒一点。

关于独立

在作为官方媒体的时候，银杏时报接受一定的来自学校的支持，比如官网上的链接和集会讨论所涉及的投票等事务。这些对于银杏时报的官方宣传，加大了他们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另外，学校也提供了一定的场地支持以及一段时间的培训师资。

关于此前《银杏时报》和校方之间的关系，孙静文在《银杏时报》的一篇文章上是这样解释的：“关于银杏时报与学校的关系，一部分人可能存在误解。作为中心社团（官方媒体）存在时，网页中涉及学校官方调查和录音整理等内容的屡次出现只是后台孙玉磊老师（《银杏时报》指导老师）在操作。鉴于我们并不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学校官方媒体，除了迎合学校对于“深度”的定位外，报社个体自始至终秉承自主性，从选题到风格，并未受到校方过多影响。”

不久前，《银杏时报》摆脱了官方媒体这个定位，从校方独立出来。孙静文说，独立的想法来自于学校的推动和他们自身的意愿。学校方面，部分老师和领导并不认同《银杏时报》宽松自由的言论，认为他们不适合作为学校官方媒体出现。学校对于时报一直模糊不清的定位，也不便于时报的发展。

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银杏时报》不再是官方媒体之后，能够脱离学校管理，选择性地接受校方委托的一些工作，将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利于日后的运营；其次，他们不再作为北大附中官方的声音出现，这使得他们能在传统意义上的学生媒体和社会上的专业媒体之间找到平衡点，孙静文说，这是他们对于《银杏时报》新的定位；最后，脱离了学校的避风港后，社团的凝聚力会随之明显提高，尤其是使高一的同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该如何做、做什么。

此外，据她了解，这次的独立对校内同学来讲，也会消除他们给“官方媒体”投稿时的那种压迫感。使他们更加愿意给时报投稿、在这个平台上发声。

这次独立带给《银杏时报》的，是一个新的定位和更广阔的发



图为银杏时报网站专题截图

展空间，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关于优势

孙静文提到，《银杏时报》内部成员们对新闻都有十足的热情和兴趣，喜欢从事新闻媒体的运营管理，按她本人的话来说，他们“很靠谱”。社员的热情是《银杏时报》一个最重要的发展资本。更为可贵的是，这批社员都有着一定的新闻实践和理论基础。不少有过丰富实践经历的高一、高二社员以及学校新闻写作课的学生都参与到报社的工作中。平时除了考试等特殊情况下，每周都会有例会，保证了社团内部的定期交流、相互了解，大家一直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另外，《银杏时报》作为网络媒体，有着特有的优势，不同于传统纸质媒体，他们有着相当高的时效性和广泛性，便于传播和分享。非报社成员的摄影合作、新闻投稿、评论也让内容更加多元化，成为他们的一大亮点。

关于动力

就孙静文个人而言，是“责任”驱使她做好这份工作。虽然不久就会离开时报，但她表示，我会带着学弟学妹渡过独立这一重要变革，打好基础，到社团恢复正常运作后再交接，她说：“这关系到《银杏时报》的未来。”

对于她的同事们，她说：“所有社员热情来自于对新闻的喜爱和对实践的欲望，这种动力是来自内心的、源源不断的。我们会坚持银杏时报的理念，做不一样的学生媒体，出有意义的新闻，做有价值的事。我们不会放弃。”

关于未来

篮球书院杯
篮球赛期间，你可以在银杏时报上看到每日更新的比分、赛程和各队榜单；你还可以看到你关注的球员的专访，篮球赛中的热点新闻、热门比赛的专业预测等等……一切尽在银杏时报！

相关文章：《书院杯开赛在即 银杏书院队准备情况》《篮球书院杯赛程表》《篮球书院杯个人技术统计（4-4更新）》《男篮每日比赛结果及积分榜（4-4更新）》

新的起点：银杏时报变更注册社团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银杏时报团队不会放弃。“这不是一个属于到这个时代，但是，正因为没有人梦想，我们必须去梦想；正因为那希望太渺茫，我们必须去坚守希望；正因为有太多的黑暗，我们必须去寻找那一束光芒。如果，我们不能找到那照亮我们走出黑暗的光芒，如果那光芒不再闪耀，那么，我们就要点燃自己，去成为那一道光。”

相关文章：《那个每晚腾飞——专访银杏时报社长孙静文》《神秘学校的暗涌——北大附中银杏时报独立详报》

罢课/停课

罢课是什么？停课为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相关文章：《罢课和两个我们不愿思考的问题》《校内、社会评“北大附中罢课停课”事件》《【罢课停课事件】对该事件的个人观点以及对其他个人观点的个人观点》《罢课下的附中》

体育馆专题

独立之后，《银杏时报》不再接受学校的直接支持。在资金方面，孙静文表示他们会加入社团联盟，获得一定的资金、场地帮助。还有一大部分资金将来自有偿接受学校部门委托，提供校园赛事的新闻采写、宣传片制作、颁奖礼策划、展会专题等工作，或者有偿满足以个人、单元的名义在银杏时报上的专业性报道需求。

在自己的网站方面，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技术人才。另外，网站的参与者范围也需要继续扩大，包括社员、学生、校外人士、家长等。投稿、评论更加自由，新闻维度更广。

对于失去学校官方的链接和宣传这点，孙静文说，他们会加强新闻时效性、挖掘新闻看点、抓住读者兴趣点，同时充分利用人人、朋友圈、微博等社交网络以及自己的海报加强宣传。她还说，他们还需要尽快消除大众对时报原来官方媒体这个身份的看法。

对于《银杏时报》的未来，孙静文表现出了十足的自信：“在北大附中没人不知道银杏时报，发了好的文章会有很多人传阅网络连接，能引起一些同学的思考。社团内部的话社员都比较靠谱，马上面临换届我对下一届很有信心。”她希望自己的后继者都能一直做好这份媒体。“不求大进步，至少维持现状吧。最好能有进步和突破吧。”

结语：

《银杏时报》独立的那期专题的引言是这么说的：“这不是一个属于梦想者的时代。但是，正因为没有人梦想，我们必须去梦想；正因为那希望太渺茫，我们必须去坚守希望；正因为有太多的黑暗，我们必须去寻找那一束光芒。如果，我们不能找到那照亮我们走出黑暗的光芒，如果那光芒不再闪耀，那么，我们就要点燃自己，去成为那一道光。”（原载于《涅槃周刊》，作者江学勤）这是孙静文在深中一位学生的文章里看到的一段令她感触颇深的话。对她而言，《银杏时报》所追求的，也是一定是那一束属于梦想和希望的光芒。

带着清醒的头脑而批判

文 / 穿穿

批判性思维，这是一个好词。庙堂之上，人们或人们的代表为生活中各样的事端发表着建议或不满，这还算是和雅；而江湖之远，普通的群众对于身边的事情更是有的说，他们的谈论就会显得稍激烈一些了。不管怎么说，如今处处可见批判，批判有小有大，但人或或多或少都必定脑子里有些批判性思维。不光如此，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对于学校内的学生或是职场上的人员，主流的思想都是提倡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思维。

对于学生媒体以及学生这样具有活力、乐于关注身边事物的群体来说，通过文章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很易理解的，更何况是在深中这样较民主、自由、开放的环境里呢？有的学生是通过学生媒体，有的是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也有的较直接地张贴告示。同样，每篇文章的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有些偏含蓄，也有些是直言不讳。学生们的激烈言语可以说是一种年轻气盛，更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学校建设的热情。我想无人批判不是为了你我共同之利益与创造一个更良好的环境吧！

虽如此，批判性文章的内容是否有好抑或是不好之处呢？不过在此之前，就必须先了解丝毫“批判”。

说批判就离不开批判性思维或批判性思考，因为其是批判之根源。批判性思考，或译严谨的思考、明辨性思维、审辩式思维，是一种求清晰、求理性的思考方式。它是一种有目的和自律的判断，而有理想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凡事习惯追根究底，认知务求全面周到，判断必出于理据，心胸保持开放，态度保有弹性，评价必求公正，能坦然面对主观偏见，且必要时愿意重新思量，对争议点清楚了解，专注于探索问题。（来源于维基百科）这是它的内涵。由此可见，批判本是逻辑学或是哲学中的一大主题，有着十分严密的层层论述、分析、推理等的过程。但对于更多并不是从事这方面的人来说，批判只需要著文章言其精髓就足够了。纵观古今许多思想解放运动，其大多都始于个别群体、阶级甚至是个人的批判。而思想的进步往往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大方面。这样就便有了曾经的一句话：“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批判对于人类的意义就显现颇多了。

人类历史上由批判而激起的思想解放伟大而崇高，若是把它们的意义套上学生们的批判似乎有些夸大，可毋庸置疑，那些夹杂着满腔热血的言语中曾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所在的地方带来进步。它们或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他学生的思考，以至于在学校里卷起思想碰撞的浪潮；或是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效。就譬如说今年初的跨年倒数事件，为了一件大多数人都追求的事情，不少学生据理力争，最终通过合适的方式与学校化解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而学生们的批判取得成效应该就是学校民主的优势的一大体现。

曾有那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充满着学生热忱与建议性批评的文章层出不穷，而涅槃也是在那时诞生的。那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日子，这种夹杂着复杂情感与为学校民主建设献力的呼声也未曾消失。人们的批判热情越来越高，文章的题目若是响亮的批判，则总是能吸引人们的眼光；翻开一本学生杂志，这样的文章也不难见到。现在除了纸上的批判，更多的，是那打开社交软件就经常可见的屏幕上的文字。这的确是件好事，可太多，就容易显得泛滥；过了太久，也会有所腐朽。在我们身边那些时常可见的批判文章中，是否每一

篇都那么富有质量的呢？批判现象盛行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问题。

我看过许多优秀而深刻的议论文，其文采也不见得多么惊艳，只是通过娴熟与合乎情理的论述，将所想要的东西表达出来罢了。所谓讲道理，从来都是胜于思想而非胜于华丽的文字，更何况独到的思想与精湛的逻辑论证就是其最美妙的文笔。吾不才，只希望有志于此的人们能够用笔生出思想的花朵。

然而，若是一片文章语言不通，逻辑混乱，即使再装出一幅高谈阔论的样子也是无用的。我认为逻辑混乱是不自信的表现，就像一位导演，他总是将片段画面无意义地快速切换，情节画面弄得一团糟。这就说明他没有多少自信力，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剧情，他怕讲不清楚，就支支吾吾，似跳过一般讲过去，结果就啥都没说成。这时他实力上的不足就显露无遗，无法游刃有余地安排材料。写文章也是如此，它本身就是个宣泄感情的过程，写得痛快了，该讲得都按照思路说出来了，要是再立意恰当与论证合理，很少有写得不好。相反，畏畏缩缩，写得累，写得乱，读者也看得无力与无心。

不过这种情况在我们周围实为少见，更多的是关于批判是否理性的问题。以前我们渴望说话的权利，现在有了，便珍惜批判的权利。于是今天批判、明天批判、隔几天批判，批判来批判去，我们是否注意到批判上总戴着“理性”的帽子？批判不是批驳，同样是说人，理性批判可贵，但随意批驳就不可贵。就像打人，像蝙蝠侠打击犯罪叫正义，可如果你随便上街扯着个人海扁一顿，那不叫正义。但有些令人担心的是，现在“拉扯着人就打一顿”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绝对不能将“批判”与“批驳”混为一谈，这是你我都有可能犯的问题——认为对一个自以为错的东西批评几句就是批判了。批驳并不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它在根本上就没有使之正确的保障。

理性是什么？理性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智慧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比“说”本身还要重要。此时让我们再回到前面提到的“批判性思维的内涵”，而我们做到了几成呢？或许我们已经养成了“凡事追根究底”的习惯，也逐渐“判断有些理据”，“愿意”评价公正，但等我们真正了解到批判的全部内涵时，才发现我们还差的太远了。批判就是一种思考，是人类的一种辨识与认知。面对各种事物与问题时，不能一味凭头脑一发热就下定论，而应对其进行分析思考。深中的传统给予我们敏锐的观察能力，却也带来了一份冲动。当看到一些给我们不适之感的事物时，总会挑着它的毛病（甚至它没有毛病）说个不停，似乎第一反应就是：它有错！在这时我们就没有“认知务求全面周到”，而人也往往会跟着第一感觉一直走下去。可如果我们能舍弃这种厌恶，愿意再重新思量一下，经常会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太一意孤行了，忽略了一些事物的优点。以我的观点，任何事物存在于这世界上都是有其意义的，而也没有全是对的事物，更何况世间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所以，相比于批驳的勇气，我更喜欢说拥有辩证的眼光。

如何做到理性？很简单，就如要像说明一种事物，首先自己就要了解它。说得越多，了解得就要越透彻。我们常常把民主挂在嘴边，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民主它本身？这就构成了一种尴尬的情况：我不懂，但我却总说，这若不是偷换概念，就是误导人。如果不懂，宁愿不说。批判也如此，哪怕是要推翻一个东西，我们都要先去了解他。就拿历史上一种最严厉的批判——革命来说，任何一位革命者对于他所要革命的对象及革命背景是再清楚不过了，否则他肯定

会失败。这也验证了批判性思维“对争议点清楚了解，专注于探索问题”的关键。

说道理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是凭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并没有质量。其实，当我们身边存在很多问题，批判因此产生。我们想要进步，就需要有人站出来，揭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才是写文章的目的，这也是当年涅槃创办的目的。有时候当我们真正在写着什么时，却发现自己已背离了初衷。我只希望，回首之时，能高兴地说：“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我们非为反对他人而批判，也不是自居深中人而认为自身有大声说话的“特权”，就跟风或一

有些什么小事就抓着不放。批判是每个人的权利，只不过深中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环境，但正因如此，我们更要适当地发挥它的作用，为学校、为社会、为每一个人的发展而批判，“且批且珍惜”。

作为深中人，我们有着活力与热情，但也往往会有误解，甚至意识不到自身的冲动。这并不是多大的错，也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大家提倡要养成“批判性思维”——就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能够拥有一个宽大的胸怀，合理看待各种主观偏见。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成长。并且，在我看来，在更多的时候，冷静与谦虚，一直都是个很好的品质。

“时间会咬人，你不走会满身伤痕”

文 / 安浅

“在 晒布那边深中里边有一群小文编，他们忙碌又聪明，他们活泼又苦逼，他们自由自在拥挤在那媒体工作室，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噢，奋斗的小文编，噢，赶稿的小文编，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抽时间写稿件，他们交交改改就像做苦力……”

在深圳中学的校园里，有不少媒体类社团，它们的存在为同学们提供了许多杂志刊物，除了少量的免费刊物，绝大多数都以三至五元一本进行出售，自负盈亏。看着文编们在杂志刊物上发表各种长文，许多人会以为他们都有充裕的时间贡献给稿件与学业，却不知道他们影藏在文章背后的生活。借此机会，笔者采访了两位文编。

NW: 《涅槃周刊》

A1: 文编 from 《思想界》

A2: 文编 from 《涅槃周刊》

NW: 你是否遇到过就要考试了或者有许多作业需要完成的时候还要赶稿子的情况?

A1: 好像没有遇到过。因为我们杂志出刊量比较少，它两个月才出一期，我只负责其中一个版块——社会版块。一般都会提前完成任务，然后，如果其他版块稿子不够的话，我也会帮忙写，其实时间还是挺充裕的

A2: 偶尔会。有一次作业比较多，但是由于要改稿子，我霸占班级电脑大半个晚上，第二天不得不早起补作业。

NW: 请问此时你会如何平衡学习与你的稿件?

A1: 我会在政治课上写稿子(嘘……)

A2: 先把第二天一定要交的作业赶完，剩下时间写稿子

NW: 请你简略描述一下你作为文编所经历的最鸡鸡的一天

A1: 有一回，我自己版块的稿子已经写好了，这时，因为其他版块的稿子的层次不够高，就让我去写一篇稿子去顶替，当时他们有告诉我截止日期，但是我忘记了那个日期。所以一直到截稿的前一天，他们来催我交稿子的时候我才知道，才赶紧写。

A2: 因为这个学期我们版块有人退出了，所以在做第四十九期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写了两篇稿，不仅要写完自己的两篇，还要和其他几位成员通过公共邮箱互相修改稿件，工作量加大了很多但是交稿日期却没怎么往后顺延，有一天写到凌晨一点多才终于把稿发出去。

NW: 现在的媒体类社团相比以往已不那么活跃了，你认为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会是什么？简要分析即可。

A1: 在我们学校除了我们杂志是免费的外，像《涅槃》、《NOVA》、《Visionary》这些要付费的杂志，我觉得这些杂志在运营方面并没有非常好的规划，没有在真正认真地经营一本杂志，赚钱或者是亏了钱，反正还是有赞助可以在那边撑着，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可能会是积极性削减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杂志是两个月才一刊，而且是

免费的杂志，感觉我们的主编和文编催稿不是很勤快。一般都会先给一个交稿日期，让我们快交，交完之后，过了好久他才把稿子给回我们，说这些稿子有些不过关要重新写，然后又拖了好久。这就导致杂志的发行量和发行的频率就越来越低了，估计其他的社团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吧。

A2: 现在的校园里的学术氛围可能更浓厚吧，学分和积分比以前更重要，越来越多同学开始重视积分，在社团和学习冲突的时候不少人选了学术。我们版块从上学期到现在已经有三个人退出了。人数下降，但是责编对稿件的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并不会因此下降，留下来的人的负担变重，同样的时间要给出双倍的稿件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工作的效率会因疲劳和学业负担而下降。学校对学业的重视日益升温使我们没有像前辈们那么宽裕的课余时间经营这份杂志。我来深中之前听说过《南溪》，《求索》还有《苇思》，但是到我真正进到深中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们了。

上帝很公平，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有的人只用对付学业，有的人还要在课后参加社团活动，有人需要用课间甚至晚自习完成策划方案，也有人在写完作业后还要写几千字的长文。不规划好时间，我们必将被它咬的满是伤痕。

上文中的采访有提到杂志刊物发行量和频率减少的问题。据笔者了解，几年前《涅槃周刊》刚刚诞生，名为“周刊”而实为“周刊”，当时时间再紧迫也可以做到“两周一刊”，反观现在，“周刊”只能作为名称以冠之而不可能实行也。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报道过关于《涅槃周刊》的发展历程，其中也提到了“‘王’的更迭”之后，校园媒体所遭遇的变更：

“不管学生们如何对现行制度表达质疑，《涅槃周刊》仍然存活。这是王占宝校长的气度，也是深圳中学的气度。但因为学校对学业的重视程度升温，学生们明显感到课余时间受限，“原来一周一期，现在变成3周一期，空余时间实在太少了”。高久嫻，现任《涅槃周刊》主编略带抱怨地说。”（笔者注：这篇报道刊登于2011年11月，高久嫻是当时的主编）

在网页上翻出第六期的封面，原来“周刊”的“周”在几年前深中人还在担忧深中的前世今生之时，就已经预示了会被掩盖或是改变的命运。到如今的2014年，第

五十期，笔者与三年前的主编同样感觉到了再次成为“周刊”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不仅是身处涅槃的笔者本人，其他媒体人也在学业的抉择和时间的规划上煞费苦心。一本杂志的生存需要全体成员的用心经营规划，除了技艺与人际交往能力外，还需要的，就是时间。抽时间与后雄和五三大战几个回合？还是抽时间去用心地经营一份刊物？这是一个媒体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被忙碌的课业压榨的我们，时不时扪心自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我们，也许是时候找回当初写下文字时的热血和本真了，尽管将我们想做的做好后不会得到别人的承认。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问每一秒的时间，也想问每一个被时间束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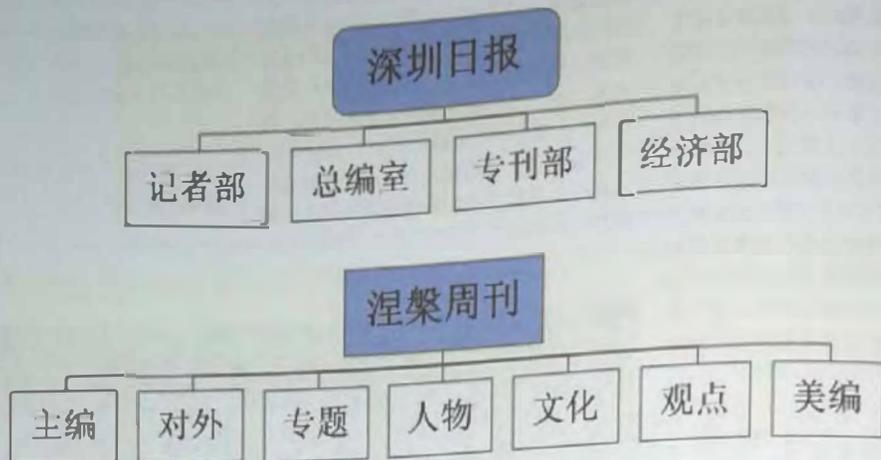
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并非所有媒体人的立场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浅论媒体架构

——从《深圳日报》看起



深圳日报其实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因为报纸的版面比较小。基本架构主要由记者部、总编室、专刊部、经济部这几个部门构成，大多都是根据报纸的版面来设定的。

深圳日报的前面部分是本地新闻，后面部分是中国新闻，然后就是世界新闻，之后还有经济新闻、体育新闻以及专刊（专刊就是一些副刊内的内容，比如娱乐、旅游等资讯类信息）。本地新闻主要是由记者部的记者采写、提供。国际新闻、体育新闻、经济新闻一般采用新华社或者各个通讯社的稿件。资讯类内容一般都是本地的一些最新资讯信息。旅游类的内容基本是某个时节最适合的旅游景观，有时候也会是展览、文化活动等等。

记者部目前人数最少，就目前来说有四个人，总编室则大概有五至六个人。

这样的部门分配是由于工作，也就是报纸内容上的需要。他们大致是根据每一个报纸上板块的内容来划分负责部门的。

几问媒体人

Q：您对学生媒体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呢？您认为所谓的学生媒体是怎么样的？

A：据我所知，学生媒体就是属于一种学生做的校园的出版物。只是呈现的形式不一样罢了。内容也大多是学生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是一些学生对学校里所进行的活动的一些记录等等。

Q：与社会上的媒体相比较，你对学生媒体有什么特别印象吗？

A：在我看来，学生媒体是不可以拿来跟社会上的媒体做比较的。因为学生媒体所针对的就是学生这一人群，它们所描述的大概也就是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社会媒体是大众阅读的，在内容上肯定是更具有大众性的。所以两者根本就是没办法相比较的。

我想，学生媒体就只是学生站在自己的视角去看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小范围的，它只能说是相当于学生的一种习作。而且学校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圈子，里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跟社会上的事情都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Q：那您对学生媒体有没有建议呢？有的话是什么？

A：其实我并没有见过多少学生媒体，所以我想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其实你应该问问你们学生自己，他们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感兴趣然后你们又没有覆盖到的或者说他们会不会认为用某些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内容上的组织，会更适合他们的阅读口味。我想学生媒体可能会更注重知识性或者说是趣味性吧。肯定跟社会上的媒体是很不一样的。

Q：那么您对于涅槃周刊的发展又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有的话是什么？

A：“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我觉得涅槃周刊原本的定位或者说是创立之初的想法是值得肯定的，是很好的。所以在我看来，涅槃周刊作为学生声音表达的一种平台也是不错的。至于建议，我觉得你们学校的学生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我想你们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去征求你们学生自己的意见，然后再自己决定要做出什么样的改进，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Q：您认为学生媒体倘若想要成为社会媒体的话，应该怎么做？

A：我想，那么首先应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让社会上人群对你们的媒体感兴趣了。学生媒体想要成为社会上的媒体，去掉学生这两个字，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社会媒体本身现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已经有限了。然后作为学生这样一个很小的群体，你要迎合，去做一种大众口味，我个人认为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不如就是做到学生们都能很喜欢这样一个媒体。我觉得这样也就是一种成功了。

高中生纸质媒体 资金运作及案例分析

还没有加入高中生纸质媒体的行列前，笔者对高中生纸质媒体很好奇，却因资源所限，对高中生纸质媒体所知甚少，直到加入《涅槃周刊》，笔者才对高中生纸质媒体有了大致的了解。希望笔者能在这短短的几千字中，从资金运作以及案例分析两个方面帮助读者们了解、走进高中生的纸质媒体。

要谈高中生纸质媒体的资金运作，就不得不先澄清高中生纸质媒体的概念。高中生纸质媒体，顾名思义，是由高中生自主创办并运作的纸质媒体。高中生纸质媒体利用传统的报刊、杂志等形式传播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发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而资金作为高中生纸质媒体举办活动、出版刊物的物质基础，对杂志的经营与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资金状况直接影响到杂志质量，工作效率和成员福利，同时间接影响了杂志社规模和影响力。

据调查，全国范围内，高中生纸质媒体其实并不普遍，大多数学校没有学生自己兴办的媒体。在深圳这一片洋溢着创新精神的土地上，深圳中学、深圳外国语学校、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红岭中学、宝安中学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中学生纸质媒体。南头中学等学校也在筹办学校的第一本高中生杂志。在众多的高中生杂志中，笔者就近取材，选取了深圳中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学生纸质媒体进行了资金运作方面的案例分析。

（一）《涅槃周刊》

《涅槃周刊》作为校内知名度最高的“龙头”纸质媒体，其经营现状颇为乐观。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于赞助（80%-90%），而其余来自于销售杂志。在销售杂志时日销量平均为20-30本，其销售方式也分公开售卖和订一年份两种。而杂志印刷成本为每期5000元。在大型活动（如游园会）举行时，有严格销售计划，是游园会销量第一的杂志。而良好的经营状况保证了社员的福利，比如稿费和新年红包，保证了社员的积极性与参与程度。

（二）《深中日报》

《深中日报》的资金来源不同于《涅槃》、《Visionary》等典型的完全由学生创办和运作的高中生纸质媒体，它的成本完全由校方承担，其中包括排版、印刷费用，但不包括成员的奖金。《深中日报》的资金来源与其特殊的定位是紧密相关的。《深中日报》是一款非盈利性校园媒体，也是深圳中学的官方媒体。其传播方式为在校园主干道上分发或跑班分发，不收取读者任何费用。由于其财政收入的特殊性，对于社员的福利为每学期15个学时或两个实践学分。

（三）《SEFLY》（现已停刊）

《SEFLY》作为校内新兴媒体的代表，以其厚实的内容吸引了一批读者。其收入手段较为单一，为赞助商赞助，每卖一本杂志都会亏本（此处亏本意为印刷单价高于杂志单价，不代表印刷费高于赞助收入）。其销售方式为校内销售，为拓宽销售面，《SEFLY》还计划进行校外销售，推动杂志社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在社员福利方面，《SEFLY》较为传统，为绩效福利，按照工作率进行分配。

据了解，高级中学和宝安中学的学生纸质媒体的资金全部或多数也是由杂志的公关部拉赞助获得，较为常见的赞助商为教育辅导机构。据《涅槃》内部人员透露，在一期杂志上刊登一版广告可以拉到3000元左右的赞助，当然，这也会根据具体的合作时间进行适当的调整。销售方面，常规售卖刊物是高中生校园媒体最主要的销售方式，有些杂志也会制作其杂志的周边进行贩卖，让品牌渗入到同学们生活中的一点点。

总体来说，各学校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的学生媒体都能基本保持着收支平衡或者稍有盈余的状态。但规模小，刚刚兴起的学生杂志大多处在赤字的状态，甚至有的刊物由于资金不足，无法正常地运营，导致杂志质量低下、停办、延长出刊周期等问题。由此看来，学生纸质媒体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而由于许多新兴杂志无法在出刊的第一时间内引起轰动，往往会面临无读者购买，无赞助商投资的惨况。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老牌杂志继续存活，而新兴的杂志无法存活，这一现象使得高中生校园媒体无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先要找到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有二。第一，高中生纸质媒体的销售渠道过于单一，绝大部分刊物都仅在每个月，甚至每2、3个月中的3-5天在校内被售卖，几乎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刊物是被闲置在储藏室，浪费了大量可利用资源。第二，高中生纸质媒体很难在成本与价格间找到平衡点，许多潜在读者因为价格太高，性价比太低而选择借阅或者不读。针对以上两点原因，笔者为高中生纸质媒体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拓宽销售渠道，增大宣传力度，学生媒体应延长校内销售时间，尽量多开展校外售卖、可在各大有社会人士参与的活动过程中大力宣传刊物，提高杂志的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亦可以高中生纸质媒体的身份举办文学沙龙、作家讲座等活动。甚至可以多参与一些公益项目，比如买一本就捐1元钱给山区的孩子，在扩大读者范围的同时献出自己的爱心。第二，拓宽收入渠道，增加收入来源，学生媒体不必只以刊登广告得到广告费的方式来获取收入，应用尽可能多的方式方法获取收入，例如制作并售卖周边等。第三，提高自身软实力，用精彩纷呈、创意多元的内容吸引读者，间接提高杂志的性价比，赢得更多的读者。

总之，高中生纸质媒体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应该鼓励更多新兴杂志的出现。只有新兴杂志繁荣，高中生纸质媒体才能在读者犀利眼光的考验下沉淀出最有代表性，最有时代性，最有可读性的好杂志。

校园化？校园化！

——王赫老师谈学生刊物校园化

采访、文/予错

学生刊物，顾名思义，是由学生出版的刊物。学生刊物的主题是学生，而学生不可能脱离校园。所以，校园是学生刊物成长的土壤，为学生刊物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环境。那么，学生刊物作为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其内容是否一定要校园化呢？一份内容校园化的学生刊物，又如何做深、做好呢？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笔者专门采访了深圳中学学生处主任王赫老师。她对学生刊物的校园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评价与许多有用的建议。

由《涅槃》谈起

“《涅槃》兴起的缘由就是它关注了校园里一些值得争论的话题，比如两代校长的更替，深中内部的一些改革措施等等。《涅槃》不仅敏感地抓住了这些话题，而且对它们进行了很深的挖掘和分析。”王赫老师说。确实，《涅槃》正是因为关注校园话题、剖析校园问题，才逐渐步入众人的视野。可以说，“校园化”是《涅槃》初期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当两任校长的更迭基本结束，当深中的民主开始趋于制度化，当深中校园由“风云迭起”逐渐转为“风平浪静”时，《涅槃》的“校园化”却难以继续。没有了让老师学生津津乐道的“二王的更迭”，没有了在校园里张贴的“大字报”，《涅槃》似乎找不出足以吸引读者，并且值得深挖的校园话题了。《涅槃》的内容因此与“校园化”渐行渐远。

学生刊物“校园化”概况

《涅槃》遇到了“校园化”无法进行下去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学生刊物呢？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深中日报》是深中现在唯一一份报纸类的学生刊物，也是深中的学生刊物中最关注校园新闻的一份刊物。然而，自这学期开学以来，《深中日报》常常做不到每日出版。但于《深中日报》而言，如王赫老师所说“每一天出刊，这是必须的”。同时，《深中日报》对校园新闻的报道与分析，也显得单薄无力，不能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王赫老师对此表示：“《深中日报》的内容，还处于陈述事实的状态。其中的采访，也缺乏亮点，没有足够的观点。同时，《深中日报》的新闻敏感度似乎还不够高。”

而其他几家学生刊物情况又如何呢？《NOVA》长期处于亏本状态，刊物难以出版；《新深中》内部高一学生寥寥无几，出刊更是难事；

“校园化”从何做起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学生刊物的“校园化”似乎走上了“穷途末路”。在安静平和的深中校园里，前几年的风潮早已不复存在。找不到话题的学生刊物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偏离了“校园化”的轨

道。然而，就像王赫老师所发出的疑问一样，“深中现在难道就不存在问题了吗？”

当然存在。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深中亦不是。但这些隐藏着的问题，又为何不能引起学生刊物的重视呢？

“学生刊物不应当只出版能够吸引别人眼球的校园新闻，这些新闻不足以使一本学生刊物长期支持下去。”“学生刊物除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之外，还能带给他们什么？学生刊物要思考自己的理念，思考自己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当学生刊物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核心之后，就明白了取舍。我想学生刊物不应该总是满足别人的猎奇心理，还要让人家感觉到学生刊物的角度、论述都能够使人们豁然开朗、受益匪浅。”王赫老师如是说。

所以，想要重归“校园化”，学生刊物首先要做的就是不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而是静下心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这也是学生刊物回归“校园化”的起点。

从“斗争”到“自我完善”

学生刊物的“校园化”往往是针对校方的。指出校方的不足，给校方提出建议，这些都是学生刊物“校园化”十分重要的内容。但是这样的“校园化”，是否有些偏颇呢？

“我很希望学生刊物能从一种仅仅是外部现象的探讨，转向涉及到学生自身问题的探讨——深中的学生怎么了？深中的文化怎么了？我们到底为什么浮躁？不要指责这是社会的浮躁、高考的制度的浮躁。难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我们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吗？我们不能思考我们如何提升自己吗？我建议学生刊物能够向内，在学生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在外部条件上找原因。我希望学生刊物能把斗争的哲学，转变为自我完善的哲学。”王赫老师说道。

诚然，学生刊物的“校园化”，不应当是单一的“校园化”，而应当是多元的、多角度的“校园化”。然而这于学生刊物而言，实属难题。学生刊物的撰稿人都是学生，学生自然能够看到校方的不足、老师的不足。但是学生却很难发现自身的问题。纵使学生知道自己身上有问题，也很难客观、公正地挖掘、剖析这些问题。这正是学生刊物的弊病——角度单一，分析不够全面，缺乏从校方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

既然如此，学生刊物在“自我完善”方面的缺陷应该如何弥补呢？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约稿。向老师、向对学校发展有一定想法的非学生人士约稿，从而出版角度更多样、分析更客观的刊物。同时学生刊物的成员们也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来不断学习、不断反思，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逐步形成“自我完善”的思维。在这种“自我完善”的思维成了一种习惯之后，学生刊物大概就已经完成了从“斗争”到“自我完善”的转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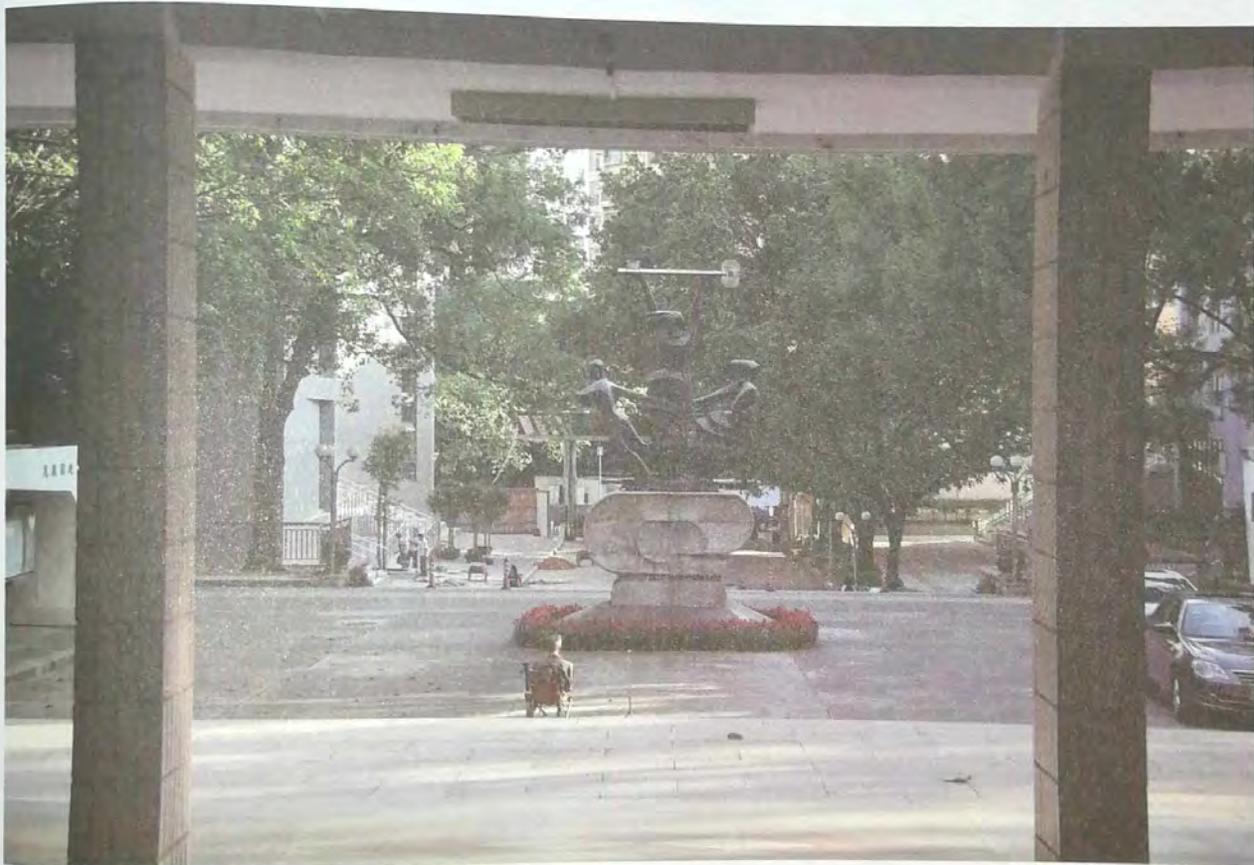
从“提问者”到“解决者”

学生刊物从来没少给学校提问题，这其中的许多问题也的确有讨论的价值和解决的必要。然而，不断提出问题的学生刊物，在提出问题之后，是否还做了其他有助于问题发展的事情呢？似乎很少。“很多学生刊物认为‘我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了’，但其实提出问题之后，学生刊物的责任还没有完成，学生刊物还应当监督有关部门把这个问题解决。学生刊物不应当只是提问者，还应当是推动者，是改变者，是问题的解决者。学生刊物的成员中不乏发声之人，缺乏的是实践者，是坚持者，是脚踏实地的执行者。（学生刊物）发现一个问题，就应当盯着它，直到它解决，这是学生刊物的责任。”王赫老师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深中，学生刊物显然在向学校提出质疑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但是提出问题、撰写文章、登刊发表之后，学生刊物就把问题放下了。如王赫老师所说：“提出问题之后，学生刊物的责任还

没有完成”。学生刊物应当对问题进行延续性地、跟踪性地报道，并不断给出建议，不断推动问题的解决。只有这样，学生刊物才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王赫老师在此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一直为了在监狱建一个图书馆而给当地政府写信，直到头发花白。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安迪没有不停地写信，而是给报纸写了封信，抨击了一下美国监狱文化缺失的状况，之后再也不管这个问题了，那么那个图书馆最后能建立起来吗？显然不能。所以，学生刊物也应当在提出问题之后，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才是学生刊物对学校做出的贡献。”

所以，由“提问者”变成“解决者”，这也是很好的学生刊物“校园化”的发展方向。如果学生刊物能以一种可见的速度不断推进问题的解决，不论是学生还是校方，大概都会更加支持学生刊物。可话虽如此，我们该如何行动？做到什么才能匹配理想中的“可见”？这是留给所有学媒人的命题。学生刊物，或许仍能为校园做出一些更长远的贡献。



图片来自于涅槃周刊摄影组

观点深中

导语：

深圳中学，它是教师们耕耘之地，记载了学长拼搏的时光，不断书写着年复一年的传奇。文思璀璨，来自于老师、学长、同窗，来自于每一位在深中留下足迹的人。许多故事，许多心思，许多思辨，只在文字中徐徐道来。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成就与困境中的议事会

文 / YYP

最近几年，深圳中学以其独特的校园民主在全国学校中独树一帜，而在深中的校园民主中，议事会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议事会在成立以来的四年里，有过令人欣喜的成就，也面临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有人认为，这种制度民主的建设十分“高大上”，也有人对此嗤之以鼻。而对于运作议事会的同学来说，他们面对的不只是几份明确学生权利的条例，他们面对的还有如何将制度更加实用，如何增强议事会的决策效力的难题。如今的议事会，正试图在充满成就与困境的浑沌当中，寻找一个光明的出口。

建立

和众多老高中一样，深圳中学也曾经拥有一个“大学生会”。五年前，学生会承担了学校几乎所有的学生活动和事务，拥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架构，鼎盛时，全校有数百人是学生会的成员。学生会在学校中有着过分的重要性，掌握了过多的权力，薛安康老师在刊于涅槃周刊第六期的文章《在绝对的教改之上，还有个绝对的教育规律》一文中提到，一学生“上课迟到十分钟，进教室时还大言不惭‘我是因为开会商量工作才……’，坐上座位后还要继续用手机发信息”。这一个课堂上的小插曲，也影射出学生会当时的弊端。薛安康老师认为，学生会等组织处在没有控制的状态下，学生“官瘾”太大，功利感太强。另外，学生会过分臃肿和庞大的组织，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效率，最终带来了学生会解散的结局。这次的解

散是深中如今多个权利机构各自独立，分散权利和职责和开端。

解散后的一大问题，就是重组。原学生会负责的各项事务开始有专门的学生组织承担：活动上成立了学活的前身——文联；社团由社联负责；学生会开始专职于反应学生声音，并继续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学代会）。议事会第一届副议长王朝刊于涅槃周刊 2012-2013 年刊的《理想糊上现实》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学代会的：“改革前的学代会是在团委学生会之下的，可以选举学生联合会的主席——甚至还有正规的选票，但是到了我们这一届，就愈发空洞低效。”解散重组后的学生会像是一次“革命”，急需一个新的制度。而当时的校园正是不平静的时候，校长刚刚修改了培养目标，学校里有人贴了大字报，有人口诛笔伐。但在这个街头民主走向高峰的深中，却依然缺乏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王朝在建立议事会时是这样说的：“要把贴满大字报的街头民主、非常政治转化为议会民主、常态政治，要把校方的权力和我们的权利划开来，要建立我们深中自己的民主制度”。带着这个最初的目的，以学代会为基础的议事会成立了，深中在民主这个课题上，开始在不断涌现的街头抗争中，寻求制度上的进步。

成就

成立以来的四年里，议事会在许多人的努力下推动了深中制度



图为深中议事会一次听证会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民主的发展。诸多条例的出台成为了学生事务制度化的基础和核心，其中，《学生事务管理公约》更是其基石。《学生事务管理公约》中，规定了最基本的学生事务，如校园规章、公共设施、住宿、活动中学生与校方的权利与义务，也为现在深圳中学的校园民主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下，又通过了《晚自习管理条例》、《电脑使用管理条例》、《宣传资料张贴公约》等文件。这些规章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在讲清楚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也为学生维权提供了经过学校认可的凭证和根据。正如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立法，深中制度民主的建设也离不开议事会在规则制定上的努力。在四年前，制度民主刚刚起步的时候，制度的空白使深中的民主没有办法建立在成文的契约之上，如此缺乏根基的对话有时让双方都陷入僵局。议事会的一大作用就在于改变这种情况，规范化的条例能够对学校和学生都形成一种有益的束缚和支持，让双方能够以明确的款项打破僵局，得到一个建立在已有约定上的结果。

困境

议事会用四年的时间取得了现在的成就，但这四年里，其遇到的困境远远多过成就。议事会的构想是能够代表学生意见，保障学生权利的组织，但是现实中，却有诸多的因素让议事会在这一点上步履维艰。一来是老师、学校对议事会和它出台的各项条例缺乏足够的认可和重视。更有老师直言，他们根本不管议事会出台的条例怎么规定。尽管学生的利益在条例中被规定，收到了制度的保护，但制度的重要实行者——老师——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对这制度不以为然。一些老师依然有着传统学校老师的想法，认为“我就是规定”，将学生在地位上置于老师之下，藐视学生应有的权利。学校对这些规定也并不重视，不主动引导老师去尊重学生权利。学生在老师的威权之下也少有发声。

第二点是议事会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划分不明确，议事会的权力极为有限。在每一份新议案讨论之前，议事会都需要和校领导确定议事会的讨论权、决定权。这些本来应该被明确规定的权力常常会因为界定上的模糊而出现学校和议事会的意见不一致。以新出台的《社团管理条例》为例，学校领导称这是社团的管理条例，应由社委会通过，但议事会认为这是学生事务中的一部分，理应由议事会讨论。事实上，2012年时出来的涉及学分、评级的一份非常有争议的《社团管理条例》就经过了议事会讨论，并否决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另外，今年在议事会高层和社联的沟通后，社联也认可了议事会的讨论权。在另外的一些条例，如《宣传资料张贴公约》中，学校的意见和议事会讨论得出的意见相左，学校认为有些东西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改。他们常常将这种强制修改解释为“行政权力”。议事会的权力范围难以划定，议事会做出的决定的效力难以保证，这大大限制了议事会实际拥有的决策权。在外界媒体的报道中，议事会被比作深中的“人大”，但实际上，议事会的权利在深中远不如人大在中国，非要类比的话，政治协商会议可能还更适合议事会。

第三点是学生对议事会的缺乏认识和认同。议事会在建立之初就强调要代表学生意见，但很多时候，议事会所代表的学生甚至不知道议事会的职能是什么（这点倒是挺像人大）。很多时候，学生对议事会的印象是“效率低”、“没怎么做事”、“没什么存在感”，却不清楚议事会做了什么、议事会在学校民主框架中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同时，许多学生并不在乎、并不关注校园民主，他们对“一般高中”的人治管理和教师、学校的权威习以为常并乐于接受。他们更关注学习和娱乐，即使校园里发生了有关学生权利、校园民主的讨论，即使一份议事会的介绍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也不会在意。本身定位是“代表学生”的议事会，却在很多时候缺乏学生的了解

和认识。在高一做议委的时候我便深有感触，一份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条例要讨论时，我在班上询问意见却无人理睬。学生不把议委当作一个重要的职位，本应代表学生的议事会却缺乏学生意见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生有关注的义务，但这种缺乏关注客观地成为了议事会目前的困境之一。

第四点是议事会内部效率不高。高度重视程序正义的议事会采用较为规范的会议流畅，且议长的权力被规定制约，议委的发言权收到了极大的保障，这一方面确保了学生的意见可以得到完整的表达，保障了议事会在程序上的正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大幅降低了议事会的工作效率。同时，议委缺乏足够的会议技巧，经常提出一些低质量的动议、提问和建议。条例的起草常常不够专业和认真，充满用词错误、模糊和争议点。起草方常常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到场解答问题。这种种因素极大地降低了议事会的效率，以至于有的条例花了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讨论完。

这几个问题相互影响，让议事会所面临的困境更加令人头疼。效率不高使学生对议事会认同下降，缺乏学生支持和了解又使议事会在学校的话语权降低，所通过的条例在老师眼中不是学生事务上的权威。实际地位和作用的有限又进一步降低了议事会在学生中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在这些现实环境下，议事会如今在深中的作用和它构想中能够达到的作用相去甚远。议事会本应充满力量，却遭受现实的重重束缚，用一句大家常用以形容现在一些学校教改的话来说，这就是在“带着脚镣跳舞”。

未来

四年来，议事会也在做许多尝试和改变。第二届时，议事会成立了理事会，负责组织议事会日常会议，比如做会议记录、发会议通知等。这一届，议事会理事会的秘书处进行了改革，负责审核和协助议案修改，提高了议案的专业性。

但议事会所面临的困境依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一群相信制度民主的人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课题：将来的路怎么走？

一种思路是，如何重新加入原学代会的提案，即对于校园中某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提出方案，由议事会讨论、修改、通过并作为代表全校学生的意见。属于学生自治事务的由学生会执行，归学校管的以学生意见为筹码和校方交涉。诚然，这种提案在许多其他学校都实行已久，且校方少有有诚意的答复和对问题的解决，但在学生自治度高，具有民主传统的深圳中学来说，这也许是争取学生权利，从形式主义的民主，走向“实干兴邦”的一个突破口。这也可以让议事会在学校内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并取得进一步的实权，从而使议事会能够真正地在学生事务上起到显著的作用，以学生的力量反深圳中学里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比加入提案更为浩大的工程，则是改革深中的校园民主制度。早些时候，在校园民主中加入具有司法效力的仲裁委员会的设想得到了学生组织高层们的认可，并开始着手其架构设计。另外，就是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解决权力边界模糊的问题，在模糊地带由单方的决定改为双方的协商。以协商去取得一个双方都能够满意的结果。

尽管有着这些设想，议事会和深中校园民主的未来还是十分令人担忧。议事会虽然建立了四年，但它像是一个弱小的胎儿，在大环境下狭缝求生的议事会和深中的校园民主，都显得无比脆弱。正如何湘缘（议事会前任理事长）在刊于《涅槃周刊》2012-2013年刊上的文章《议事会与深中民主》中所说，“……学校现在允许

这个游戏“玩真的”，指不定多少年之后就被新领导取缔了……”，体制下的“行政权力”让民主显得幼稚可笑，真正的民主绝不会无法保护自己。高中学生群体流通之迅速，更使一代代努力的结果很可能在一两年间就全盘葬送。

民主的意义

在文章的最后，想借议事会这个校园民主的缩影，讲讲我们为什么需要校园民主。

深中以前的培养目标是这样写的：“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不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最终和对他人关爱。”这个后来被占宝校长改掉了的培养目标一直被许多人视作深中精神和深中的公民教育的一个象征和符号。王铮校长从04年开始提公民教育这个概念，他给深中带来了选择上的自由和学生人格上的独立。而现在，深中人对校园民主的建设和参与实际上就是公民教育的最生动的方式。在建设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建设者们需要思考民主和自由的内涵和真谛，需要去理解和构想民主的操作和实践。在民主讨论中，真理的面貌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校园事务的参与者们，则会体会到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这种精神，往大了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往小了说就是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关注，这种参与和关注，对于以民为基础的民主来说，是极为基本和重要的。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民主自由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感，都是公民精神的重要内涵。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具有公民精神的深中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说让人感到太大太虚无，但往大了来讲，深圳中学、北大附中等具有远见卓识的学校对公民精神的追求也许会成为中国未来的重要力量。如今的中国不缺乏应试机器，深中不应成为又一个专注于输出高分考生的传统高中。中国的未来所缺乏的是一群具有专业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的人，是一群乐于关注、参与公共事务，理性思辨，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人。正如培养目标所说，他们应该“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中国在新一轮的改革道路上走得远一些、好一些，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公民。王铮时期的学生们已经走向社会，走进了中国改革的道路里。当然，偌大的中国不会因深中而改变多少，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中人可以用自己的精神一点点地影响这个社会，公民精神的影响也许能够走进更多的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眼中，得到他们的认同并予以实践。而深中作为一个先驱，从她这里走出的学生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可能并不显著，但假如这种教育扩散开来，它对于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而有利的。即使我们往小了看，仅着眼于自身，公民素质的培养更是在培养的一个人格健全的，“完整”的人。许多传统教育机器诞生的学生甚至缺乏基本的价值观。公民教育对于我们个人的人格发展和未来的潜质的发掘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一篇名为《深中的“民主探索”》树立了另一种名校标杆》的评论中，作者这样评价深中的校园民主：

“当人们还往往习惯于以升学率来打量一所学校的时候，当一些所谓名校以非常规手段将学生逼成考试机器，并因此而暴得大名的时候，深中的民主探索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向人们树立了名校的另一种标杆。深中无疑有着骄人的升学率，并屡屡有学生在国际性的权威学科竞赛中摘金夺银，但这不是一所学校的全部，也不是评价、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标准。

现代教育的价值之一，就是培养出一群具备现代眼光、具备历史纵深感与国际视野的人，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而不是去个性化，张扬人文精神而不是将教育工具化。让人学会独立思考，懂得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显然比分数来得更重要。没有质疑、不会质疑、不敢质疑，人只能沦为具生理性木偶。如果说质疑精神、平等协商精神等是一个人的成人礼，培育这样的精神则是教育的天然使命。

很多人认为，这种公民素养到大学再训练也不迟，殊不知，中学时期不仅是一个人重要的身体发育期，也是重要的精神发育期。错过了这样的窗口期，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意味着一种难以弥补的空白。深中的这种民主实践，让一个人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使灵魂健全成长的养料。据悉，深中“议长”也是竞选产生，但没有任何投票权，“我们采用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议长要熟读相关书籍，并向议委讲解会议流程”——这样的细节，很好地阐释了“教育即生活”的内涵。

什么时候，这种民主、多元、开放的视野与胸襟，这种可贵的教育试验与探索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与效仿，我们长期以来被扭曲的教育，就能在更大层面上从过于功利的窠臼中回归其成“人”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追求深中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它有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教育意义。这种教育所要培养的是王铮口中的“公民”。我们可以清晰地老培养目标中看到这种公民应有的素质，看到深中应培养的目标和方向。这会在我们个人的人生中，以及这个国家的改革中，一种能够引发质变的精神。

最后，借用一句涅槃周刊的一句话：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正如前人所说：

我们必须成为那道光。

We must be that light.

附：

相关文章：

薛安康，《在绝对的教改之上，还有个绝对的教育规律》，《涅槃周刊》第6期

王朝，《理想朝上现实》，《涅槃周刊》2012-2013年刊

何湘缘，《议事会与深中民主》，《涅槃周刊》2012-2013年刊

292，阿善，《校园民主的推动者》，《涅槃周刊》第37期

庄树雄，《一所中学的民主探索》，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17日

郑渝川，《深圳应为“深中实验”创造更好环境》，红网，2012年5月14日

郑渝川，《学生民主训练模式待改进》，红网，2014年6月

赵查理,《为“校监”举行听证会是一堂民主训练课》,红网,2014年6月19日

《深中的“民主探索”树立了另一种名校标杆》,晶报,2013年10月18日

《权利之辩:深圳中学校园民主的细节》,深圳晚报,2014年11月12日

深圳中学学生事务管理公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校园民主,保护学校各主体权益,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深圳中学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公约;学校、教师、学生等各主体均应履行公约中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条 本公约的优先级仅次于深圳中学章程;

第三条 校方有义务在每学年开始前一周,依据广东省教育厅颁布的校历及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学校校历,并向全体学生及教职工公示。法定教学时间每周不超过40课时;晚自习时间不超过2节课,每节课不超过75分钟。学校大型活动类课程每学期不超过3次,每次延时不超过30分钟。学生有权在法定教学时间以外自由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四条 本公约条款与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冲突部分无效。

第二章 校园规章制度

第五条 在受众包含学生的新制定(包括修改)的规章制度、课程方案、评价方案、发展规划、办学理念及涉及考试成绩、教学评议、教师评议的事务中,校方有义务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建议权;学生有义务按照相关要求履行评议责任;

第六条 校方有义务在受众包含学生的新制定(包括修改)的规章制度开始实施的五个上学日前向全校师生公布,并接收全校师生的建议;学生在对全体受众进行调查后以调查报告形式提出对上述规章制度的质疑时,校方有义务与学生共同确定修改期限,并在修改期限内完成对该规章制度的修改,原有规章制度将在修改期限到期后自动失效。

第三章 公共设施

第七条 学校有义务保障学生对学校公共设施的使用权;学生有义务在使用公共设施时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

第四章 住宿管理

第八条 校方有义务建立并公开完善的宿舍管理制度,由住宿生管理办公室负责执行,住宿生有义务遵守;

第九条 在签署《留宿管理合同》的前提下,住宿生有权在非法定节假日期间在宿舍正常休息并使用宿舍设施;住宿生有义务在留宿期间遵守宿舍管理制度;

第十条 全体住宿生有义务在第一学年遵守学校公布的住宿分配,有权在第二学年开始后根据宿舍管理制度在班级或体系内自主选择室友。

第五章 学生活动

第十一条 学生有权举办不占用学校规定学习时间、休息时间及不需要学校直接经费支持的活动;学生有义务在举办活动时保证不干扰他人的正常学习、工作、休息,并遵照学校的安全指导。

第十二条 学生有权通过向学校申请、自行获得赞助等方式筹集学生活动经费,学校有义务指导并监督学生活动经费的使用;

第十三条 学生有权在校园内派发或张贴合法健康、不具有商业性质、不带封建迷信色彩及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公共利益的宣传资料以及在非教学时间内在校园公共场所进行宣传活动;

第十四条 “校长杯”足球赛、“深中杯”篮球赛、羽毛球赛、乒乓球赛、校园歌手大赛、单元节及游园会等为学校常规活动类课程。常规活动类课程每年每项举办一次,学校有义务为此类课程提供现有场地、设备及适当经费。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学生有权在此类常规活动类课程中在学校指导下决定活动规则、活动时间。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此公约从通过即日起生效。

学生会，大family

文 / 胡语欣

去

年，我加入学生会，不知道学生会要做什么；

今年，和伙伴一起带领学生会，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一年后，最终交卸责任时，我更看不清那时的学生会正在做些什么。

深中的学生会在全校的存在是颇为特殊的，它不是“老师的小帮手”也不是“学校用来变相管理学生的工具”。它就是“学生会”，学生的会。

少有同类，注定了不轻松，这是一条全新的路，前面人迹罕至，无灯照明。我们的身后是曾经的创新，身前则是需要摸黑探索的创新。

20% 继承 + 80% 创造 = 学生会。

在 20% 的灿烂阳光下我们奋力牵起彼此的手，因为在 80% 的漆黑中我们肩比肩缓缓摸索前行。

我们一起成长，是一个大家庭。

一、创造

“在学生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它其中一个职能是为了维护学生的权益而存在的，是永远站在权益受到侵犯的学生的立场的，而不是凌驾于学生之上的”

——权益干事金子晖

“我们运气非常好，刚当上预备干事就有很多工作，但是日进课堂事件，第九节课被占事件都爱我和同伴的合作下完成了。”

——权益干事陈浩达

“自从进入学生会后，倒是少有清闲的时候。不过觉得我们的存在似乎真的和我以前所知道的学生会工作有些不同。”

——策划干事何佳峰

我们有着专业的团队解决各种维权事件，象牙塔里的民主也许带着些许天真，稚嫩。但是过程中我们变得更加成熟认真，更加学会了公民二字的责任和担当。

许多人关心着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我们在融入这个集体的过程当中，渐渐学会了关心所有权益被侵犯的人。

“我们身上肩负着千百同窗的责任。”

——权益总监胡尹

更多一层想谈的，也许是心累。

热门事件来时，社交软件上时文溢飞，一声声为什么不，一句句深中人应该，看得人激动难耐，而当这里的火红热闹，与解决问题时的会议苍白惨淡而形成鲜明对比时，难免……

而又有时，也许就在刚刚谈判完，心中还带着小小的兴奋，却听到“额，那事关我屁事……那帮人搞什么不能吃饭的东西……”

这是所有新进干事最难适应的了。我只关心着我感兴趣的事，而有一群人，不仅仅关心着自己的那些事，还关心着每一个人感兴趣的事，哪怕这些根本就不是它喜欢的。这群人喜欢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付出。却很多时候得不到肯定甚至是否定，也是再心塞不过的了。

也有想过抽身而退——却总是问自己，如果自己不承担，如果没有人承担了，风雨一来，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得全部穿上统一的校服？

二、进步，成长

“进入学生会后，我在处事能力，民意调查，与人合作交流能力上都有长足的进步。”

——权益干事邹瀚略

“虽然一开始工作都不怎么得心应手，挑战多多，但是大家都一起克服。”

——策划干事吴芯榆

“合作的默契与配合，做事就要行动，不能摆个空架子”

——宣传干事陈钰菁

“正式和严肃性特别强。”

“但扛过来后，并不后悔，开始喜欢上大家一起工作共同进步的氛围”

——宣传干事周宜杰

“坚持下去，手上的资源越来越多，相互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办事效率也随之提高，我也收获了一份成就感，总之，学生会的工作是对我综合能力的锻炼，对人际关系的培养，让我时而焦虑，时而忙碌，但又让我为之自豪。”

——场务干事林昕阳

“我也学到了学生会不求数量求质量，致力于做好每一件事情，结实了很多朋友，觉得因为学生会而凝聚在一起的感觉特别棒。”

——场务干事林婉慧

“也有一些人忍受不住这种强压以至于放弃，我十分感激学生会给我如此的心路历程——塑造全新的自我奋斗。”

——外联干事胡昱煜

“从今年权益部分招新完毕后，我和另一名高层一直在要求预备干事们养成及时完成任务归档的习惯。不过最初几次例会布置下去的任务我却看不到公邮上有归档的痕迹。于是我就在短信和协作平台上都发布了尽快归档的任务，并且给出了 deadline。我是打算在下次例会前一天晚上做修改的，但是当时并没有看到有归档，就觉得应该是第二天早上能查到。然后我就早起了，到班上大概 5 点 40，打开电脑就开始刷新邮箱。最初发现文件中心什么都没有，心想“大概是传错地方了”，接下来就是不断刷新邮件中心协作平台，结果什么都没有。开始还会抱着“大概是公邮抽风了等等就好吧”的想法每隔一个课间就刷新一次，不过没有任何变化。”

中午开例会我都要爆炸了，强行镇定问两句有没有人交了任务归档。没有任何一支手是举着的。“看到短信了知道有任务吗？”这时候就是一排手缓缓升起。当时有点火正准备提高音量凶一下，没说到两句就看见干事们很难受的样子，也就此打住。最后用几句心累的话语结束了这件事情——简单说了说我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不过第二天归档就陆续上传了，此后一个星期干事的工作效率高得吓人。

我一直觉得作为权益部部长，我并没有比我的部员厉害到哪里去。不就是先锻炼了一年吃多了一年的饭成长了一年。我可以，我的部员们也可以。因此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上司，我只是一个领路人，而领路人本就没有呵斥部员的权利。和部员们想朋友一样交谈，借此给予一些人生经验，我觉得是最好的也是我最喜欢的。”

——创能总监骆业成

我们都在一起成长，小高一们是第一次当深圳中学的学生会干事，老高二们也是第一次当小高一的领路人。

“虽然我的成绩自打开学以来就很差，又有工作要忙，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学习，但是对深中的学生来说，这也许是必经之路，所以为了自己我也会努力做好每一项学生会工作，贡献一份微薄力量。”

——场务干事廖灵灵

三、大家庭

很累很辛苦，但却给了我强烈的成就感和归属感，队友很靠谱，我爱这里，我珍惜在 B102 的每一次会议，成为正式干事的那一刻，是我进深中以来最开心的一刻。

收获了一群不黑我就会死的小伙伴。

我不仅在接收这个集体的温暖善意，也在其中改变自己的处事态度，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和学生会能共同进步！

是我到了深中以后除了宿舍外，第一个感觉到像家的地方。

但最重要的，是学生会这个大家庭教会我团队的爱

相信自己的团队

在学生会里，我心里很踏实

.....

每个人都收获了一个新的自己，也在收获一个共同的暖暖大家庭。

写到这里，我也是完成了一点一点的回忆，我不是一个肉麻的人，公关总监和行政总监也是不太善于宣泄情感——然而，我们都认为，每一年都会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那一直炽热温暖的大家庭。

“我认为加入学生会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我爱学生会！”

——权益干事王恺察

篇末，引用干事罗鸣浩的一段用于结尾。

“所有的社团都是一个家，所有成员都是一份子，在困难中共前行，在困难中共合作，在困难中共扶持，在我看来，这才是深中各类社团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根源之所在，也是深中校园文化、校园精神的体现！”

注：

1. 本文作者系深圳中学学生会现任理事主席，本文由她与学生会员共同完成。

学生民主与学生媒体

——关于学生民主运作模式的一些思考

文/Y. Yan

民主在深中可谓妇孺皆知，学生会、议事会等等，都是学生民主的体现；而学生媒体，在深中也可谓遍地开花——涅槃、VISIONARY、NOVA、深中日报……总之涉猎方面众多，各自的定位也不同。

这两者看似处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进入深中前，曾了解过深中的议事会与学生会，两者的定位也似乎很鲜明——议事会负责制定相关学生条约，学生会则负责监督执行。这样的民主运作模式显然就是典型的议会民主，在学校这样的小社会中有很强的可行性。

而到了深中后，深中式民主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特色之处是——趴桌投票，即在投票的时候同学们会被强制要求“趴下”。这种投票方式在一个新生眼中的确很新奇：它能保证一定的公平性，同时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增加了学生对民主参与的积极性——很显然，这种方式可以强迫大家中断手头的事情，静下心来思考有关选举的事情。

以我所在的班级为例，起初在军训期间的班委选举十分顺利，大家参与地很积极，整个选举的气氛非常活跃。但随着开学后学业压力的逐渐增大，在随后的议事会班级议委选举中，由于整个流程十分复杂——甚至设置了问答环节与两轮选举，直接导致了同学们表现的不积极。或是因为选举时间在最后一节自习课，所以真正参与其中的人并不多，有很多同学都在埋头刷题，颓机，或是三三两两地聊天。在问答环节，甚至一度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再往后，几次有关于班级事务的投票，参与性都不高，远不如军训期间的选举积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问题的确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说，在表面看来，部分高一的同学在初中被“压迫”了太久，早已习惯了对班级事务的漠不关心，会有“自己的事情比班级的事务更重要”之类的想法；我们也可以说，同学们对深中式民主不习惯或不了解，也不知道参与之后会有什么实际的既得利益。这些都可以成为理由，但并不是真正深层次的原因。

而下面这些现象，或许对我有所启发。

社团招新潮开始后，我也慢慢对学生媒体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大多有各自的定位，刊登的内容也都会涉及不同的领域。这可以说给了同学们很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可以说没有——因为在一个特定的方面，有关的内容很有可能被一家媒体“垄断”。

而在近日有关日进堂的讨论中，似乎社交媒体反而成了师生舆论主要的“交战场”——在朋友圈、贴吧时不时就蹦出来一些言辞犀利的言论。此时，学生媒体传递信息的效率之慢也就体现了出来。

但更重要的是，相信包括我在内，大多数的高一新生了解有关日进堂事件、公自的信息都是从社交媒体中这些言论中获取的——而这其中夹杂了很大程度上的主观色彩，很难让同学能全面思考。此外，这种言论中言辞的犀利更会让部分本身就对民主事务并不关心或是不了解的同学感受到一种错觉：他们或许会觉得深中式民主就是吵架，好像谁“声音”大谁就有理。这显然是整个学生民主形态中极不好的一种趋势。

另外，在我所在的班级，班级议委曾两次在全班范围内收集建议：一次是关于第二食堂，另一次则有关校外机构在校内宣传条约。而大部分同学，在议委前来收集意见之前，对有关事件并不了解。很显然，他们了解这个事件只能听议委的一面之词。而此时信息的准确与客观程度则完全取决于议委的责任心与工作态度，以及议委本身对于事件的了解程度。这种对事件信息的缺乏了解，也就直接导致了收集上去的相关意见质量不高，

从而影响在议事会对整个事件的讨论或是相关决定。

从以上这些问题，似乎可对深中的民主模式略窥一二。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民主模式中存在的极大的一个薄弱点，就是最基层的同学们缺少一个获取整个模式中顶层相关信息的渠道。

有人说，现时的学生会、议事会，更像是“少数人玩的游戏”。我想，造成这类感觉的原因是，在现在的整个民主模式中，似乎只有由上及下的建议收集环节，而缺少了由下及上的信息了解。整个现实民主模式的闭环似乎在此处断开，从而导致深中的民主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

深中需要一个，或者多个专门负责对校园时事进行及时、客观、高效报道的媒体。

不仅在深中，这种媒体的存在在其他的民主社会中也有极大的必要性。在民主社会中，由于这类媒体的客观、中立、及时、全面，使得最基层的民众有了全面并甚至地了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激发民众对社会事务参与的激情。试问若一个社会缺少了这样重要的一环，民主上层与基层民众缺乏真正的沟通，那又何来真正的民主呢？

因此，我认为，现时的深中，解决同学对整个民主模式的参与程度低的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即是填补有关于此类即时客观的学生媒体的空白。当下的情况是，大部分讨论校园时事的刊物上的文章，不会对时事的事件经过有全面的涉及，或是带有比较强的主观色彩，多为评论。但若要在贴吧或是朋友圈这样的社交媒体上了解公共自习室，看到的大多是带有极强主观色彩的信息。如果要找到相对客观的信息，要付出大量成本，譬如去问学长学姐，或是在贴吧上猛搜，甚至会付出了很多的精力都找不到——而这显然会击退一个普通同学对民主的热情，或许他反而会更愿意花时间在学术上。有人批评当下的深中人将学术看得过重，不愿意参与民主，但我认为，他们或许怀着一颗想参与的心，但却无法找到一个简单的参与途径。

深中的民主要继续良性发展，这类媒体就必须存在，而且它或他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存在的：

首先，此类媒体应客观报道大大小小的事件，同时加以校方、学生会议事会、老师与同学的态度，令最基层的同学对相关的事件有很全面的认识。这样，它或它们存在的一个重要的价值便是客观、独立，这能使基层同学了解到最真实的信息，同时也不会跟现存的其他的评论类学生媒体有大规模的“市场竞争”，他们能做到与当下的评论媒体共存。

其次，迫于纸质媒体效率及成本的局限性，它或它们可以以搭建网络平台（如App或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存在，以最小化同学们的获取成本。在当下的信息化社会中，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与广度都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同时，它的经营与维护成本都不高，更有利于在财务上保持独立性。

此外，此类媒体应该着重关注在议会动态等相关信息。这样，必然会带动基层对民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从而迫使不仅是议会民主者（学生会、议事会、校方等）有更全面的考量，作出决定时更加谨慎，同时也令其他的新闻评论者在发表评论前更用心地推敲自己的措辞。这会是一种对深中式民主的良性循环。至于有关新闻事件的背景，则可以放在新闻末尾，供同学们参考。

也愿这样对深中的美好愿景，能付诸实现并使得深中变得更加美好。

祝福深中。

深中民主的前世今生

文/罗晶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深中的校园时，或许已经对深中的民主的氛围有所耳闻。走在校园里，可以看到议事会、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的海报和公告；新学期伊始，我们可以看到“学长学姐为我们争取民主”，看到社交平台上的长文；黑底的大字报罕见地出现在食堂前的墙上。有人会说：“这就是深中的民主。”

然而，有些老师会说，“这不是民主，民主是需要高素养的，你们贴大字报就是在闹文革”。

为什么“民主自由”会被一些人嗤之以鼻？

我想，先看看为什么深中会有“民主”这种东西。

深中民主之“前世”

“校长当时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晚自习之后讨论自己对未来的规划问题，我们三个人想交流的东西太多了，结果一谈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那位住宿的同学想起晚归要被记名，就跟校长说明情况，校长想也没想就亲自把那个同学送回了宿舍。不是送到大门口，而是一直送到该同学的门前。这件事带给我们的感动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¹

有同学会说“王铮非常民主”或者“王铮时代的深中非常民主”。诚然，王铮校长具有很高的个人魅力，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民主。

再联想到2009年的单元改革和解散学生会的事件，联想到王铮校长的八年课改：王铮校长在任前期的改革是不顾老师们的反对，坚持执行下来的；在解散学生会一事上，他听从了江学勤先生的意见，不顾学生激烈的反对做了这件事，单元改革也是如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王铮校长像是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他想做什么，他就会付诸行动，虽然他总能和同学们谈笑风生，但是如果他决定要做某件事，或许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他。因此，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王铮时代的深中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开明的专制。

那时候出现了大字报的雏形，贴吧上也有良好的讨论氛围。有人说这样批评学校是不尊重师长的行为，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只要不出现谩骂和人身攻击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学校应该听取意见、容忍异见。而深中的“大字报”和文革中的“大字报”相差太远，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我认为，贴“大字报”的行为并不能构成民主，这也不是王铮校长想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那么，王铮校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想，大概是平等、自由、多元、包容、公民意识、公民精神……我觉得，这些是深中精神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缔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深圳中学，当然，也孕育了深中的民主。

2010年3月，王占宝就任深圳中学校长。他在深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几乎将深中过去八年课改的基础推翻。还有随后的留宿、分宿、深中杯罢赛、改培养目标、占宝体、体系标语、砍树等事件，王占宝校长并没有主动地给深中带来民主，而是经过他和

他的幕僚们推行的一系列举措遭到学生的反对之后，“被动地”给深中带来了民主，也就是说深中的民主实际上是那些曾经捍卫深中的学长学姐们争取而来的。

“然后那一周里，学代会改革而来的学生议事会见面会召开了。那天下午我拿着高全喜的《立宪时刻》走进学术报告厅，向大家阐明为何要重建议事会：要把贴满大字报的街头民主、非常政治转化为议会民主、常态政治，要把校方的权力和我们的权利划开来，要建立我们深中自己的民主制度。”²

2010年12月，新的学生会重组完毕；2011年11月，议事会组建完毕，其重要的组织文件《基本法》和《选举法》也开始实施。深中的民主制度有了雏形——学生会为行政机构，议事会为立法机构的框架初步形成。议会民主从此在深中生根发芽，但我认为街头民主与议会民主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人类的民主是从街头民主到议会民主再发展到协商民主”这个结论也是非常荒谬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两大学生组织成为了深中民主的载体，并且一同为维护学生权利而努力着。

深中民主之“今生”

我们先来想象一段对话。我问你，民主是什么？你回答说，民主包括普选的权利，公民提名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集会自由……那么也许我会像苏格拉底一样反驳你：我问你民主是什么，而你给我列举出了一大堆民主，却不说清楚民主到底是什么。

所以，“民主是什么”恐怕有点难说得清楚，可能也不是寥寥数千字说得清的。限于知识水平，我在这里仅谈深中民主及其相关的实际的问题。那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深中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否流于形式，以及两大学生组织是否真正地发挥作用。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之前，恐怕我需要论证深中是否存在民主，因为许多人还心存疑虑。我在这里仅从理论上证明深中存在民主。我们有学生会，当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确实被侵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学生会权益部维权；当我们对校园里的一些公共事务有建议，或者我们对一些规章制度有意见时，或者我们对学校的举措不满时，我们可以找班级议委或者单元议委，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意见，甚至是当我们需要维权时，也可以找议委，让他们帮忙联系学生会权益部。在议事会表决通过的议案，会被执行下去。因此，深中的确有一套民主制度，尽管也许还有完善的空间。

那么深中民主是否流于形式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找两大学生组织做事，他们可以为我们解决困难。然而，有人会觉得“校长面对面”和“校猫听证会”其实很水，其实仅仅流于形式，并没有付诸行动，老实说，其实我也这么觉得，我所看到的，是“校长面对面”和“校猫听证会”被校方用作宣传工具，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而学生会公关部举办的“校长面对面”更是一个校领导们高坐于台上回避问题的活动，甚至被我们戏称为“校长教你打太极”“校长教你游泳大会”。然而，我偶然在学校官网上看到了第一次校长面对面活动的反馈³，看到这一份公告中包括

了问题的反馈与解决，经过三年，“校长面对面”越来越水，而我觉得这并不是学生的责任，再谈“校猫听证会”，学生处委托举办这个听证会的人我都认识，他们平时为深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让他们接下举办听证会的任务，也许仅仅只是想为同学们做实事罢了，而后续跟进做得不够好，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并不是执行者。

现在接着讨论两大学生组织是否真正地发挥了作用。在这之前，我先反驳一个论点：只有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能行使民主权利。首先，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着类似身高、体重、臂力、视力、肺活量的差距，且因为人处于自然状态中这种差距无法弥补；但人进入社会状态后，人在社会权利上是平等的，无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信仰、性取向等等。所以，知识水平低的人不配行使民主权利，这是非常可笑的。

其次，我想说明，在深中，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我们公认，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我认为，我们作为高中生，应当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我们不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被学校和老师安排好，不希望那些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私人的事情被学校和老师“管理”，我们自己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我拥护民主，是因为我希望那些属于我的学生权利不受侵犯，希望进行学生高度自治。我可以像托克维尔一样说“我不爱民主，但我热爱自由”，但我知道没有了民主的深中最终也会失去自由。

如上文所述，在维护这一套民主制度的运作上，学生会和议事会是主力，这两大学生组织为深中做了很多事。仅在2013-2014学年的第一学期，学生会权益部接到了大约40起维权案。而关于议事会在2012年9月-2013年11月的工作大事记可以参见涅槃周刊2012-2013年刊第56-59页，此外应特别提到2012年11月《深圳中学社团管理条例》完成讨论，2012年9月《深圳中学公共自习室使用公约》完成讨论，2013年和2014年3月高一班级议委参与完成社会实践活动旅行社招标，2013年5月《深圳中学学生事务管理公约》完成讨论，2013年和2014年6月选举学生会主席团。此外我想说明的是，学生会和议事会所做的事情是十分贴近学生生活的，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两大学生组织的工作还是有改进的空间的。两大学生组织都曾被同学描述为“效率低下”。我从当事人的描述中得知，2011年3月的深中杯罢赛事件，学生会权益部仅仅用了3天即宣告解决；我能理解学生会工作的繁琐与辛苦，同时也希望学生会精简流程、提高效率，因为学生会为大家做事是“直接的”，作用效果比较明显，不像议事会，而议事会需要各方的意见得到充分地表达，所以议事会未必需要很高的效率（但是效率过于低下也不利于维护深中人的权利）。而对于2014年下半年议事会举行的前两次正式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仅用一个小时就通过了一份2页的议案，第二次正式会议仅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通过了两份修正案，可谓神速。

同时有人会怀疑，议委是否能代表其班级或单元的意志。事实上，议委是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同时议委作为其在所在班级或单元的学生，能够较好地理解其所在班级或单元的同学的想法。

议事会工作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许每年都存在相同的问题。我还记得2014年2月下旬的班级议委改选，那天早上我拿着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走上讲台发表竞选演说，告诉我的“选民”们为什么我适合当班级议委。在当选后，经过一次简单的培训，我正式地开始了工作。然而其他被新议委可能就没那么顺利了，议委的工作能力可能参差不齐。每年的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对新人的培训需要加以重视。在涅槃周刊2012-2013年刊中《议事会与深中民

主》的“我们做得不够好”一节中，这些问题就被作者详细地说明。

纵然深中的民主制度存在着缺陷，我相信，总有一些充满热情的人在为改善它而努力着。

深中民主之“未来”

也许未来会是美好的，至少我们曾相信。

涅槃周刊2012-2013年刊中胡宇鹏所作的《信息、效率、表达与意识——来自个人的学生事务观察报告》一文对于今天的深中民主依然有较大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对于各个学生组织的工作的细节，这里我不多赘述。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关于学生权利和校方权力的划分。学生组织之间的权力的划分已经基本成型，然而学生与校方之间的权力划分依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据一位前辈所说，已经搞了四年，前辈们为权力划分谈了四年，争取了四年。2011年12月，学生会开始起草《深圳中学学生基本法》，在后来与校方的磋商中，又更名为《深圳中学学生权利与义务公约》，直到2013年5月确定为《深圳中学学生事务管理公约》，其篇幅从14页缩减到10页一直到最后的2页。本来这份文件是一份“宪章”，是为了划清学生与校方之间的权力的界限，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保障深中人的权利；但后来这份文件谈水了，换言之，它并没有起到当年学长学姐们所期待的作用。作为一个即将归西的人，我想请问2014级的学弟学妹：你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挑起这重担了呢？

说到底，深中民主之所以还能存在，其实是来自于校方的支持，因为校方还能将深中民主作为招生宣传的资本。深中民主的基础其实不够牢固，还需要一同争取；如果出现了校方进一步收紧权利的事，还需要共同抗争。

“深中民主”也许不仅仅只有教育意义。

我不希望深中未来失去自由、宽松的环境，不希望我理想中的深圳中学有一天不复存在，不希望深中沦为普通的中学。

后记

自由来自于对公权的抵抗和对私权的尊重。一人不自由，全部不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帕特里克·亨利于1775年3月23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的演讲

“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一位有德的侯爵在波兰议会上所说的话

我们都懂得，不自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想，有许多的理想主义者，正在、曾经、将要为深中民主，为理想中的深圳中学奋斗着。

送给涅槃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坚持做下去，为了你们的理想，不忘初心。

送给深中人：“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

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Be that light.

注：

1. 此段来自《涅槃周刊》2009-2010 年刊第 56 页。
2. 此段来自《理想糊上现实》一文，作者王朝，原作曾登载于《涅槃周刊》2012-2013 年年刊。
3. 公告网址如下：<http://oldweb.shenzhong.net/news/201111/n12934465.html>

不堪一击的深中精神

文 / 任其然

去 年十月，一群在港的高中同学约在一起聚餐。饕餮正酣时，大家叫上了几扎啤酒欲饮。有人说，琢磨个祝酒词再喝吧，众人纷纷称是。那该祝什么呢？

某君打破沉默：“不如咱们背深中校训吧——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一时间，纷纷一群人纷纷响应，磕磕绊绊地背了起来，似乎都开心得不行。

“敬深中一杯！”随着培养目标的最后一个元音在七嘴八舌中落地，大家举起了酒杯。

然而我却感到背脊发麻，鸡皮疙瘩滚了整条手臂。我心想，这场景真是多年来少见的恶心。

毕业这么多年，深中的毕业生大概是最爱母校的。刚进大学，社交网络里便是怀念高中生活的刷屏：“大学还没有高中好”；王占宝初到深中，校友们又震天价转载种种“变天”的事情，一方面捶胸顿足，另一方面点个转载，骂几句娘；在北京的不少同学，还神奇地找到了老校长，本科四年频频出入北大附中，其中不少人也因此在附中供了一份职位，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大潮里。试问，有哪个学校的毕业生，会和原先学校有这么紧密的感情？

那么些年过去，同学们毕业的毕业，工作的工作，出国的出国，结婚买车买楼生孩子的大概也都快了。估计再过几年，朋友圈里就会充满婚纱照和亲子照了。虽然如此，大家仍然在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缅怀”所谓的青葱岁月，然而被记住的，究竟是什么。

回想在深中受教育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和家庭的激烈冲突。传统的学校像是一个大工厂（事实上又怎么不是呢），批量生产合格的教育产品——叫做人才的产品。父母怀着最深切的热爱和对子女的爱把我们送进去，指着我们“成材”——具体而言，就是能够考上好大学，未来成为有一份好工作，可以有钱供楼买车娶老婆/嫁个好男人的优秀中产。如果再奢侈一点，没准可以跳个龙门，跃入上流社会。看起来太赤裸裸了，分明是小学课本里用来批判的，资本主义世界才有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嘛。然而很多时候，父母的爱不居然要转化成这种形式才能够表达出来。于是在家长看来，搞什

么学生活动，参加什么义工啊，社会实践啊，是颇为胡闹的事情，花上一堆时间画海报，做宣传，跑东跑西，换来考试成绩不稳定——你是要高考的人，这些能带来什么帮助？

所以，高中的日子，除了高三之外，都伴随着和家人的永无休止的战争。家人一度觉得深中是神经病，想给我转学。那时候最讨厌的，便是周末回家，因为一定要掀起无止境的争吵。现在想来，高中时做的学生活动，目的之一大概就是反抗——反抗一切想约束人的条条框框，从舍友到老师到家庭都可以是反抗的对象——唯独深中那短短的培养目标不在其列。

再往后，上了高三，过了高考，顺利毕业。王铮走之前在深中大搞了一番，不少学弟学妹看不过眼，奋笔疾书，所谓的校园民主从此开始有模有样了。

今天聊起高中，很多人会一下子回忆起在哪里和初恋情人牵了第一次手；在哪里上完体育课一身臭汗闷头喝饮料；在哪里眺望蔡屋围背后徐徐落下的夕阳时憧憬未来感受“岁月静好”。我倒是更怀念那时候愣头青一样啥都不怕，跟着朋友们一起“闯世界”的感觉。说到那群朋友，当初都是有梦想的人。其中一个说，他要学各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另一个说，她未来要去联合国工作。短短六七年，他们都如愿以偿：一个读着比较语言学的博士，另一个已经随着联合国的项目满世界跑了。

然而他们却只是少数。对更多的同学来说，岁月渐渐磨去他们的棱角，消磨他们愤世嫉俗的心脏。有一位学弟，当年他一马当先，贴出大字报抨击江学勤改革，谈笑怒骂酣畅淋漓。他曾经说，想进入大学之后读人文社科。如今的他，则在商业精英的道路上头也不回地走了下去。曾经激扬江山的学长学姐们，一个个成为了公务员、律师、IT 达人、职场精英……并不是说他们的选择有错，因为深中被期许的定位，其实就是精英教育。社会的“精英”，按照最通俗的定义，为什么不是公务员、大律师和金融从业者呢？只不过当大家再次相聚，谈论高中生活和理想的时候，培养目标就只好在一片光怪陆离的色彩里用作祝酒了。我宁可相信，大家都不过是暂时顺应世界的不得已，屈就于生活本身，等着在某一行里做出成绩来，再实践当初曾高谈阔论的理想。然而真的会如此吗？我不知道。很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多同学才二十来岁，已经变得像饱经世事的老人。谨言慎行，不问世事了。

高中毕业上大学之前，北大深圳校友会给人读的新生们开了一个欢送会。来了一群在深圳工作的校友。待我们一群新生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校友们纷纷表示：你们怎么能不提到你们和社会的联系呢——我们，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回想起这句话，就不叫人舒服。“心怀天下”总是崇高的、可惜对包括我在内的人大多数人在内，就算有心，也未必有力。相比之下，深中那句“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却要比空空无物的“家国天下”踏实得多。大学生活倒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同学们似乎怀着一稀志向宏大的心，言必称中国、天下，可实际做的，其实是闷声发大财、考级、实习、出国。身边触手可及的校园公共讨论，参与者却是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深中确实是一朵奇葩。所谓的深中精神，大概绝不会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内圣外王，事事问苍生；也没有让大家甘于成为社会生产链的普通一环，从此自扫门前雪，冷眼他人瓦上霜。相反，按照培养目标的说法，他们身处何处并不重要，却都可以不断保持最基本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意识——听起来，既理想，又踏实。然而，在成为社会精英和做一个普通人这两条路之间，剩下的仅仅是一条悬空的钢丝，我理解中的深中精神，事实上是鼓励大家勇敢地走上这条钢丝，于是乎大家满怀信心地上前去，又纷纷沮丧地跌落两旁，成为既得利益者，或者成为平凡的小人物，都不见得太难。可想要另辟蹊径坚守某些价值，就往往不堪一击。然而

尽管如此，对所有人来说，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满怀某种理想，明明知道不可能，却勉力而为，不失为难得的一段经历。我相信，那天晚上当大家举杯祝酒时，心里必然是回想起了这种“曾经年轻过”的美好记忆。然而在迥异的事实面前，这种记忆的表露，多少有些残忍而讽刺。

今天的深中人，大概比我们那时要幸福得多。至为明证的，便是时刻可以参与的校园民主。然而似乎也会有这样的声音：青春年少，岁月静好，为什么非要搞得坐立不安？又或有人说，今天奋发成志，明日才能真正做一番大事业。小小校园中的过家家，不理也罢。这些声音实在太正常不过。回头看来，学校与其说是按照人的“发展”需要培养人，不如说是按照社会的要求培养人的。成年人的某些糟糕习性和生活态度，不知不觉便深深投射于年轻人身上。如果说，深中的培养目标在社会中举步维艰是迫不得已的话，社会的习气向下渗透，让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苟且生存的些许生态沦为边缘，竟为大家所不屑。那这种境况可要糟糕得多了。

很多时候，会被人，乃至于老朋友们讥笑。那么大的的人了，还成天觉得自己年轻。还不愿意面对“社会的现实”，是不是没志气，没出息，其实要顺从社会，或者彻底和现实敌对，反而无所谓之难事吧？年轻人最怕的，也最难避免的，是变成自己曾经反感的人。当年我们压抑而不屑，得到的是冷眼和嘲讽；今天看到他人压抑而不屑，我们中间很多人的本能已经变成了冷眼和嘲讽。想到也许快要结婚，不久也可能要为人父母，曾经这些事情都很远，曾经人生还很有理想，不用太怕，一心去闯，然而现在的我，时不时会很担心。

年复一年一校人

文 / 常半二

寒

来暑往，自进入深中已是第四年。

似乎没有哪一届的新生未能广泛引起上一届老生的不满，“民主斗士”们觉得校长的温水终于困住了青蛙，“理中客”们则呼吁新生们要独立思考学会明哲保身；社交网络上随处可见对新生不当行为的公开指责，随之出现的往往是对社团新血液出工不出力的分组可见的埋怨；罪魁祸首似乎是使得老生每天中午对着食堂望穿秋水的那十分钟，又好像来自新生对学长团的狂热追捧，而当这场新生无可奈何的狂欢中又响起了七月份那场自嘲潮流的一丝余音时，狂欢者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一届的学弟学妹啊，真是高分低能。”

自从2012年深中分数线重回榜首以来，这个观点就从未落魄过，甚至在分数线仅上涨四分且丢了榜首的今年，仍能赢得不少支持者。

然而，如果我们翻出分数线背后的各类数据，就会发现，在这三年里，随着分数线29%增长一同出现的，是招生政策的各类变化——2012年咸鱼翻身的指标生政策与2013年初露头角的整体体系等。

例如，2012年时，深圳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为677分，相比2011年分数线提高了18分，分数线所对应的全市排名也从11年的3183提升至2192。而在这之前数月，之前被评为鸡肋的指标生政策开放了顺位递补规则，保证每个指标生名额都不会被浪费（当然，不能低于分数线30分以上），从而改变了“指标生=尖子生”的讽刺状况。2011年，深中的108名录取指标生中仅8人未达分数线，平均分高达723.48分，而总体均分仅697.40，非指标生均分更是只有693.87。本意推行教育均衡化的指标生制度收效如此，未免令人啼笑皆非。2012年，顺位递补规则保证了指标生的实际有效率，使“未达分数线却仍被录取”真正成为可能。我并没有收集到2012年的指标生最终数据，但如果在11年深中指标生入围率92.3%（实际可能还要高）的基础上采用保守的80%作为12年200个指标生名额的入围率，那么12年分数在647-677这个区间的指标生约有160人。反过来看，深中每年ACD类正取生为936人，去掉自主招生之后在836人左右，而11年的非指标非自招的“正统”录取生约828人，12年据估算约为676人。结合对应分数线所代表的市排名，可以发现，尽管仍然有着近几年最大的进步，所招收的生源却并没有多大的提升，起码两届学生的成绩差距并没有单纯的分数线所体现出的那样夸张。

与其说深中提升了自身的魅力吸引了更多、更高分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如说在传统的中招流程之外另辟蹊径。“多元化”的招生政策使得深中在获得更“多元化”生源的同时仍能保证分数线的上涨。

不，我并不是想说，深中的分数线是虚胖，“高分”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狂欢。

每年，深中的老生都会在经历或听闻一些新生的负面事件之

后从记忆中调取出所需的部分，进而得出结论：当初的我们比他们做得好多了。在深中几年，见过许多来自11、12以及13级学生试图以亲身经历向他人证明“下一届逊毙了”，而我也曾是其中一员。而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群体层面上，他们过去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他们所见到的，或者说，被想象力美化过的记忆那样美好。看到11级的助教担心12级学弟学妹对心智训练不够投入，10级的助教们表示，其实，他们当年也是那么想的。看到12级学弟学妹时常在朋友圈埋怨不懂规矩在图书馆讲话的13级学弟学妹，我也会想起当年12级学弟学妹扎堆在公共自习室，哦不，日进堂，里面吃饭，对旁边白底红字写着“自习室内禁止进食”的大幅条例视而不见。

不，我并不是想说，所谓“低能”，只是想象力引起的错觉。

深中的多数学生在这所被许多校友称为“我人生的第一所大学”的高中都能得到长足的进步。对许多人来说，从高一到高三是一个在他们眼里多数学生活动从困难模式变为简单模式的过程。这样的进步涵盖了眼界的开阔与技能的提升等等，我们往往可以见到，高三司空见惯的任务在高二眼里是一座大山，而高二视之为常识的概念对高一来说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进步就代表了不同届学生间全方面且大幅度的差距，尽管每年都会有在自己的领域出类拔萃的新生让老生大跌眼镜，但整体上并不能拉近两个群体的距离。令人欣慰的是，绝大部分的差距在时间的作用下都终将被补齐。当学弟学妹变成学长学姐后，他们与前人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差距。正因此，深中的许多传统能够一届届传递下去，已毕业的校友们也可以自豪地在大学圈子里面对周围的人说：“看，这是我母校。”

似乎没有哪一种沟通方式能够使人與人之间的沟通达到百分之百的效率，对同一段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的解读一定存在着误差。这就导致了尽管每年的新鲜血液最终都将成长到能接过前人的重担，却常常会走上与前人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创新中，有许多在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却也有许多混然众人。在采用T型台的学活将十大歌手推上了新的高度的同时，发觉时代变化而积极转型的涅槃却悄悄从双周刊变成了三周刊。

尽管深中学生一年年过去从街头民众走到议会民主再到“理想很丰满”的校内事务处理机制，这并不能代表与前人相比后人有多少进步，因为每年充分参与或理解这些创新的人都屈指可数。这极少数人造成了大多数的变化，却不能代表群体素质的进步。每当校内发生了跟类似国际体系搬迁这样跟校园政治有关的论战，学生们总会自行站队分成“民主斗士”“反对派”以及“关我何事”。反对者们与“民主斗士”们不同，他们没有上述极少数的带领一代代“民主斗士”的核心成员，或者说“校园公知”，更少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当然这不能说明这个群体就更加理性），也没有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前人向他们灌输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群体才是此届深中学生真实素质的体现。许多关注深中两年以上的学生校友以及外校友人都对深中年复一年的论战感到身心俱疲，他们“心累”的，尤其说真如他们所说是年复一年的争论，不如说是每年的争论内容都没有什么长进。在外校与社会的眼中，深中是一块探索自由与民主的公民教育试验田，但是事实上在近几年多次论战中，类似“校

领导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们想得肯定比我们远好吗？”“学生抗议有什么用？”“你就知道在网上瞎逼逼，你有做什么实事吗？”的言论仍然是反对声音的主力——硬要说与前人的道路有什么不同的话，无非是人数变多了。

在十月份国际体系搬迁风波中，反对者们的主要言论在初期仍是围绕上述“年经三问”展开，而在后期校友与某老师公开论战之后，则历史性地集中在“理中客”身上。此处并不打算过多评论那几篇在对情况缺乏细致了解的前提下就人云亦云盲目呼吁遵守理性客观中立的方式争取权利的文章，毕竟学生为了完成周末作业什么都写得出来。究其根本，这些人并非真的希望建立一个理性客观中立的环境——真正抱有如此想法的人会用理性客观中立的方式与态度研究了解过整个事件后再发言，而非一味地要求“理中客”地看待一切。在他们的言论下，“理中客”不再是一种方式或者态度，而是一种支撑自己不会被驳倒的姿态与言论高地。不过不论如何，也总算是有了进步，虽然这“进步”也跟“民主派”一样，只是对少数领导者的鹦鹉学舌。

面对校方与学生发生的分歧，校方已经从在校长面对面上当众对质转变为打太极，甚至在学术猫事件时学会了以一点点无关痛痒的“让步”就能通过有名无实的“民主”在社会上给自己贴金，而除了极少数人，深中学生们还停留在“年经三问”以及鹦鹉学舌的阶段。类似的原地踏步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军训后对学长团的

非议、年末对心智训练的质疑以及学年末学长团换届的风波等等。近年来深中学生们对比前人真的有进步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我曾经乐观地认为，按照深中的环境，深中学生在公民教育的道路上一定会越走越远。盛行的形式主义对比老校长“开明的独裁”虽然看似是退步，但在我看来反而可以刺激深中学生更多地思辨，有一丝“宝剑锋从磨砺出”的意味。发现他们在年复一年地原地踏步后，我也曾怀疑过是不是新生们真的变成了“高分低能”的学习机器。而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论述的，生源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而且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初中推行的素质教育下，新生的素质或许还要高于前人。正因如此，深中人的原地踏步才更显费解，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引用一段北大校友回看北大的话吧：

“我们其实80年代那阵还蛮乐观的，包括一年军训，人大校长调进来，北大学生认为等他来到北大校园，就跟我们一体了。后来反而是到了99年，北大被社会带走了。现在我反过去看是鲁迅那种感觉：年轻人不一定自然而然会进步，不一定就比老年人强。如果你控制这个教育思想体系，年轻人不知道上一代的教训。就像王小波在《寻找无双》里说的，每一代人最不容易知道的是上一代的事，就是你父母弟弟出什么事了。你父母那代人之间很多事他们不用说，大家都经历过来的。”

此处结尾，烦请各位自行脑补旧版培养目标。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欢颜

文 / 应笑生

北国，是有秋天的。北国的秋天，冷。

只在千里之外的北国，我才记起这座城市对于我的意义，记起我过去的一千个日月里，每一个梦的颜色。是的，孤独它不会变，寒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瑟缩。

梦如酒，如昏沉的夜，如北岛笔下那灿烂而冷若冰霜，摒弃黑暗而又沉浸其中的彗星。而回忆又是什么呢？人抛弃过去，就像人默认自己能战胜孤独和时光一般虚妄，漫长的旅途之后，记忆的真实，记忆的切肤和刻骨，又何尝能胜过一个梦，一部小说？

过去的喧嚣，一如我此刻的沉默。那么，我开始说吧。

离开深中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在学校匆匆留下的影像苍白无力地见证了它。蹭了师父的两节语文课，C栋的教室很大，墙上依然涂着各式的画，孩子们质疑，侃侃，凝神，哄笑，间或发表着自己稍稚嫩偏颇的见解，蓬勃的生命气息一如入校时的我踌躇满志。

回B501的路上我意外见到了王赫，我总算也实现了和她谈上一场的愿望。我们谈到那篇两万字，她遗憾地说，你写的是对的，但是很不全面，毕竟站在这样一个视角，有些事情你学生是看不见的。我明白她的意思，也告诉她，这便是我的用意。话题又回到我身上，她说她看见了我身上的某种男子汉气质，记得说是某种不惧别人的议论的责任感，担当，还是什么，我很讶异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算是惊喜吧。

回到师父那里，还是寻常的喝茶对话，仿佛我只是出个小门。晚饭点儿，师父拉来两个学妹一起出去吃饭，我一路陪她们聊过去，木木的懒懒的，这让我觉得我有点不像我。因为木木的懒懒的，在回程的路上被学妹们连呼“可爱”。放浪不羁的著名脱缰野马，淫笑声同学，居然得此殊荣，我想那些认识我的看到这里会心一笑了。学长光环是多么可怕的东西，我们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想，又在阴差阳错里造成了多大的误差。

回来的路上买了些酒，虽然多少让我有些失态，我很享受那种飘舞起来的感觉。学妹们似乎有点担心，还是师父了解我。我趁兴在师父的办公室里唱了起来，念及楼下的孩子们在晚自习，又克制了一点。

后来，晚了，就散了。第二天，我坐上了北去的飞机。

在深中的三年，我遇到了许多许多的事。这一切为我带来了一次次不可逆的改变，一次次的成熟与苍老，还有一次的告别。过去的一切，那些放浪形骸，嬉笑怒骂和一事无成，有些变成了神话，有些变成了笑话，有些变成了梦话。一曲谢幕，或有阵阵唏嘘绕梁不绝，它们甚至连歌者的回声都不是。

我想，这一次，钥匙妹会与我有一样的感触吧。她所日日陪伴着的所在，也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不像过去的这里。伫立在这里的一处处静物随着喧嚣更迭代序，太多可爱的或可笑的兴废在她的身上穿行而过，时光把每个人的纪念踏成飞扬的尘土。

绿水长流，青山又何曾依旧呢？也许有一天，Key Loli 也会变成 Key Aunty, Key Grandma, 像那年迎着校门的那些大树一样，在某个夜里风雨飘摇。

那晚的最后，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三年缘分至此。我已不再是你的应笑儿了，你永远是我的深中。沙扬娜拉。”

对于深中而言，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正在来临。

传说中的过去，已经越来越不为人所知晓了。那时学校对人的培养是激发式的，是展望的，甚至于说，是理想的。那时的深中以一种阳的追求，希望给予学生们以创生的力量，去寻找让自己燃烧热情努力奋斗，并在此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支柱和源泉。所以那个时代的主题是选择，自主，是那些高大的词语和信念，而它的风险是梦想的迷失和错位。

而我们面对的现在，是一种对实际的回归。现在的学校对人的培养是塑造式的，是务实的。换句话说，是具体的。此时的深中以一种阴的追求，希望给予学生们以繁盛的力量，去获得通过积累资本巩固成就，让自己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机会的行囊和衣装。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规划，成绩，是那些切实的履历与奖项，而它的风险是现实的空虚和肤浅。

这两个时代主题，这两种教育理想，没有哪个是更优越的。这主题也不是从天而降的，管理者的能力和个性，学生的期望和风气，教师团队的意识与执行，社会背景中的先进与流弊，时代的主题是这一切巧合的汇集。

我向往过去的辉煌，也厌恶今天的浮躁，但我愿意接受这个时代，为了更好地生活，再者，也为了我的私心。只有接受了这个让每个人都心存遗憾和希望的时代，接受了它的妥协和不完美，我们的设想和坚持才有意义。

深中的变故不曾停息，总有那么一两个日子不由得我自顾自抒情下去。

今天的深中要坚持的是什么？我们要保留的是什么？民主？自由？包容？理性？先锋？保守？反叛？和谐？

都不是。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的一切争取和忍让，一切理性和激愤，最终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和后来者们更精彩的成长，发展和生活。



图片由作者提供

概念是不重要的，形式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两点是最容易被学习和让人被误导的。

坦率地说，我常常觉得我所在的这一届是这一点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在没能接触到旧有深中精神的核心，也没能直观地有所体会时，就已经被卷入了选择和对话之中。而前辈们显然还不习惯把这些他们亲身体验过，对于他们来说显而易见的道理教给我们。

这导致了此后大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对抗，这之中多少会有些无意义和误导，伴随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矫枉过正，正是这让我们的传承如履薄冰。

作为人的错，这是我们这几届人共同的错，作为时代的错，时代从来无所谓对错。

或许，一如任其自然在某期涅槃上说得那样吧，其实彼时深中的存在，对于现实而言，并没有改变什么。是的，作为一群高中生，我们可以达到那个高度，可以拥有那种丰富，那可以不止是少数人的盛宴，但是如果失去了其中能量和信念的来源，那么我们对形式的坚持就很可能变成一个笑话。

是的，颠覆你所有的设想，判断，计划，让你无可奈何地接受一个比你的期待平凡得多的结果，这就是生活。从一处已然衰老的静物中走向下一处正在衰败的静物中，把残垣断壁当作处女地，把你所有的幻想当作已经降临的未来，尽你所能地去再一次迎接和拥抱，在注定不会有成功作为尽头的路上虔诚而伟大地前行，这也是生活。

没关系，这就是生活。

我们的担忧总归能在现实中找到些许的慰藉。革新风俗的呼号自新文化运动至文革已绕梁逾百年之久，清人入关已有五百载，而在今天，各式汉服社团仍然在各高校和社会的其它地方备受瞩目。

或许就像宫崎骏在《幽灵公主》中所说的那样，也许有一天我们曾经的家园会面目全非，也许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自己对自己身份的双重背叛。或许深中高贵的精神并不能改变未来，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让它活下去，活下去就会有出路。

展望和激发的力量，在培养能力以外培养态度和信念的力量，关注周围环境和表达自己态度的重要性，为自己所在的环境和所作出的选择负责的重要性，过去和现在，深中教给我们的或许还有更多。在我们学会传承的路上，我们要明白我们选择的到底是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还有可以期待的机会和运气。深中自始至终都选择了做一摊“浑水”，一摊蹉过它以后就可以走向所向披靡的浑水。这很好，因为生活本来也就不是一摊清水。

历史和悲剧被欣赏和铭记的意义，就是用来给人带来更深刻的反思和安慰。不要忘了，最终的最终，我们还是要用明天去继续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这都将是我们的生活。如果你选择，那么在你自己的永恒里，它便在这儿。

作为前人，我还想说的，就这么多。

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在新的学校，生活似乎也还是旧的样子。

社团开始招新了，想起西冲的欢声笑语，我走向了旅游学社的摊位。我报名了艺术团，期待着一个更大的舞台。而在文学社，诗社和校刊的学姐们殷切邀请的眼光下，动情描述着社团在其心中地位的言语间，我只有苦笑无言。

旁听的文学概论课上，我在教授口中听见了一句“文学就是去刻画回忆在你心中留下的痕迹。”那节课后，走出教学楼，我想放歌，却在法桐和银杏之间怎么找不到一个伫立着凤凰树的小树林。

夜里，我的忧郁每每发作，而窗外只有混沌的紫色天空。站在宿舍走廊望着窗外，缓缓拂来的冷风，一如高二宿舍里机器卷来的人造寒流般，压在我的胸口。

是的，为了说服自己，我明白了一切的道理。但是在午夜，在清晨，在这千里之外，在每一个没来由的瞬间，我还是会没入怀念，像没入一个无论是继续回味还是决然醒来都温存而残忍的梦。

深中是人民北路深中街上的那个坐标，更是我心中的那处归所，我曾用我的双脚和双眼一次又一次的丈量它，我曾用我的执著和放浪一次又一次地刻画它。我在这里留下了每一个自己，在每一次挥霍之后安静的睡去；又把每一个自己连同这这个坐标一起头也不回地卷走，在每一次收拾之间迷惑地醒来。

像李银河在王小波文集的序里写的那样，我内心中隐秘地希望着。我希望我能够回到那段时光，我希望我能留在那段时光里。我喜欢那个无比迷惘又踌躇满志，幼稚又意气风发的自己，喜欢那些我早已知道注定会分别的同伴，那些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无限车辙的日子。我希望深中也可以留在那里，留在那个给我们光芒和火焰的时代，那个容我们肆意放荡的时代，留在那个衰颓恰未开始的年代，留在那个手绘出来的无以复制的时代。

我的心中隐秘地怀揣着一个击空明兮溯流光的梦。我的心中隐秘地期待着。

这就是我的私心。

这个夏天，韩寒用又一部作品一如既往地创造出好多动人的词句，比如，告白与告别，比如，告别是相聚最好的理由。

这个夏天，后来陪我看了那场电影的我珍视的孩子，她最后没能考入我让她无比期待的深中，没能叫我一声学长。

回想起考入深中的那天，夜里接到自主招生通过的短信的我，第一次发现兴奋的人可以跳得那么高，领取证书的第二天，我穿着一身紫色的T恤，留下的照片不见了，只依稀记得那时骄傲的神情。那张脸庞满怀期待，踌躇满志，面对着未来的无尽可能，生命力和希望以我为原点铺展开来，环绕以无尽的光芒。

这些映象在我遥远的记忆间不断地幻化，一如我默然离去后听到的关于自己的无数传说。这样的幻化和着我写下文字时那前后删修的性子，像极了画作油画时的涂抹。我用了太多的感情去涂抹这些文字，这些记忆，却还是不免显出笨拙和不真实。或许那笨拙和不真实，正是记忆和青春的美的所在？

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深中，结束了所有羁绊，深中再不属于我。

我并不悲戚。

我想起高三的那场雨，作文课上，我被喜欢的语文老师的话语引得出神，没入白日梦一般的幻想，又从那温存中跌坐出来。课上的一切自顾自的运转着，窗外只有淅淅沥沥的雨，一瞬间我被寂寞包围。雨默默下，默默拾起我的寂寞，拿它敲向我的寂寞。一瞬间，我感到寂寞像我如影随形的老友般，亲切而温暖。这温暖充斥周身，让我那无数悲哀的过往，日日月月连绵不绝的寂寞痛楚中，氤氲出莫大的快乐。

能永远陪伴着一个人至死不渝的，只有他自己，只有孤独和回忆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更无它人，更无它物。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忘记这里，抛弃这里，就像抛弃每一个我不曾记起也无可忘却的回忆。

别了，深中，或许我已不能再如此动情了。我不曾带走你的一草一木，也无从再伸出手，扰乱你无尽的未来里哪怕一掌宽的风向。一切你曾给予我的荣耀和悲戚，我都留下给你，我只携着每一个曾经的你，携着一千个日月里你在我身上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记，在你之外的世界里，继续我孤独而幼稚，满怀追求又无比平凡的旅程。

在每个梦的边缘，浮现在身后的永远是我彼时的迷醉，你彼时的欢颜。

这就是那个我和深中之间的故事。我想我已经讲完了。

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只有你的欢颜，笑语，伴我在漫漫长途有所依。

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只有你的欢颜，笑语，伴我在漫漫长途有所依。

沙扬娜拉。这个发音很美，不是么。

应笑生

2014年秋冬之际于长安

实验的平衡点

文 / 包包 & dawn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汪国真

似乎那天的影像还有残留——在那个卡到令人抓狂的网页显示出来的一瞬间，笔者点击了“实验体系”。网页继续卡着，身心却无限轻松。自主，多元，改革，挑战……无数个词从脑海中闪过，仿佛在证明这个选择的正确。

大家来到实验体系的目的可能会有略微不同，但想必在选择实验体系时每一位同学都做好了接受一种新的教育方式的准备。而最近，上课时老师曾问我们是否对实验体系满意，当时，“不满意”的呼喊声响彻了教室。随即，老师又问：“那怎样的实验体系才能让你们满意？”一个同学大声地说：“楼下的才是我们想要的实验体系。”的确，去年实验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最终在期中考试后以减速改革收场。从这个角度看，表面上可以解释学校今年这样做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实验体系不应一步步丧失自身的特质。

对于实验体系普通化，最先让笔者感受到的一点就是作业。在开学典礼上，实验体系负责人曾说，今后我们的作业将不是《王后雄》、《五三》，而是用橡皮泥制作生物课上的种种模型、搜集资料完成课题报告等。但如今我们才明白，这些描述都是针对上一届的实验体系，而这一届的实验体系状况截然相反。虽然我们也有课题，但是也免不了刷题的洗礼。而且实验体系的课题数量也与标准体系一样。同时，这届的实验体系还没有了力行活动，与标准体系同时开设了开课程。抛开对开课程已被多次反映的弊端不说，以上的改变已经让实验体系又失去了一大特质。校方这么做的目的或许是让实验体系标准化还是让标准体系实验化。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在无形中扼杀了实验体系。学生们为了接受不一样的教育，更好地施展和锻炼自己的才能而选择实验体系，但实验体系却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种庸常化、与之前老师的说法大相径庭的教育模式未免让人失望。

其次便是实验体系的小班制问题。在经历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大班制后，实验体系原先的小班制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是一份莫大的吸引力。但这届实验体系却实行了每班 50 人的大班制。在实验体系的教学方式中，小组学习可谓是一大亮点，可是大班制不仅使小组讨论的顺序难以控制，而且小组间的交流学习也变得不方便。再者，这也令实验体系的自主管理变得艰难了许多。在进行班级事物的讨论时，要么就是所有人都在激烈地讨论场面难以控制，要么就是只有极少数人在为班级出谋划策，自主管理举步维艰。而在如此多的弊端背后，学校当初实行大班制的目的究竟何在？笔者至今还记得当初自主招生前相关负责老师对我们语气肯定的说 2017 届高考必定改革。而出于改革后选课增多，而能分散人数的考虑，学校进行了一场赌博，将实验体系的每个班变成了 50 多人。这场赌博终究是失败了，高考改革没有在广东先行试点，小班式的教学也不再继续实行。无论大班制或者小班制哪一种更适合实验体系的教学，至

少在学校的前期宣传中，没有对这一点改动的提及。笔者猜想，走课制的成熟可能是学校迟迟不实行的原因，此外高考改革的新方案最终没有在广东实行，实行走课制学校可能承担的风险与压力也许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但在未能实施原计划的情况下，学校没有给学生和家长任何的解释，这样的态度是否负责呢？总而言之，大班制带来了种种弊端，而大班制的实行也没有提前通知实验体系的同学家长。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多多少少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

另外，这届实验体系的硬件、软件设施也并不像学校在前期宣传时所描述的那样好。这届的实验体系不再使用可以发布教学资源与通知 BB 平台；部分区域的 wifi 功率仍有差异，而以后 WiFi 也可能推广至全校；在电脑配置方面，如今校方仍未给出一个明确的配置电脑的时间，教室内也不一定有很充裕的空间来放置电脑。除了课桌、教室以外，实验体系的各种设施和标准体系无很大区别。据笔者了解，实验体系由当初的自主单元而来，意味着实验的学习模式应当是自主化的。而后因为作为学校改革的试验田，承担着改革的责任，而称之为实验体系。也就是说，实验体系本身的定位就在改革和自主。而从现在的改革方向上来看，自主学习应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而硬件、软件设施配备的不齐全则是对自主学习发展的一种遏制。此外，校方有此做法可能是出于对同学自制力的不信任，但校方毕竟不能剥夺实验体系学生培养自制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权利。

实验体系的同学们曾经调侃过自己是小白鼠，但如今却连小白鼠都不是。而从实验体系各方面的庸常化来看，如今实验体系的教学已经偏离了它的初衷，偏离了对实验体系的定位。笔者没有感受到学校在吸取上一届改革不成功的经验后作出的新的尝试，反而让这一届实验体系几乎是名存实亡。校方对实验体系改革的重视度不高，诚意与热情不足导致了实验体系改革的初衷变成几乎不改的现状。这种并非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与其间学校的态度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学校应该以足够的诚意进行实验体系改革，不让改革成为空话，用实际行动来维持实验体系的特质。例如，之前校方承诺的设施配置，制度调动应该有明确的时间，另外对于任何改变的通知都应该及时，改革应该在保证学生、家长的知情权下进行。老师则应当在平时的学习中更多地渗透自主学习的模式。鼓励自主才能产生多元化，鼓励多元化才能真正的释放实验体系与深中的生命力。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自己的诸多权益受到损害，体系改革举步维艰；但实验体系学生也应当有一定的为改革助力的责任意识。实验体系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种选择，它没有一个死板的尺度来衡量一个学生是否合格，但是实验体系本身具有的特质，例如专致笃行，深度探究，都需要实验体系的学生共同来维护，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刚入校的茫然渐渐消退以后，学生应该更加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实验人该做什么事，在指责学校没有给我们各类设施，向学校争取自主的权利时，学生也要想到自己如何才能真正的驾驭好这些宝贵的资源。实验体系的学生都是实验

体系中重要的一分子，尤其是在实验体系这样的集体中，每个人的作用都显得尤为重要。实验体系的学生既然希望走在前面，就要拿出比别人更高的自觉性、适应性和主动性，无论面对怎样的变化，都要积极地解决问题，最快地适应、更好地主宰自己的生活。另外，在当前的国情下，仍存在着高考这样“数字化”的竞争，面对新的资源与多元的选择，如何能做好权衡，是实验体系给学生的挑战，也是选择了实验体系就要承担的风险。而这个过程，需要自己不断地摸索和努力。既然选择了实验体系，就要不畏艰难地努力走下去，这是责任，更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体验。

在实验改革平稳化，标准、实验趋同化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千人一面的深中。这样的深中显然不是所有人想看到的。笔者一向不认同各种阴谋论，但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笔者或许更愿意做出同某大一学长一般的选择——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学校的意图。

权利与义务具有统一性。学生应具有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而校方也应拿出足够重视的态度进行改革，这样双方才能共同寻求一个最为合适的平衡点。唯有如此，实验体系才能不负实验之名，实验体系才能不负实验之命。

待到凤凰花开时

文 / 予错

注：本文作者系现高二实验体系高文班成员

凤凰花，因“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故名之曰“凤凰”。

——题记

实验体系

选

择实验体系，是因为实验体系在我眼中有着和凤凰花一样勇于面对风雨的特质。

这一届实验体系在高一时，没有如上一届一样“平平淡淡”，而是多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设置对开课程、连堂上课、运用网络教学平台等等。这些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实验体系本身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学习方式，在我最初的高中生活中的确为我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然而我也因此感到快乐：选择实验体系，就是为了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现在想来，即使当时实验体系的改革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仍旧应当感谢当时的实验体系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我带来更多的经历与收获。我也要感谢那时努力坚持的自己，给自己的高一交了一份虽然不完美却很有意思的答卷。

最近，我也听到了高一学生对如今的实验体系的抱怨。从他们的陈述中，我了解到，如今的实验体系与标准体系相差无几，几乎又回到了如今已经“归西”的高三一届当时的实验体系那样“平平淡淡”的教学模式。除了标准体系和实验体系一同实行的对开课程，似乎如今的高一实验体系已经没有任何“实验”的影子了。

而升入高二的这一届实验体系，也开始渐渐失去其“实验”的特色。对开课程不再实行，连堂上课取消，曾经令人又爱又恨的BB平台不再使用，“思维导图”成为过去式，甚至最具特色的“小组”也在部分班级中被传统的同桌制代替。相较于高一的教学和学习方式，高二的学习生活于学生而言无疑是稳妥的，但也是枯燥的。如今的实验体系在我眼中，已经没有了它原本所具有的特色，那句

“走在前面”的口号，也更像一句无力的嘲讽，在“成绩”的悬崖上摇摇欲坠。

诚然，我无法评判如今的实验体系这样的教学模式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至少是不适宜的。它不适宜于“实验体系”这样一个名字，不适宜于“走在前面”这样一句标语，更不适宜于当时学校介绍实验体系时的种种承诺。实验体系之所以要“实验”，就是为了在实验的过程中找到相对来说较为独特、较为高效的一种教学模式。不以实验的方式去探索更好的教学模式，实验体系又何必冠上一个“实验”的名字呢？学生们带着一颗与学校共进退的心，怀着对学校的信任与充足的自信和勇气，选择了实验体系，学校却实在辜负了这些学生。而实验体系倘若不实验，又何必当初辛辛苦苦用答题的方式把实验体系的学生们筛选出来？当初答题时所考察的那些自主学习、独立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与现在的实验体系而言，又有多大用处呢？我至今对我入学前的那一次“体系说明会”中对于实验体系的一句介绍记忆犹新：“实验体系不是重点班”。这句话放在如今的现实中，我只得感慨万分。

但愿实验体系能不负“实验”之名。

高文班¹

我来到高文班大概也算是一种缘分。在参加高一入学之前的“体系说明会”之前，我并不了解“高文班”，甚至那时的我对于读文还是读理都没有明确的决定。了解了高文班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要选择文科。最终，我将高文班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填写在了体系报名的网页上。

而来到高文班之后，这个班级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凤凰花下细碎碎叶子，虽不耀眼，却平和温暖，翠绿而生动，令人舒畅。

高文班的确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班级。这里的学生都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与人文情怀。课上，大家常常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等问题展开讨论；课后，大家也十分愿意相互分享关于各类时事热点、文学话题的观点；同时，班上的许多问题都由大家举手表决，而非一人或几人专断独行，遇到侵犯自身权利的事情，大家也能据理力争，合理地维护自身的权益。能与这样一群出色的同龄人同伴，是我的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幸运，也是我的骄傲。这里的老师也十分令我敬佩，他们对事对人的思考，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经验，都令我感到讶异。我不曾遇到过这样优秀的老师，我甚至不曾想过老师也可以这样。在我所经历的小学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中，老师们于学生而言是绝对的权威，即使师生间关系良好，也绝不会出现学生与老师讨论交流，甚至学生反驳老师观点的情况。然而在高文班，老师与同学往往是要好的朋友，而非普通的师生。课堂上，观点的碰撞也往往多于老师一人的“独角戏”。如果学生觉得老师的说法有不足之处，也会当场指出，大家一起讨论。语文课上老师与学生一起畅谈爱情，政治课上老师抛出新闻话题让学生探讨，历史课上老师在“罗斯福新政是好是坏”等问题上对学生循循善诱……高文班的课堂因为有这些思想丰富的老师与思辨能力突出的学生的存在，而不再仅仅是一个知识传递的地方，更成为了思想交流的平台。而我从这样的班级、这样的氛围中所得到的，远比书本上的知识要多得多。

同时，高文班也有极强的凝聚力。在教师节当天去天为天井为老师表演，在看到教自己班的老师上台讲话时兴奋地鼓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骄傲地说出“我是高文的”的话语，这些独属于高文班的回忆，如今回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温馨不已。

唯一的缺憾，或许在于如今的高一取消了高文班。于是高文班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直系”。但是高文班的学生们，一样尽心竭力地当着“学长”，“学姐”，并为此感到幸福。

在我看来，高文班不过是深中的一个缩影。我相信，每一个深中的班级，都有着和高文班一样优秀的学生、出色的老师，也有着和高文班不一样的班级特色。我会为自己来到高文班而高兴，也会为自己去到任何一个深中的班级而高兴。因为我知道，在深中，无论去哪里，我都会体会到一个不一样的班级，一种不一样的班级文化。

涅槃周刊

《涅槃周刊》是我初中时十分喜爱的一本杂志，也是我初入高中后最想进入的社团。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对《涅槃周刊》的情感，也如凤凰花一样热烈。而《涅槃周刊》给予我的则更多。

在涅槃的这一年来，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群有追求、有思想力的人。他们不一定是普遍定义上的“优秀”的人，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那种被大部分人称为“个性”的魅力。他们敢于运用各种规章制度保护学生们的权利，并为此而不惜与校方“唱反调”；他们敢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为成绩所束缚；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直言不讳，并因此让自己与旁人都能看到一事情真正的缺陷所在。我总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与他们交谈，和他们合作。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也在一点一点变得不一样。我不再只是单纯地努力学习、努力写稿子，而开始学会独立地思考，批判地思辨，甚至更好地独处。我时常会想：或许我永远不会像他们一样有勇气打破常规，但是至少我看到了这样的勇气，并从这样的勇气及其背后深刻的思考中收获了许多原本我可能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我想这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幸福。同样地，我也相信，在深中的任何一个社团里，深中的学生都能结识到许多有个性的人，并使自己也因此而变得与众不同。

除了这样一群人之外，涅槃还带给了我很多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从这些经历中，我开始真正了解媒体。我怀揣一颗向往着媒体行业的心，来到涅槃，让它来教我怎样去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也不止一次地迷茫过，想到过放弃，但是我庆幸自己的坚持，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虽然梦想和现实永远都有差距，虽然现在有着做媒体的目标和勇气，以后也很有可能从事与媒体没有半点关系的职业，但是我想，我坚持过，我经历过，我努力过，那么得到与得不到，成功与不成功，都是我应得的。而这个为了梦想去不懈奋斗的过程，才最值得我珍惜。同样，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

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才最能令我感到温暖而又欣喜。

如今的涅槃，不也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吗？虽然它不完美，它有很多缺陷，它也在不断摸索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是，它正努力着。它的努力，其实是它背后所有涅槃人的努力。即使在努力的过程中，会受到指责，受到嘲讽，也会受到鼓励，受到支持，但是涅槃的脚步，又怎会轻易因为旁人的话语而改变。“尽吾志也，然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每一个涅槃人倘若都能尽其志，尽其力，那么涅槃最终成为什么样，我都会欣然接受，因为那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祝福涅槃，也祝福涅槃人。

深中

当然，最终，凤凰花在大部分深中人心中，也在我心中，象征的还是深圳中学，以及它背后的文化与精神。

高一入校时，我就听到了许多类似“深中已死”的声音，那时的我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民主”、“自由”这样的字眼，以及一篇篇陌生的长文，试图从中梳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让自己看清深中。然而最终我却发现那是徒劳。深中，这个词太大、太复杂了，以至于即使无数的前辈们尝试着概括、解释它，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功。但是它又是那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在深中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潜伏着，在任何一个深中人身上流动着。当我看到一件事，一个人，我常常会在心里默默感叹：“啊，那就是深中啊。”我知道它在那里，可我无法将它表达出来，我也不愿去表达它。我只知道，它太美好而又太不完美，这就足够了。

它太美好。因为每一个深中人即使离开之后，也对它怀有太多的留恋和自豪；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别的高中所没有的东西，不管是深中精神，还是校园民主，都令每一个经历过它们的人永远难以忘怀，并时时刻刻想要铭记它，保护它，留下它。它也太不完美。因为它总是有那么多的缺陷和漏洞，等着你用对它始终如一的热情去包容、去承受、去改变。所以，深中校园里从来不缺这样的深中

人，他们四处奔走着，讨论着，冥思苦想着，想让这个还不完美的深中因为自己的一点点付出而更完美一些。或许深中直到最后都不会是每一个深中人所期盼的深中，但是每一个深中人的付出，却共同换回了一份难得的传承。而这样的传承，在我看来，才是深中最难能可贵之所在，也是我对深中信心之源泉。

而最近，也有许多这样那样的议论，或是“民主无用论”，或是义愤填膺的疾呼，或是对深中每况愈下的哀叹。其实，这样的讨论在深中从来就没有断过。而在此，我也想借用林语堂老先生的一段话来表达我的看法。在谈及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时候，林语堂老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深中大概也是如此。每一个深中人的努力，铸就了如今的深中。但是深中又远远不止于这些深中人的付出与奉献，它有属于它自己的规律和规则，它会尽力确保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能稳健而踏实。我想，当时在树下静坐的学长，也一定觉得深中病人膏肓，无可救药，心中之绝望或许不比现在的许多人少。而我不敢说现在的深中没有变得更糟糕，也不敢说现在的深中比以前更好，这也不是我能定论的。但至少深中还在，它的精神还在，深中还没有糟糕到“死掉”。那么，就还有希望。比起发出一声声哀叹的人，我更欣赏那些发现问题就立刻行动，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的人。希望还在，有什么理由退缩呢？倘若每个人都能在这一点点希望的指引下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深中的明天又怎不会更加美好？

待到凤凰花开时，万事如旧，万象更新。

注：

1. 高文班，即高层次文科班，原属荣誉体系，后属实验体系。于高一入学各体系选拔时一并选拔。其大部分学生在高一入学时就已确定高考为文科方向。一个年级一般只有一个高文班。现高一由于起初学校认为高文文理平衡而取消了高文班。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我在深中的第五年

文/149.5

人的记忆总是无比地不靠谱，很多时候重要的事情记得不大分明，而无关紧要的繁琐细节反而留存下来。譬如而今我几近无法回想得起在我初来乍到的一二年间曾经历过什么，虽然这些内容或许可以从彼时班主任所要求记录的“计划总结”中窥知大概，但当年的生活情景确实地从我的脑海中消失得只余下一具斑驳的残骸。

犹记得来深中报到的时候，存在于传说中的西校纵横天地般宏大的宽幅对联实是震撼人心。在西校的两年半时间里这组对联大概地更替了三四番，却无不是大气磅礴、鼓舞斗志的。西校的氛围日益地在那段时间里浸染着我们的生活，它不是压抑或是沉闷的，更多时候只是类似冬天清冷空气中投射而下的光线，和它们之中反射着莹莹日光细密尘埃，安逸而朗然。在某个湿冷的冬天西校食堂里返潮而生的大量水汽云海雾笼，我同班女生置身其间，宛如身处西游记的拍摄片场，抑或天上人间、太虚幻境。每天早晨一二节课左右人民公园播放着的晨练音乐透过教室的窗飘摇在我们耳畔，大概是在无数次的小测、考试，甚或期中期末，这般的音乐声总是挥之不去。在西校四栋的走廊上能够尽览京基100、帝王、深圳的一幅标志性景致尽收眼底。我们尚且不必为期中期末的排名过分操劳，更无须担心彼时的龙创与积点，也没有颇具规模组织严密的社团活动。而今回首，确凿地感到那些日子是我们如今遥不可及的伊甸园，几近可以算是无忧无虑，无甚烦扰。

初三下学期迁居东校，算得上是学校的煞费苦心：为着东校的实验室、师资条件，为了进一步深化高中课程的学习，也同样因着西校教室的匮乏。初中末尾的这段时日大概是穿梭于东校与初中部之间结束的。一模到四模，听说考试和中考。彼时座位常年固定于窗畔，上午的时候从窗口向外窥望，总是看得到四周一道的建筑间高远澄澈的晴空。接近半数的同学得到自招资格后整日喧闹，课间教室上空的足球飞来荡去，屡次击碎悬空而置的紫外线灯管。十几个男生轰轰烈烈地在教室之后的高台上列坐一行，高声齐唱改编的歌曲小调。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迎来了我们的中考，一直在想的是高中是不是能够迎来生活的解放，那时候对旧的环境的厌倦以及对理科的疲乏，使我放弃了未来近乎没有变数的生活，一意孤行地走上了文科的道路。

无从言及后悔。在深中的这些年里并非没有过失，但却很少会真正希望它们重新到来与经历。而高中离开了初中时期的人群和氛围，重新置身于我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未设想过的生活中，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确乎是煎熬。这几近是无解的，因为前路，因着我所选择的方向，必然要处在这种矛盾的困境之中。曾经留恋与不舍的好友四散于学校各处，曾经同堂学习听讲的同学得到清北降分，而我依然高居于C栋五楼，俯瞰众生般地体味着与世隔绝之感。这时候愈加分明地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卑怯。昔日的同学在荣誉、国际驰骋天下，一马平川，而我苦苦挣扎却依然落得个不上不下的名次。大抵能力如此，我亦无从怨天尤人。

而这些时日也有些偶然而就的幸运，譬如结识了我无数次在各类小说文本中言及的师界奇葩王羲烈，也因文科身份得以研习各类先修课程，更是比许多从前的同学友人多出了大量空白的时光，我读书撰文，在脑海中构建我的世界、人物和桥段，在阅读正儿八经与不三不四的小说间洗练文笔。同样因为日益长久干涩的时间磨平

了我的愤懑不甘我的忧郁激愤，大概是在这样熟悉的环境里待得太久了，新鲜的人物也愈加地少，我逐渐地变得无比地中庸，再读到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亦不再会热血沸腾。初三时加入涅槃，我曾说我想读文或者出国，但是家长想让我读理，潇梦姐姐说深中会有很多的选择。当时学校里因为留宿事件风起云涌，我在西校与世隔绝。初入高一因为晚自习查起听音乐，学校上下又再次人心惶惶，甚至四下散布起小张的宣传纸，宣扬着校方是在“温水煮青蛙”的行径。我逐渐地体会到深中给我的很多选择之中，并不局限于对于未来方向的抉择，同样还有立场态度、参与所有事件与否的选择与权利。仅以一股热血素难以成事，我日渐远离了这些纷争事物，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前翻看阅览，与前人在某一段特定时间里的思想擦碰出火花，如此日益向着我曾期望的方向生长。

高一的一段时间里一度以各种途径抓住与往日的最后一根稻草般尝试着与以往的生活建立桥梁。曾经每日相处的同学与朋友，曾经学习的内容与知识，曾经为自己确立而又放弃的发展方向。因为准备预赛而放弃了参与社会实践与围观十大决赛，在朋友圈看到那些遥远的青山绿水与霓虹灯火又不由得艳羡不已。荣誉的同学在微信里说十大的时候碰到我男神，男神又吐槽十大的炫目强光刺伤了他的视线。当我终于以为我在另一种生活中盈盈生长着，却因为手执笔记本电脑时邂逅了一位友人而为之语道破：“不愧是实验狗，生活真丰富。”而我所祈求的却是为着某一目标而奋不顾身地努力，那样执着的生活图景。

初中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是占宝的嫡系体系，脱胎于以往的超常班而衍生出的正儿八经存在于教育体制夹缝中的群体。我大概算得上是这一群体中的异类，同样也是失败品。翻看“一个”app时看到过一段大概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在上一样的课，吃一样的饭，究竟是从哪个人生节点开始竟成为了如此不同的人？”截屏下来之后每每读之便不由得感喟万千。深中对于我们而言大概并不只是自由的国度，甚或理想国一类的存在，它只是我们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载体，承载了我们并不那么精彩的全部青春岁月。于我而言大概可以坦率地承认的是，我所热爱的并不是深中——不是这座钢筋水泥青葱绿叶所堆叠垒砌的校园，不是B栋钥匙妹和初一初二的时候校道两畔的苍翠大树，同样不是无数次奔赴西校时路口那要等九十秒红灯的人行横道，我所爱的仅仅是我们的曾经，而这一切都在深中、在我们的校园里生根发芽，在空气中飘飘摇摇、郁郁葱葱，最终开花结果。初二那年的五月我伫立于操场，望见对侧东校盛放的凤凰花，炽热火红而近乎燃烧的姿态而无比感动，而今这般情景为新文体楼所阻隔而不再复见。它们长存于我的记忆和中考作文里，我以一篇套作从二模套至中考，甚或高一期末，却依然无从释怀曾经心头激荡热烈无所顾虑的年少岁月。深中以其心力资源浇灌了我们这样多年，最终只为收获那金碧辉煌璀璨夺目的少量出色的成果，更多的同学，无论是曾经初中一同在西校长大的我们还是高中认识的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大家，大概都与深中的辉煌壁垒无缘，正如我依然以整体体系为傲一般，大抵多年以后我们依然会以深中为曾经最无悔的选择与最精彩的一段青春年岁，而深中却不曾在意过我们在离开以后、甚至存在其间的跌宕，它默然无言地沉默于斯，亘古长青一样。

因而今年高二的我，大概从来也只是为自己的选择而生活，不为旁人事物甚或其他。而今终于明白了记忆总是在不断地美化着曾

经的事物，同样地想起了许多初中时日里的不堪与痛苦，那些遍及整个初三的纠结惶惑。尽管我终归承认的是离开了我原本的生活以后，大概并不存在什么新生，有的只是自作多情的众叛亲离，但我依然逐渐地、坦然地适应了这样聚散无常的生活，且逐渐地觉得文科生的生活是如此安逸恬淡。在深中的头一年，我长年累月地刷题，在同余模几和数论解析的问题上单打独斗，而在深中的第五年里，我在教室、图书馆甚至荣誉体系间穿梭，捧读着木心、张大春、苏童、昆德拉，在微茫渺小的我们与事物间读出属于生活的诗意。我不知道从哪一个时间节点起我就成为了与昔日的我和昔日的同学完全不一样的人，大概仅有的交集也只存在于记忆，存在于而今于我们而言可以称之为全部世界的深中，而我穿行其间，为我所拥有的与失去的、为时间带来与带走的而庆幸。

如所有自以为勘破世事之人一般，我不读亦不相信心灵鸡汤（它是一种随手能写出三四打的伪文学产物），故从来不会相信所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诸如此类的话语。我想说的是，在深中从来没有什么最好的安排，言之最适合自己的要稍贴切些，大概在深中的选择大小小无所不涵盖其间，生活、生命的偶然也在这些选择间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我们仅有度过它们的唯一机会，谁也不会明白究竟是不是应该存在更好或者更坏的生活，我们有的与能做到的也仅仅是珍惜地度过它们，并且无悔。

最初来到西校的那一副对联，列在这里权作笑柄：

张弓搭箭屏息凝神目标直指百宝树上金苹果，纵马挥刀攻城拔寨胜利必属晒布岭下有心人。

彼时不论是贴吧里还是我们自己，都认为其匪气十足。仿佛深中并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座山寨般。两年前的那个秋季我在给年刊的稿子上写下“深中像一座小城”般的话语。而今看来，它再像什么别的物事却也到底只是一座学校，一所高中罢了。在我们向更远的地方扬帆起航前，“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阅读与高考上，而不是无休止地争执空气与水的存在与否。”²

今年是我在深中的第五年。

而无论在阅读着这篇文章的你，是在这里的第一年、第二年乃至第五、第六年，甚或已经离开这里、向着彼岸的方向渐行渐远，都希望与祝福你们能够或是曾经在这里向着自己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奋力前行。没有谁比谁拥有更既成的生活，因为在命运的偶然间所有人被一视同仁，所能做的也只是尽人事罢了。

注：

1. 作者来自2010级整体体系，2013级实验体系。
2. 出自高一（11）班黄海航《寻纸》一文。



图为深圳中学西校区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我所了解的深圳中学

文 / 朱有明

一、教师篇 ----- 马小平

深圳之前，我对深中不甚了解，2012年初我通过女企业家王琰发起的“寻找活着的马小平老师”活动，才知道马老师是深圳中学的语文老师，急匆匆的去买马小平老师编的《敲响命运的门》来读，非常朴素的一本黑白粗糙封面的书，与其说是给中学生选编的《人文素养读本》，倒不如说是先给中学老师编的，因为：在我读来，中学老师更需要这方面营养，在我看来，它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大学人文读本》（全3册）的前版本，马小平想到了“与灾难赛跑的教育”，怎样才能塑造能跑赢灾难的一代新人？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答案，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他回答道：“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他说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灾难和教育的拔河——谈二十一世纪大学生的“基本配备”》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基于对公民教育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历史学家 H.G. 威尔斯在《历史大纲》里写了这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这句话不断地被政治领袖引用，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养有知识、有思辨力、有担当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执而起的血腥灾难。

二、学生篇 ----- 罗善文

来到深圳之后，我发现深圳中学既没有气派的大门也没有整齐划一的大楼，却发现了一条深中街和一座深中人行天桥。我在许锡良（注：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系副教授）的博客里看到《田国宝：接受深圳中学〈涅槃週刊〉采访》，知道了网络传说中的“《学生万言书，质疑深中办学理念》”一文，我特意搜索来通读，了解到更多的深中故事。我作为一个老师，很欣慰和欣赏有这样一位有话要说的学生、对学校如此关切的学生、对校长的言行有着自己思考并作出评价的学生，我不会以“辩证法”的眼光去评价他的言论，我只知道这是他的言论自由，这都是他想说的话，不关对错。密尔在《论自由》说，“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

而只有那一人持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理由不让那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禁止一种意见表达，其独有的罪恶之处在于，它是对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剥夺；并且这种剥夺对那些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人，比对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甚至更大。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几乎同样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密尔）。套用密尔的话，学校的价值，在这所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的价值。

三、校长篇 --- 王占宝

2009年我通过读钱理群先生的《我的教师梦》、《活着的理由》了解到南京师大附中是钱老先生的母校，再了解到王占宝先生在南京师大附中的一系列改革，2013年8月我追随他来到深圳科学高中，我认同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我认为教育是需要理想主义的、教育需要乌托邦，教育不能一味的适应社会和现实，而是去引领社会，我们既要为青年学生培育美好的未来社会而努力，也要努力为未来社会培养合格公民。我了解到他住持下的深中开展了一系列公民教育和民主实践，印象最深的是近几年的《深圳中学北大清华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公开答辩会》，其程序和内容都是精心设计的课程、其学术高度和人文视野令人称赞；深圳中学学生社团一手策划、组织、运作的“先锋中学生”国际圆桌会议；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引发社会关注和媒体转载的《深圳中学“校园流浪猫去留”听证会》，这对于我一个政治老师来说，是一堂活生生的公民政治参与模拟课。

（注：王乐乐对本文也有贡献，在此致谢）

作者简介：

朱有明，江西上饶人，2001年毕业于广州师范大学（今广州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现为深圳科学高中政治教师，致力于学生的阅读和公民素养的培育。

偶赋凌云偶倦飞

——我怎么发现深中，深中怎么发现我

文/王羲烈

钱穆先生晚年曾著一文，夫子自道，言一生讲学著述不可不谓多矣，然其原动力总在从心所欲，从吾所好，做得是自己喜欢的学问，研究的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非是为了外在的功利是非。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看了钱先生的自述，我很高兴，因我原来也是这么一个任性的人。

走在深圳的街上，走在深中的校园里，或者有时独倚B栋五楼的栏杆，俯瞰墨绿的凤凰树与葳蕤的芭蕉玉兰，我会瞬间诧异：自己怎么会在此地？楼下的红男绿女来来往往，如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的金鱼游来游去，我对这个巨大玻璃缸里的水草荇藻，不禁恍惚：今日何日，今夕何夕？

楼高莫近危阑倚。黄昏落日令人伤感，猛然醒悟：自己原来今日又回到学校里，重做起老师来了。

将近十年前，我大学毕业，从遥远的东北，万里迢迢找工作到广东，原是为了一段感情。所以做老师，纯属偶然。从中文系出来，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嘛。

犹记大四上学期，忽然起一阵恐慌，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隐隐约约听说社会上要的人才英文好计算机好，可恰给我英文不佳，对机器有恐惧症——自幼便对无生命的机械一类东西深刻厌恶。尽管家里多年来一直开工厂。逃避的办法有一个，时至今日还被大四毕业生们普遍使用着：考研。彼时的说法，找工作的人是狗，考研的人是猪，一边找工作一边考研的人是猪狗不如。我就过了半年猪狗不如的生活。结果是，工作无着（找到个石油公司办内部刊物，我没兴趣），考研无望——连买的参考书都没怎么打开过。心怀对未来的恐惧，度过了一个惨淡的白雪皑皑的冬天。

在考研的英文试卷上题了好几首龚定庵的诗，什么“吟罢愚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之类，算是了结一桩事，便回家过年。故乡年关迫近，鞭炮声声，每日杀猪的惨叫嗷嗷刺耳。终日枯坐家中，守着蜂窝煤炉子，瑟瑟发抖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那惘惘的充满威胁性的幽暗未来。未来和女友都在召唤。我忽然下了狠心，除夕当日，坐上火车往广东，发誓找不到工作不回大学。我的恐惧如此深沉，但还是硬着头皮，冲上前去。狭路相逢，我宁愿先举刀，死了亦有个好看的样子。

在广州、佛山呆了近两个月，我竟找到四份工作。中间的过程一言难尽，要之，我这回才发现自己。我从一个进饭馆点菜都脸红的乡下少年，变得自信满满，在万人面前，亦侃侃而谈。我去广州天河区教育局参加招教考试，经过笔试、面试、说课等种种程序，成为语文科426人中第一名，在我之下，还有几十名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的研究生呢。我去佛山一所重点中学试讲一节，孙犁的《荷花淀》，一下课，该校最有名的语文老师即跑去对教学主任说：所有的人都可以不要，此人一定要留下。我去珠江新城一

个广告公司应聘，写了一篇短文，老板拍着我肩膀，当场录取。

原来我还是会一点什么的，想饿死也不容易，在人口超千万的城市里，亦有我的立足之处。后来常想，如我这样大学四年基本没听几节课的“怪胎”，到底凭什么在江湖上混呢？思来想去，四年大学，咱儿也曾读了上千本书，看了几百部电影，写了近百万字的各类文章：诗歌、小说、散文、日记、论文等。还被朋友拉着办杂志、搞诗社、开读书会，文史哲的大经大典，有点名气的，纵没通看过，亦曾翻阅过，略知一二。当然，追女孩花得时间更多，只是由于人太老实，手法笨拙，又穷，偏偏还暴躁心急，失败得一塌糊涂。

为了这个缘故，有一段，我大肆研究这个课题。广泛阅读了从古罗马奥维德的《爱药》、印度的《爱经》、中国的房内学文丛、海蒂的性学报告，到佛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古今中外有关“泡妞”的学问，颇有心得，一直打算有时间写本小册子，定名《爱的艺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弗洛姆有同名著作，但纯属坑爹），以帮助如我当年一样无知笨拙的恋爱中的青年。

我带着大学里攒的600本书，到佛山一所学校当高中语文老师，选择这所学校，只为试讲那天，通往校门的两排绿化芒，缀满了翠绿的小芒果，在早晨的阳光下如婴儿般嘻嘻哈哈。我这个北方之人，立刻被迷住了。想着每天能在此树下走走，亦是好的。而所以选择当老师，为我自十四岁，立志要当作家，生前名满天下，死后流芳百世——故十四岁以后全部的生活，都是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准备。不去公司上班，也为当老师似乎还有点时间，可以读书写作。

谁料一入红尘深似海，从此一脚踏进了江湖的漩涡，只好随水成尘了。我高中在一个县一中模式的学校，内地教育条件简陋，控制有限，留给了我们不少自由。但在广东，我以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学校的风气当是自由的、宽容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实则大谬不然。摄像头、监控室、投影仪、穿校服、戴校卡、苛细严密如工厂的规章制度，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反倒增强了应试教育的力量，把学校变成了一座彻头彻尾的监狱。学生、老师、家长、社会，所有人都成了这架强大无比的机器之一环。所有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荒唐的、邪恶的、腐蚀心灵的、反教育的、甚至反人类的洪流中。学校有男生因染头发被勒令退学，有女生因不戴校卡被处分，每天有值日老师去操场边、楼梯道、天井阳台抓谈恋爱学生，可是，仅高一第一学期，就开除了8人——他们是4对恋人，不是男生跑到女生宿舍睡觉，就是女生跑到男生宿舍睡觉。

这真可笑，满满23页的校规校纪，也未曾管住少男少女泛滥的激情。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学校想全知全能控制学生，到头来，反是一场虚妄。我在这里，不是想控诉当年的学校何等罪恶，它不过是一所普通的重点高中，珠三角的学校，大抵如此。即便在深圳，除了深中之外，其他学校，亦不过大巫见小巫，五十步

笑百步。与著名的、伟大的衡水中学、临川一中之类相比，它都称得上流奶流蜜的伊甸园了。

在这座炎热、阴沉、压抑，死水一潭的监狱里，我呆了两年，忍无可忍，转身离去。但在此地，有我的好朋友——他们在我后来的飘泊生涯中，多次给予我重大的帮助；有我喜欢也喜欢我的学生——他们后来同样多次给予我重大的帮助和深沉的安慰；亦有一些友善的同事——在我颓废沮丧时，他们坚定了我对于人性的信仰与世事的希望。

我辞职时，大家很震动。父亲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跟我说话。因有所谓“编制”，端着共产党的铁饭碗，铁杆庄稼种着，多少人等了好多年，挤都挤不进，还没排上队呢。且我进这所学校，算是破格录取，人家本来声称不要应届毕业生。虽则有几次，被领导召见，为我在语文课上“胡说八道”——谈一些敏感话题。但总的说来，因我当班主任带得班和所教语文科，每次都考第一，故没什么人找我麻烦。后来听说，当日打我小报告、说我坏话的同事也是有的，为成绩摆在台面上，亦无如之何矣。犹记有一次，一女老师怀孕休产假，我帮着教一个学美术的班——是八个艺术班（学音乐美术）里最差的，教了两个月，期末考试，该班语文考了8个班第一名，平均分还比原来最好的第二名高10分。该班的同学敬服我如天神。直到几年后，偶然到佛山，忽有人招呼我，问了才知是当年那个班里的学生，虽然，我对他们绝大多数人，皆如花鸟不相识。

我从学校出来，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飘泊生涯。辗转到过潮州、汕头、厦门、北京、上海、无锡、杭州、宁波、绍兴、安康、汕尾、昆明、丽江、梧州、惠州、东莞、河源、梅州、肇庆等地，摆过地摊、开过公司、做过苦力、当过文艺青年，打过架、醉过酒、写过人、蹭过饭、泡过妞、做过许多好事蠢事善事错事——积过很多德，也造过很多孽。

毛姆小说《刀锋》里“晃膀子”的阿里，我像；狄德罗作品《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雅克，我是；春秋战国周游诸邦如苏秦范雎之类的“游士”，我像；汉魏六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的游冶郎，我是。我身无分文，漂泊天下。吃了上顿，亦不知下顿在哪里。在一个地方连待三个月，我即心慌慌莫名烦躁，我的不安分令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是如禅宗里所谓的“体露金风”，用生命来感知一个地方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每有与我气味不投，立刻警觉。在路上，我变得谦逊敏感，对人对自己都诚实，慢慢地从多年他者教育与知识的障中解脱出来，一步一步接近自己。《荷马史诗》里有奥德赛，历经九死一生，奇情壮采，辗转还乡，他的十年漂泊到底有个方向，然而我没有。我倒像黑塞笔下的《悉达多》，抛却现世规定的生活，横逸斜出，要亲自来实证天地为炉阴阳为炭的造化因缘；即使见了真佛，亦只礼敬而去，因我自有我的渡口与彼岸，我有我的逍遥游。

辛苦遭逢起一经，落魄江湖载酒行，在天涯道路上，我方知天地之大，人世的壮阔深邃。我被解放了，呕吐尽大学所受的教条与教隘的抽象理论，呕吐尽我的作茧自缚与画地为牢；如初上大学，呕吐尽十三年应试教育的毒害。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才原始反终，重归天地之始，看见了生活的无比丰富与人生的无限可能，懂了一点点文学为何物，学问为何物。

飘泊生涯第二年，住海丰一同学处，元旦之前游山，一连几日，夜里睡不着，慨然有感：

大风起兮云飞扬，天涯道路起彷徨。
为避秦政栖桃源，谁意参禅作楚狂？
人子从天无安处，浩浩阴阳是故乡。
著书稻粱不能谋，恐将重为校书郎。

恐将重为校书郎，十二年来梦一场。
风莲飘尽英雄气，红粉纠结烈士肠。
屠狗功名今何益？雕龙文卷且收藏。
不信贾谊竟沦落，也学小人话凄凉。

也学小人话凄凉，侧身东望涕沾裳。
竟为衣兮风为马，出无车兮食无鱼。
秦琼逆旅卖马日，马周新丰豪饮时。
历思前贤多坎壈，天公自有风云局。

天公自有风云局，当时豪杰未必知。
渭水春来烟波绿，东山秋后木叶飞。
寄愁天上托黄鹤，埋忧地下待土龙。
浮萍四海无根蒂，岂伊伤麟叹道穷？

岂伊伤麟叹道穷，万里一册道德经。
曾向先哲求开语，西洋中土顿顿行。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追寻天下师者谁？百年一人胡兰成。

飘泊第三年，在沈阳火车站候车室，偶然有作：

游走江湖又四年，学书学剑两茫然。
蕉黄荔红烟瘴地，水寒洞肃雪域天。
文章未得惊海内，美人犹自笑独眠。
剩有无赖玩周易，狗皮膏药补人间。

漂泊第五年，初到深圳，亦在元旦，忽然想起五年来的日子，遂有诗云：

五年风雨向江湖，弄潮几特红旗湿。
海上修习屠龙术，粤中漫博草标扎。
丹鼎龟裂烧黄金，诗书俱废追陶朱。
念尔终非道中人，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来山川皆依旧，写我文章著我书。

从上述这些诗里，聊可窥见我当日的心情。这些诗都是真的，有人拿平仄韵律来讲究，我只笑笑。自命风雅，以为做旧如旧、古色斑斓就是诗了——这等胶柱鼓瑟的蠢货，且不去理会他们吧。

今年四月，星期五早晨在睡梦中，忽被学校的电话叫醒，到了方知，《上海教育》杂志来深圳中学，有学生推荐了我、黄睿、靳万莹，作为在学生中有影响的老师代表接受采访。记者问我：你是怎么到深中的？答曰：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大家笑，在我却是实话。

我来深中，不过是当日在广州，结束了一段生活，尚不知明年饭碗在何处。百度一番，哪里有招聘语文老师，亦欲重操旧业。漂泊生涯中，每到了窘境，我就教教书，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我皆教过。一次挨不过，当枪手，帮某师范大学一个教育硕士，写了3万字的毕业论文，挣了3000块。如此说来，出江湖六年，我总没离开过教育战线。

投了几封简历，在广州一间民办高中与深中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刚见过欧式花园风格的学校，初到深中，我大吃一惊。怎么如此破烂？丑陋的大门，可笑的水泥亭子，贴着灰白瓷砖，被四面的马路切割、高楼围堵，满坑满谷的建筑，分明就是个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模样。一下子旧日学校阴沉窒息的感觉，如黑云般袭上来。可是，中午放学，站在校外台阶上，看学生鱼贯而出，喜笑颜开，个个神采飞扬，朝气逼人，我顿觉这学校有前途。其时，我一点也不了解深中的光荣历史，什么高考录取率、北大清华人数、3000公民实验之类。我就是个来找饭碗的人，素无教育理想，当老师，不过是无奈之下的被迫选择。

于是，被学校安排写《深中教育故事》；写完了，开始在国际体系当语文老师；于是，先后开了《周易》、《禅宗初识》、《文心雕龙》、《诗经》、《中国哲学简史》等这些选修课；于是，先后办了《胡兰成与中国文学》、《古典诗词格律浅说》、《道德经中的教育智慧》、《从儒道两家看中国人的人格类型》、《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圳中学的前世今生》等这些讲座；于是，指导风吟诗社学生分社，教同学作诗；于是，给《涅槃周刊》写了一年专栏；于是，教起了北大跟深中合开的大学先修课《中国古代文化》；于是，参与了深中书院的规划与建设；于是，在深中不遗余力地提倡国学；于是，抛弃了语文书，自编自教《汉文学读本》；于是，承同学不弃，据说半夜三点就守在电脑旁等着选我的课，上

午八点龙剑一开，三分钟就爆满；于是，因多次受到刘本荣老师慈惠，暑假没事干，弄个公众号玩玩，却因公共自习室改名、B栋楼拆除、国际体系搬迁等事，跟校友打起了笔战，玩得不亦乐乎……

想来这些事，很多同学都知道，或一一参与了，此处不必细说。要之，我来深中，纯属偶然。胡兰成先生说：打天下亦不过是闲情。我在深中所做的，亦不过无心插柳成荫。我没有什么崇高的教育理想，我亦从来没把当老师作为终身的事业，我更从幼年起，即不觉老师这个职业有何神圣可言，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园丁、蜡烛、春蚕、“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等等之类，从前一听到这类话，我就浑身鸡皮疙瘩乱飞。所以如此，大约为我家族中多有人为教师之故，祖父读过师范、姑婆做过小学校长、大舅、几位表叔、表姐等都在做老师，在我眼里，他们不过是有缺点的善良普通人。没有比周围人特别高尚特别优秀，也没有特别离谱特别坏。

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认知不过如此，有缺点的普通人。东莞的姑娘们出卖身体，今日的教师，亦不过出卖一点专业技能。张爱玲云，有美的身体，用美的身体愉悦人；有美的思想，用美的思想愉悦人。出卖身体与出卖思想，其理一也，你非要说后者就比前者高尚，我看不出来。韩愈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天的教师，有几人能传道，识得道为何物？有几人能授业，教人家一套谋生的真本领？最多亦不过解解惑，贩卖一点考试、解题的技巧，还未必管用。

我做教师以来，尚算得受学生欢迎。我非师范出身，没学过教学法之类，对所谓的教育学心理学等一本正经的东西，向来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屣。偶然翻翻那些满脸学术、堆砌抽象名词的书籍，对天下竟有教育学这门学问，深表惊讶——我基本认为那是写给白痴看的，不是傻子骗傻子，就是骗子骗傻子，两者必居其一焉。后来与黄睿同处一间办公室一年，他倒是个学教育学的，我们常常争论，这才看了一点相关的书。今春，结识蔡兴蓉老师，方真正唤起了我对教书这件事的研究兴趣。然我一直的教书，从何学起？不过回忆回忆《论语》、《传习录》、《对话录》、《福音书》之类，默想一番孔子、王阳明、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基督，如何与他们的学生相处。我的道即在其中矣。

《上海教育》的记者问：你理想中的课堂是什么样。答曰：杂花生树，群鸢乱飞。我的上课，谈话而已，吹牛而已，扯淡而已，行云流水，任意所之。我在两个班讲同一首诗，其差异可以大到如讲了两首不同的诗，所以如此，全看我彼时彼地心情如何。大家高高高兴兴就好，有个对知识的好情怀，比掌握知识更重要。当然，首先得把自己讲开心了才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老师要先觉得上课是一种享受，而后才能让学生享受课堂。我的课是开放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不拘谁坐在下面，我都那么说。我的每节课都是公开课。

我与学生相处，亦不过平人之交——是人与人的交往，不是穿着老师马甲与穿着校服学生的假惺惺的某种固定模式。一般老师与学生互相或庄严或巴结的架子，我皆没有，也学不来。我是喜怒哀乐皆形于色，高兴了就欢呼雀跃，生气了就破口大骂。我没指望学生喜欢我，也没兴趣去讨好学生——哥哥我就这样，喜欢固然好，不喜欢随便。佛才度度有缘人，你当你是谁？学生看到的就是我的。我周游万里半天下，为了一个饭碗，却在少男少女面前，装得道貌岸然乎？实无必要。

平人之文的另一个意思，我不会因今天我当个什么老师了，我以该格外无底线地宽容，做个宰相肚里能撑船之人，道德涵养一下，提高到珠穆朗玛的高度，让着你、宠着你、惯着你——只因你是什么学生。对不起，我对我女朋友都没那等耐心呢，何况他人！三岁看到老，学生既非什么纯洁无辜的花朵、天使，也非头角峥嵘的恶棍、妖怪，亦不过有缺点的普通人。自然，中间不乏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坏蛋——文革期间，光说深中，那些拿着铜头皮带抽老师、逼得老师自杀、活埋校长的学生，有的是嘛！今天还活得好好的。对损害别人牙龈，还主张宽容之人，我保持高度警惕。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里孔子与诸弟子，亦不过这点平等。我看这种态度较好。

有人说，教育必须是理想主义的，必须是乌托邦——我绝不同意，也从来不相信。你的真情会打动得顽石点头、铁树开花、哑巴说话，这或许是有的吧。但要以此种姿态放之四海，要求所有人都效法，我认为是掩耳盗铃，绑架众生，蔑视人性。我看某些所谓名师的光辉事迹，像什么自己的孩子重病，却毅然跑去为学生的考试啊上课啊之类的事奔走，结果把孩子弄死了或弄残了，因之成为道德楷模、感动中国云云。这等人，最是不道德，甚至反道德，冷血、虚伪、变态一至于此，连人的资格都没有，居然树为榜样，号召大家去学习。

深中是一所超级中学，每届从这所城市近6万孩子中录取1000名，非常之难。我觉得我若生在深圳，都未必考得上。一群非常聪明非常勤奋的学生聚在一起，是好事？坏事？深中一直有口号，要培养“领袖人才”、“杰出公民”云云。我对这种东西，向来大不以为然。即便超级中学超级大学（如北大清华哈佛耶鲁），绝大多数人，日后亦不过变成芸芸众生一分子。学校能教人身心健全，热爱生活，喜欢学问便足矣。领袖杰出之类，若能人工制造，中国的天才将臭大街了。刘邦、朱元璋是谁培养的？学校对牛顿、爱因斯坦施加了什么影响？拉大旗作虎皮，追逐那虚幻的目标，沉浸于空洞的快感，实非教育之道。

因深中学生的活跃，校园里不时有些小风波，一部分同学与社会人士，便认为深中有什么“自由”、“民主”，老实说，在一个遍地阴霾令人窒息的集权社会，整个国家都严重地缺少自由，居然还指望在一个小高中里找到什么自由民主。深中同学有的，是权利觉醒、积极参与自身事务的意识，此点非常宝贵，但也异常危险——这服春水解冻的幽微裂帛之音，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伴随其后的，将是滚滚春雷，滔滔洪水。大河奔流而下，是带人上天堂？是带人下地狱？当自由民主成为普遍的口号，成为极端的不容批评

的政治正确，它的实质便丧失了，然而它亦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组织与行动力量。它将带领一代人往何处去？我不知道。惟愿天佑中华。

我在深中一不小心呆了三年，不容易。今年教师节，在我教书的第十年，还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哈哈哈哈哈，如我这样的奇葩——最无老师样子的老师，深中有这样的雅量，不容易。十月二十日晚，深中同学在B栋钥匙妹下集会，当时我觉得好玩，事后出差到北京与朋友谈起，忽然大感恐惧，汗流浃背。一座城市未来的精英，竟如此易受煽动，自郅而下，更无论矣！不敢深想。那晚学生纷纷留言，我在旁边看，碰到刘思诣同学，他大力鼓动我写点什么，于是作诗一首，曰：

漂泊江湖已多年，拣尽寒枝不肯眠。

一朝餐玉乘龙去，晒布岭上证前缘。

大概有一天，我总要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则我今时于深中的岁月，将变得珍贵可怀念了。昔年龚定庵有一诗，在《人间词话》里被王国维评为轻薄，可观堂先生老实忧郁，一辈子寄人篱下、为人作嫁，如何能体会天涯荡子跌宕自喜的飞扬心情。我发现了深中，深中亦发现了我，正如那首诗所言：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我在深中的日子，将来若逢锦瑟佳人相问，亦不过答一句：偶赋凌云偶倦飞。不知来人或以以为轻薄否？

2014年11月29日于天风海雨楼

在深中孵蛋

文 / 宋照宇

七是我的同学，从魔都来看我，我们一起参观校园毕，在钥匙妹下停住。

七：宋，我有一个疑问。

我：这样的开场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下次能换一个不？

七：咱俩之间嘛，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我是真的不明白一件事。

我：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七：你说你在上海滩混了这么久，最后怎么跑到岭南化外之地来了？做了中学老师是吧，居然还是个语文老师！

我：你是说我选择来深中的事儿？

七：没错，我就是想不通，就算是做老师，苏州不是更好吗？更符合你那小清新的范儿啊，嘿嘿。

我：不许骂人，不然我生气了。

七：别介。那我说的含蓄点，你当老师也就罢了，好歹也当个数学老师嘛，再不济，弄个英语老师当也行啊。

我：我是中文系毕业的。

七：你看，你还在生气。好了，我严肃一点儿，你怎么知道深中这地方的？

我：因为一首歌，《凤凰花又开》，陈楚生唱的。

七：这是我听到的理由中最神奇的一个，也是最敷衍的一个。来吧，我已经把耳朵洗干净了。

我：额，既然如此，我勉为其难。（《凤凰花又开》音乐响起，开始唱）

七：（跟唱）“暖暖的海风，轻轻地吹来，凤凰花又盛开。远远的浮起，一片片红云，我的梦做了起来……”

我：你跑调了。

七：咳咳，你是在炫耀自己的唱功比我好么，想当年我可是……

我：真要说出来么？

七：额，我们言归正传吧。你就是被这一首歌打动，然后就千里迢迢来这儿孵蛋了？

我：孵蛋？嗯，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一首歌让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这理由还充分么？

七：你又来了，最怕你秒变文艺范儿。话说你在这儿快两年了吧？

我：一年半。

七：无所谓啦，我就想知道你对当初的选择后悔吗？

我：目前一点也不后悔。

七：莫非除了那首校歌，深中还有其他特别之处？

我：嗯，这是一定的，和当初隔雾看花的感觉不同，现在我的体会更切实一点了。

七：哦？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这里的人！

七：哈，你勾起我兴趣了，这里的人莫非比别人多长了一个脑袋？

我：他们都是普通人，只不过——我听到了你肚子造反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先去吃点午饭？

七：你的反射弧太长了，我的肚子已经叫到了第五次了。去哪吃？

我：有品楼。

七：好名字，听说那儿有一招牌菜，嘿嘿。

我：嗯？

七：叫什么手撕鸡，鸡饭，哈哈哈！

我：……

（午饭毕，走出有品楼，不经意地又在钥匙妹下停住，七左手小指在剔牙）

七：哈，味道果然名不虚传，我不用担心你这小身板了，你们食堂伙食不赖，看来你们领导很体恤民情啊。

我：若是一个月以前，你会收回这句话的。

七：几个意思？

我：有品楼才开张两个星期而已，之前我们都只能去无品楼吃饭，就是现在门可罗雀的那家食堂。

七：哦，原来如此，可是还是有了好的变化嘛，这说明领导功德无量啊。

我：准确地说，你只说对了一半的原因。

七：噢，一个学校除了领导的决定，难道还会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让食堂质量得以改善？

我：有，学生。

七：你是在逗我吗？我在红朝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学生的力量可以左右学校的决策？

我：你这个夏天才刚满25岁。

七：好吧，你真像个老臭虫一样讨厌。那你不能简明扼要地跟我说说学生是怎么做到的？

我：学生会、单元内阁等学生组织积极收集民意，在校长面对面等正式场合与校领导进行沟通，最大限度地争取学生的权利。

七：然后就成功了？

我：不是，多半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没有理想的结果的。不过，引进新食堂倒是差强人意。

七：那如果正式渠道行不通，学生就安心跪了？

我：我们自己以前是那样的，他们不一样。

七：哦，他们还敢上房揭瓦？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我：差不多吧，至少不愿保持沉默，敢说敢做。看到后面那栋楼了吗？就在台阶那儿。

七：这栋楼不怎么样嘛，又破又旧的，我怎么看着像豆腐渣工程啊，有什么特别吗？

我：同样在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就在台阶和这个塑像之间，学生在这里自发组织纪念活动，因为学校准备拆掉这栋楼了，可是他们舍不得离开。

七：一个月前，嗯，“占中”事件如火如荼的当儿，你们这帮熊孩子还真敢“顶风作案”哈。

我：那晚我见证了，老实说，我当时挺感动的，因为没有灯，你只能看到暗夜里手机屏幕发出的一束束光，还能听到不约而同的《凤凰花又开》。

七：好吧，你开始让我也有点感动了，这些小孩儿就这点“光辉”事迹吗？

我：当然不止，还有很多，当然一些是我听说的，一些是我参与过的。

七：反正时间还早，你不妨说来听听。

我：你知道 CSA 吧？

七：就是那个城乡互助组织吧，这玩意儿在国外有市场，国内目前没戏，但也不算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吧。怎么，你们的学生还玩这个？

我：没错，学生新成立了一个相关的社团，在城市宣传呼吁，也会下乡去实地帮忙考察。

七：啥考察啊，估计娇生惯养的熊孩子和城市呆腻了，想去农村换个新鲜呗。

我：我觉得见世面更恰当一些，与大地、自然和庄稼久违的人就像失去了养料的玻璃人，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这些学生很幸运。

七：幸亏你打住了，不然我必须得阻止你继续文艺下去了。那么这些幸运的小朋友干出点啥了吗？

我：你是一个结果主义者，没有耐心，他们连庄稼和草都没有全部分清呢，你就要他们拿出成绩，看来你也需要下乡再锻炼一下。

七：我倒是不介意去乡下拔萝卜，只是你那么自豪地举出的例子，只不过让我知道一帮城市小孩去了趟农村？

我：他们当然做了实事，经过他们的努力，已经有几十户深圳市民和惠州农民建立了互助关系，各取所需。况且，我自

豪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力量虽小，但勇气可嘉，肯参与公益事务，敢担当责任。

七：好吧，你的升华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诶，听说你们教工休息室的咖啡不错，嘿嘿。

我：走吧，别笑了，你的下巴已经快掉到地上了。

（喝完咖啡，一起绕到C栋走楼梯下楼，不知不觉间，又到了钥匙妹下，停住）

七：我觉得你们的咖啡该换了，我建议喝蓝山拿铁，香港就有的买。

我：你的建议太多了。对了，你为什么非要绕到C栋下楼，多走一段路不累吗？

七：人长着脚就是用来走路的嘛，而且我发现C栋的一些教室很有意思，改过用途吗？

我：观察力倒是挺敏锐的。没错，这些教室经常隔断、打通，然后再隔断，折腾了多次。

七：你们学校真有意思，难道是经费太多用不了，所以创造建设机会，提供就业岗位？

我：这倒真的涉及了学校的建设决策，我是说教育改革方面的。

七：这和不停地折腾教室有什么关系？

我：因为不同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决定了教室的使用面积和方式。我是听一个前辈说的，几年前C栋的这些教室都是被隔成小面积的，以满足小班教学的需要。

七：嗨，小班教学嘛，这有什么稀奇的，帝都、魔都早就玩过了。

我：我关注的是给老师的自主权，据说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工作室，同时也是教室，你可以自由地按照学科特点和个人喜好布置，不用去找学生，等选课的学生自己来教室上课就好。

七：那不就是每个教师都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啦！很有意思诶，你来了以后还这样弄吗？

我：你刚才没有看到我既憧憬又失望的表情吗？

七：哦，看来是没了，所以隔断的墙又被拆了？

我：之前的决策也被推翻了，不过有一些影响还是遗留下来了，比如除了必须在行政班上课的内容，其他的选修课都可以自由走课，跨年级，跨班。

七：不是吧，这不跟很多大学一样吗？你确定你在跟我谈红朝高中的上课模式？

我：这倒不稀奇，我只是对曾有的教学自由度有所缅怀而已，况且现在也还是有一些的。

七：这么说你们这些教书匠还是拥有不少自由嘛，那可得好珍惜了。除了教学安排的自由，你们在学校里都说人话不？

我：你太刻薄了，难道我们平时说的都是鬼话？

七：那可不一定，我见多了这种事情，要知道在红朝说鬼话的人比地球上的蚂蚁还多，由于各种原因，平时在上班时鬼话连篇，回到家后还清醒不了。

我：那，我们多数也就是“半人半鬼”吧。

七：嘿，这样已经不错了，总算还有点人味儿，不妨举个例子？

我：据说几年前教师们很喜欢开教工大会，有时还很兴奋，至少不排斥吧。

七：这倒是奇了，莫非每次教工会都有福利？

我：你想多了，主要是因为那是真正的教工会，而不是去聆听领导们训话，甚至如果受不了太多鬼话时还可以上台自说自话。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七：嗨，好放肆呀，不过有性格，我喜欢，哈哈哈！

我：据说还有一次会上闹出了大动静，让领导们比较尴尬，会议都中途停止了。

七：好像很有趣，咋整的？

我：本来是让教工们倾吐心声的，如果对工资福利等方面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结果，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

七：哈哈哈！真是一群可爱的老师，有然后么？

我：这就不清楚了，只是我来这儿后，这种场面就没再重现了。

七：你该不会有生不逢时之叹吧，嘿，我看你不像是那样气质的人啊，虽然你也是一朵奇葩。我很好奇你们学校招聘老师的标准。

我：我不知道，不过真实有料当是第一原则。另外，可能多少得有一点个性。

七：比如呢？

我：据我的观察，“不务正业”好像是很多老师的共性。比如数学老师开音乐讲座，演奏十几种乐器，有的还写诗、小说，还出书；实践课老师教哲学，历史老师在监考时写考场作文……

七：等等，我听着感觉其他老师都对语文颇有研究啊，那你这个语文老师干什么？不会是去教物理吧，哈哈！

我：现如今，语文已经被很多人视作媚妇，觉得只要能开口说话的人就可以对她品头论足一番。

七：看看，又激动了不是，放轻松嘛。听你说了这么多，我必须得承认贵校各方

面都蛮特别的，各种万万不会在别的中学发生的事儿，在这儿却是司空见惯，这表象背后是不是有些深层原因啊？

我：你终于问了一个有营养的问题。要说起来，包容是深中与众不同的首要因素，在这种氛围下，各种关系的建立都会带有彼此尊重和理解的民主、自由色彩，不过……

七：不过什么？民主、自由难道不好？

我：民主、自由本身当然很好，可是现在不管学生老师，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在实际做事的行动上体现出这一点，而是天天挂在嘴上把它们变成了时尚的流行语。

七：一帮小孩儿知道这两个词语就不错了，不知道多少巨婴压根儿就不关心这个。

我：如果不是深中的娃，或许我就不这么苛刻了。

七：因为他们智商很高？

我：这当然不在话下，可更重要的是，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希望，就像那天晚上在这雕塑和台阶之间发出的一束束光。

七：哈，原来你这么爱学生啊，这是你现在安心在这里孵蛋的理由之一吧。

我：孵蛋，嗯，我这份工作确实和孵蛋挺像的，一样孕育希望，一样需要耐心。

七：更何况你还有优势啊，别忘了咱们可在魔都的邯郸路220号研修过七年的孵蛋技术呢！

我：呵，我学得最好的是培养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七：你简直就是这句话的代名词，小朋友们要受用终生啦。

我：我一直避免误人子弟，要知道“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道理，并非大众喜欢的，更别提去实践了。

七：你让我想起了夫子说的“君子不器”，唉，真奇怪，我居然能想起这个。

我：我喜欢你这样具有发散性思维的学生。

七：少来，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学生的身份，现在自由快乐的很，别坑我了。

我：好吧，你还是回魔都闲大荒去当码农吧。

七：哟，这都五点啦，是得赶飞机了。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次谈话都要在这个没脸的雕塑下面，她手里举着的是钥匙对吧？

我：你这个问题的哲学意味可以和保安小哥的经典三问比肩。

七：那你是回答不了咯，算了，留点遗憾也好。

我：别人问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答案，但鉴于我对你的了解，我以为……

七：是什么？

我：这个雕塑我们习惯称之为钥匙妹，而对你来说，钥匙妹嘛，嗯，也是妹……

七：再见！

作者简介

宋照宇，深圳中学现高二实验体系语文老师。

写在《涅槃周刊》 创刊五周年之际的一段话

文 / 涅槃第一任主编 罗亦龙

我从深中毕业四年半，涅槃也已经五岁有余了。最初跟肥诺发起这份刊物单纯是为了给深中人提供一个《深中日报》以外的发声渠道，如今时过变迁，涅槃身上所承担的使命也早已大不相同。这本刊物的未来是属于未来的涅槃人的，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去定义它今后的发展，只能祝它一切都好。所以今天只想谈谈涅槃所带给我的东西：友谊、可能性以及专业素养。

涅槃的起步并不轻松。大家热情高涨，但是出杂志光有热情还远远不够。还得有人排版，有人编辑，有人发行，等等。同甘共苦的人往往更有希望在彼此间构建坚实的友谊，我想这一点在涅槃这个案例上得到了印证。虽说并非跟所有编辑部的早期成员都还有紧密的联系，但是我想若是需要的话，还是能从这个群体中找到不少乐意帮助自己的好朋友的。除此之外，那些在涅槃创立早期向这份刊物提供了帮助的外界人士也有不少成为了我的好友。比如有许多外校的朋友为涅槃早期的校外推广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帮助。还有一位红岭的好友在游园会的时候塞给我一个钢笔盒，说是生日礼物。在他走后，我将盒子打开，却发现了一个小信封，其中装着一封毛笔写就的亲笔信和五百元人民币。这位朋友在信中告诉我：“这笔钱是我平时存下来的，不多，希望能对涅槃有帮助。”当时游园会还没结束，但我顿时眼睛就红了。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五百元不是小数目。更关键的是，无论提供的帮助是大是小，这份情谊中隐含的是对涅槃所象征的理想的认同。

刚开始做涅槃的时候，似乎大家也没有太多顾虑。好像没有谁担心过要是这份刊物做不成怎么办，反正先做着看看呗。从今天的我的角度来看，这种心态真的很可贵。随着人慢慢成长并进入社会，人身上所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也很难再像高中生一样洒脱。创业者身上背负着投资人的大笔投资和手下员工的生计，打工仔们也得为贴补家用而日夜奔波。可是高中生不同：去做就好了，别影响升

学就行。我知道自己可能这辈子都很难有机会再像当年那么自在了。接下来若是当律师的话，对客户有责任，对律所所有责任，对家庭也有责任。若是工作砸锅了，那倒霉的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人固然不能一辈子都活得像一个洒脱的少年，但少年时若是洒脱地干过一些自认为有意义的事，那才算是真正地潇洒走了一回吧。

在做涅槃之前，我也参加过不少学生活动，如学生会、模拟联合国和电影社。在那些活动中也扮演过或重或轻的角色，但没有哪个像涅槃一样让我得到了如此大的提升。诚然，涅槃只是一份学生刊物，离专业媒体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涅槃是我们当时一手做起来的，所以随之而来的责任感之强远非其他活动可以比拟，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不输于为某专业组织所带来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所造就的后果就是：我们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将杂志做到最好。在这个过程中，我算是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对人和事负责任。这或许算是让我窥得何谓“专业素养”的最早的机会吧。

虽然在大二暑假我曾去《南方周末》实习，在校期间也拍摄过一些纪录短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往法学院攻读法律学位，争取以后能当律师。个中原因很是复杂，在此不便赘述。我想强调的是，涅槃所能提供给涅槃人的并非是写稿子的锻炼那么简单。涅槃是一家学生媒体，但它也不仅仅是一家学生媒体。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能让涅槃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承担责任的充满活力的平台。承担这些责任所能给人带来的成长，在我看来，远远超出了一家普通的学生媒体所能给人带来的成长。所以无论你日后的理想是什么，我相信（希望）涅槃的这段经历都能给你带来长远的正面价值。

最后，祝涅槃五周岁生日快乐，也祝各位涅槃人和广大支持涅槃的朋友们心想事成。

编辑部名单

- 主编 谢 凌 杨小宇
执行主编 于 韬
副主编 杨欣雅
对外 谭思佳 周洁歆 黄 潇 乐 奇
朱卓涵 陈逸洁 丁明语 王伊凡
晏抒屿 余佐成
专题 廉惠元 陈 正 梁程伟 傅怡坤
戴嘉彦 刘丹阳 陈丽如 李韵祺
人物 吴泽萍 曹琼文 孙 晨 朱若楠
腾 可 汪伊菲
文化 喻紫荆 李龙媛 张泽中 曾识维
陈永佳
观点 张丝涵 郑子悦 雷雪然 张芯栩
苏筱妍 杨粤鹏 张清栩 钟淼雅
李方怡 刘玉滢 郑建文 阎颖羽
陈晓炆 方颖煜 李真源
封面设计 林泽昊田
排版设计 林泽昊田 盖思思 秦飞洋 李心韵
刘建乐 孟鑫宇 赵艺然
封底设计 刘欣怡

购买与订阅

《涅槃周刊》常规刊订阅和购买方案：

5元/本 50元/年（12本）

深圳中学订阅者费用缴至各班或各单元联系人处。

其他学校订阅者费用缴至各学校联系人处。

各校联系人联络方式：

- 南头中学 谭同学 13530138700
第二高级中学 谭同学 15920076929
高级中学 谭同学 1592445612
新安中学 谭同学 1371709206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谭同学 1371709206
宝安中学 谭同学 15410285919
翠园中学 谭同学 13717138628
布吉高级中学 谭同学 13798325333

校外个人订阅：

校外个人如有意愿订阅纸质版

请联系 谭思佳 15820769476

右图为涅槃周刊公众号，
欢迎扫描加入！



关于我们

What ?

《涅槃周刊》是一本每三周发行一本的综合性刊物。分四大板块：专题、人物、观点、文化。

Why ?

创办这本杂志的目的可以用我们的办刊理念来阐明：越万里之溟渤兮，见凤之流光。

专题版：我们尝试将一件看似复杂纷乱的事件化解成一条条清晰的线，整理成一段采访、一篇评论或是一个事实真相，挖掘出那些藏在黑暗背后的故事。我们不仅关注事件内容本身，我们更关注这场事件将我们最终带向哪里。我们不仅解读并追寻时间的真相，我们更希望借由对事件的剖析来引发更多思考的可能。

人物版：“人物”可以解读为“大众”，亦可以指“个人”。我们致力于发现普通人生命中的感动和闪光点，致力于表现人在周围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差异；我们将眼光投向他们，企图从他们的身影里寻得最深邃的光。

文化版：《涅槃周刊》文化版本着“新文化，新文艺”的想法成立，最初见于《涅槃周刊》第三期，在历经长时间的发展提升之后，现已成长为集文化活动采访，专栏约稿，书评影评为一体的重要版面。在深圳这片自由的沙漠中，我们竭力寻找萌生发芽的深圳精神，竭力成为沟通校内外种种活动和新奇想法的窗口。我们的建立，运作，以及其他一切相关的活动目的都是为了促使【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审慎思辨而又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化氛围】，这既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一直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目标。

观点版：观点版是《涅槃周刊》的一个独立版块，收集来自各方的稿件并在杂志上发行。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多方面原因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人来表达，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辈辈中学生来关注社会，观点版因此存在。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了言论自由交流的平台，以时评为主，各类思想观点在这里碰撞并擦出火花，使公民意识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概念，促成学生们都进一步思考。因此你若是一个关注社会的人，就在这里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吧，为明天的公民社会而挥起笔杆。

灵感：刊登学生有特色的视觉艺术作品。

Where ?

《涅槃周刊》编辑部的官方工作室在深圳中学的学生媒体中心，但是《涅槃周刊》不仅在深圳中学发行和销售，《涅槃周刊》已遍布深圳乃至广东的十多所高中和高校。

When ?

《涅槃周刊》创立于2009年11月23日，创刊号于当年12月9日发布。

Who ?

《涅槃周刊》有六十余名工作人员和数十人规模的约稿作者群，它的成员不局限于深圳中学，甚至不局限于中国大陆。

How ?

《涅槃周刊》是由学生创办的独立刊物，“独立”意味——独立的文章创作和编辑选取，独立的完整工作流程，独立的资金运营，以及独立的新闻及约稿来源。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